

《定山集》 （明）庄昶 撰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定山集

别集类五

明

提要

臣等谨案定山集十卷明庄■〈日上永下〉撰■〈日上永下〉字孔旻江浦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日上永下〉官检讨时不奉诏作鳌山诗进培养圣德疏以是迁谪垂三十年与陈献章罗伦皆讲主静之学寔开姚江之先其为诗祖击壤集多为人所嗤点其中病眼诗残书汉楚灯前垒草阁江山雾里诗之句杨慎亦尝称之其它如山随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屋背墙烘野日午溪随步领和风酒琰漫倾刚月上钓丝纚扬恰风和等句亦颇有诗意然此类如沙中金屑深苦无多且有句无篇亦罕逢全美其文多本太极之旨以阐明性理为宗与古来作者尤当别论矣是集诗五卷初刻为弓元所编再刻于定山书院为陈常道所编三刻于萧惟馨此本乃其裔孙清佐所重刊也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一

（明）庄■〈日上永下〉 撰

○五言古诗

柳塘春意

万物吾一身为着眼无不是大程方少年曾点亦狂士真乐本忘言一笑乃深契还知万柳中春塘雨方霁

梅花卷

老矣孤山中那复他料理惟兹太极心点缀寒梅几暗香疎影诗戏剧乃如此安得无极翁共此无极旨

江湖胜览卷

沧溟水一沔天地一芥子我问具眼人此眼何处使从今打扑破此眼吾眼耳雪梅

太极图偶封天地若混沌不知滕六谁乃打无极诤安得邵尧夫闲与一究竟题竹

独坐湘江浚见此丛篁幽风雨日暝晦万雀声啁啾垂垂正结实恐为鹧鸪谋岂无
九苞羽飞下十二楼延佇久不见此意良悠悠我因王者瑞极意垂鸿猷采之欲往食道
路阻且修问之在何所乃古西康州西康有西伯已矣三千秋至尊应昌运致此能无忧
清时一再睹咄哉何所求

送白沙先生门人容彦昭陈秉常回南海次韵

君子久不见一书凡几月开门见高徒仪形宛相接可久亦可大自抱贤人业束书
不可羈含情送归楫

橘潭和杜韵

撷宁何处所天地此溪堂世物如凋瘵医门有栋梁寒泉真自冽老橘故须香水晚
留苍翠花深到淼茫净回真本色定有碧圆光实好垂垂大根灵故故长绿非悬宿雨黄
岂弄秋霜沆瀣仙浆里方书圣道傍野夫长老病白首几低昂多谢扶持力残生岂敢忘

沃洲山为新昌石秉殷赋（元忠臣余廷心韵）

我闻沃洲山渺绝如仙洲仙洲不可到梦想空自适清风为我御白云为我辔欲凭
万古心穷此天地幽何时沃洲仙与我相绸缪振衣鳌峰冈濯足津溪流把画庖牺图开
卷大禹畴六经不得志万古重删修悠悠天壤间邈矣吾何求

养庵为永兴马贞夫元题

北岳霜雪干玉汉强千寻南溟珊瑚枝玄宫极幽深应谁见毫末积效踰山岑抚卷
得玩颐隐几亦观心辞琢岂金玉受厉须黄金无寐月自生无觉日自沉回首人间世坐
鹭复行吟枵然舍予琴谁哉赏此音

○七言古诗

题蒙泉葡萄卷

古今万妙真无穷飞走动植皆化工葡萄杨柳几千卉尧夫老眼观物中蒙泉学士
燕山杰平生邵学王天悦白头一覩甘州英老痒欲搔搔未得濡毫大叫扫不停墨花一
放三千城须臾万纸各飞动累累总是皇极精相马无将九方处不向骊黄论形似要知
花柳过前川闲弄程家真意思

和石翁赠郑通政云山吟

云苍苍水悠悠青山万古人白头华山老母一渴睡天地枕席今未收尘缨自濯已
堪喜敝屣既脱何足留河图凤鸟至不至仲尼已没无人愁嗟乎仲尼已没无人愁乾坤
谁解生民忧羲文尧禹正今日千年治道还西周

与竹泉道士

燕城道士冯竹泉定山风雨来相过向人两眼如两星头上笠子五尺大开门握手
延入坐须家诗书携一个自言仙道亦颇佳老死人间已除破古今词翰岂易得吾子高
名吾所慕卢老神丹我解传老杜长篇子须作呜呼道士吾与汝黑髮红颜何用那痛惟
老父双膝拳日夜高床五年卧仓公俞附竟何人仰首苍天泪交堕刀圭相乞倘不辞呕

出吾心吾亦可道士道士何须再拜苦索我

雪蓬为盛行之作

雪蓬老人瘦且清前身想只梅花精墨梅一写几千万鸡林交趾知其名南京小儿不晓事相逢尽唤梅先生一蓬有屋凤城里土脊茅檐竹椽子蜗牛半角祇藏头我为量之刚丈许不题偃月昼锦堂扁作雪蓬聊尔耳北风大雪五尺深无限傍人愁压死老人高坐方掀髯大叫狂歌对儿女大儿捧笔妇捧觞一醉梅花三百纸篱边竹树往往佳万个弓弰千鼠尾忽然几处鼎石根便是悬崖活梅树此时天趣不可当谁人肯许同清狂花光补之已非敌当时空有王元章定山先生无一好雪蓬老人当笑倒只有区区观物亭半庭茂叔牕前草

定山歌用杜韵

定山不与灵山白万古江淮一峯碧青天作盖拥层巅北斗当空挂岩石我今借此一榻云欲与希夷华山敌豪来得句不肯眠醉笔一挥千丈壁

定山泉歌和杜韵

此泉门外不可断日日来过如相依小扶藜杖看清浊老人雨后锄园归游人一见诟敢唾白鹭偶来何忍飞耳聋眼暗与世恶此泉磊落人间稀

木石图为许志完作

定山破袖无尺大东归袖取蓬莱峯峯头老秃几千树槎牙万古撑长空箕山老人不晓事问余欲向青天住醉中见许不作难袖中滚滚倾天地老人覩此造化权返却而走心茫然忽然江海一平地千仞万仞飞苍烟锦树苍峯不须买草阁秋崖明月在白头得此当有知还我东坡袖中海

苍松为许志完作

箕山老人松树图开卷凌乱千人呼毕宏已老更谁手南京老盛天下无此松画本得何处元是公家挂瓢树虬髯偃蹇老铁蟠雷雨苍龙未腾去呜呼此树百鍊钢数千万变冰与霜忠臣义士我所拜山中万古文天祥

和司马提学倡和诗韵（八首）

来教和王尚文司諫见懷之作奉和一章兼呈司諫

江山契合胶漆凝君子小人炭与冰两公投分忽京国一洗世间桃李色同心契合真断金老眼乾坤谁并得一公海月照木难一公天马辞尘鞍青天英爽总高兴白日坐收千古暝与人同善真我思古今四海皆相知

来教谓尚文再和只有梅花知之句甚动野夫寻梅之兴复和一章■〈日上永下〉亦奉和请教

冻云四划天地凝一口嚼碎万里冰借天欲赏梅花国天许先生无吝色白头中坐太极圈醉点万花归未得天心子半知者难一枝笑捻随归鞍乾坤万古有真兴梦中说梦空痴暝定山老我徒尔思此乐惟许先生知

来教谓寻梅之约已订然不知此中梅易得否李贞伯和章虽有相寻不难之句然亦约莫之言耳故更和一章问尚文士人云■〈日上永下〉为贞伯解围遂亦不揣和奉一章然亦不知更为约莫之言否也

江山雪冷冻欲凝梅花万壑藏深冰数枝何处更江国淡影无香亦无色看花须看花未开公欲寻梅寻便得徒然约莫寻本难白头烂醉空吟鞍李君平生亦清兴未始归途日空暝公才自出人所思那得李君真不知

来教谓从者云此地故少梅追念旧乐怅然兴懷复和一章■〈日上永下〉亦奉和一章以答從者

人间一理万物凝夏虫底用多疑冰我曾烂赏万花国每谓乾坤总形色梅花肯欲为公寻江北江南皆可得指灯为火凉不难不然枉跨城东鞍万紫千红总佳兴影响前头路空暝高斋独坐几深思此意我知公亦知

来教谓尚文寻梅诗比类精絕思致深遠但微近相褻不可为训更和一章为老梅写懷请教亦不知老梅之懷果如此否也

草牕万物生意凝梅花岂惮霜与水平生不解作倾国古淡只随真本色春风自许先羣芳岂是羣芳同未得古今何许真赏难风花荡满青骢鞍万紫千红总佳兴老眼梅花肯孤暝乾坤此意君且思物各付物谁大知

来教谓陈师召太常久稽和章以此见促■〈日上永下〉亦以太常非久稽者以全取胜故耳故揣太常之意亦奉和一章

诗坛四野冻云凝重兵十万屯坚冰梅花相遇几敌国战酣落日天无色相持不胜不肯休不是老梅禁不得太常先生岂和难手持巨槊横吟鞍养威自待有余兴一鼓坐收天地暝诗家老将须更思仁者无敌何人知

来教谓寻梅告劳且将移梅一章■〈日上永下〉以移梅寻梅难易何如亦以一章奉和

折胶万里争严凝瘦筇拄断江南冰寻梅约到罗浮国瘦马疲童总难色先生乃谓寻颇劳岂若移梅两相得移梅恐比寻更难天机吹到春风鞍风光聊遣适吾兴肯被梅花恼春暝有无难易何足思乾坤礼乐先生知

承不鄙见赐诸作命和登卷敢逐一依韵请教不胜愧感更和一章

深山破屋苔已凝敲门忽枉清玉冰问之何来自京国清诗润澈珊瑚色梅花句句太极图合是濂溪乃吟得老夫奉和不敢难诗肩出耸驴背鞍短才无学更无兴信口风花醉初暝无他意义公莫思野老山歌吾自知

和愚庵先生定山石

乾坤何物非鸿造奇妙极为千古好愚庵天挺观物豪老脚溪山无不造定山此石絕奇古地秘天藏得深奥万形吐露总天机呈怪争雄各轩闹回身菌缩龙屈蟠仰首狞狰虎蹲啸鸿蒙自判各付与高者巉空下深潦流形彼此固已安谁复欢忻与悲悼世人

剑首吹呖然浑沌那知有真窍思庵览此万丈奇抚掌阴阳叫真妙笑拈水火土一挥天地精灵愈辉耀雨风雷露交相形日月星辰炫高照庖羲画里春熙熙皇极眼中天浩浩纵观万古我何人也一掀髯与公笑

题通伯先生山水画

乾坤万物吾一体此意人间几山水平生画者知未知一幅烟云春万里苍然蔚然神莫涯动者植者妙何拟平溪欲静苍天留白云忽散青山起世人看尽只是画眼底谁能会斯理思庵天挺观物豪天地斯人能有几鸢飞鱼跃忽满前正契吾心妙斯旨三十六宫徧挂之一日一宫春煦煦明月天心舞邵雍春草庭前梦周子先生不鄙痴老翁持向定山拈一语老翁高坐溪云亭春在千岩正红紫笑将此画聊卷之更与先生看真此

泉山为新安吴以魁作

结吾庐兮山麓濯吾足兮泉央邈斯人兮何为随吾道兮行藏知圣人兮在上慕洗耳兮虞唐泉有鱼兮活活山有木兮苍苍慨箕颍兮不见聊自适兮徜徉如有我兮梦卜胡斯世兮敢忘

松石歌为周礼作

老翁梦携东海来袖中犹带鸿蒙胎天蓬亭下一点缀欻然散作三蓬莱中峰耸拔极天巧旁有三峯更奇峭苏家父子俱下风勾曲三茅犹老草层峦起伏意不穷更从奇处着两松云烟几笔天几峯天然李白金芙蓉老翁此手无他妙能将松石供谈笑王维马远绝古今老笔虽工犹未到老翁老翁须天生前身只是松石精呵呵一醉白云里笑将松石呼翁名老翁谓我假松石但呼周礼名自实呜呼老翁言最直乾坤梦幻人岂识狂夫此语休过劈老翁作山假与真我且向翁深一揖

祈晴有感为滁阳曾太守作

阴阳升降真何如正蒙欲着吾无书胸中不饱龙眠马老夫敢望张横渠环滁太守温如玉古人黄宪今张黻祈晴大手西台文千古为公刚一读空山破屋县青灯天地至诚当果灵程氏遗书蠹鱼里呼儿夜半寻金滕

马远画删去杨妹子题思庵以余为俗

平生看画真模糊一字不识之与无家藏古笔虽马远两行细字其谁乎思庵先生画中杰一见心神便飞越凭陵大叫寻品题俗眼谓余那认得九皋看马将无同岂在牡牝玄黄中看画且须论画外妇人软语徒匆匆牝鸡晨鸣家国丑老夫此眼真俗否

题玉川画

江西老丁天造深一树一石皆有法忽然得此奇人图天下良工吾久瞎皴如马远翻老苍势比董源还峭拔芾乎维乎空有名谁能写此水两峡中间兀坐忽两翁白髮溪风若飘飏一人古貌而古裳一人不巾而不袜欣然欲问此老谁老丁已死谁能答我闻古亦有至人非圣非愚亦非达茫乎蒙乎无所取一兮混兮而不杂卷臙行已笑虞非仁非义似嗤发世间万事只土块何物斗筭堪用伐伊人石户岂其徒不然亦是王与啮

子州支父当佳哉壶丘子林那易得世人固不知此流许由巢父徒高节吮痂舐痔术已工侈然秣马丹其辙痴奴老仆夸豪雄达士先生殊不屑此波已倒虽莫收钝牛未死犹堪策老丁老丁尔何人世上小儿真豕虱

琼林宴归图

永清有仆双赤足手持一画刚五幅自云此是琼林图一幅主公真面目琼林宴罢醉归来十里香尘马蹄速一日看尽长安花柳汁宫袍春正绿望中隐隐宫阙深万片彩云人一笏人间万事岂足荣进士出身良可录进士出身良可录台阁阿衡俱此卜从容一代真明良万古朝堂正都拂人臣为报当何如盛治岂容前史独愿言一拜各勉旃稷契皋夔幸毋惑

夏太常画猫

花竹蒙茸太湖畔细细东风春欲转老狸明月睡正酣玉漏无声夜将半乾坤万物理不诬买鱼底用深相呼人间坐镇自雅俗翻盆倒瓮何时无君不见一菜谁甘论藜藿猛虎在山非自恶

鍾欽礼画牛

东风渺渺平原绿几鼻浮江春带犊短蓑耕罢一犁归数亩山陂雨初足薄田我亦耕定山六角未能终日闲一笑还寻饮牛处夕阳疎柳前溪湾君不见江山万古驱牛样用则耕田闲则放

题刘侍御画

东之太古英老眼庖羲画文字六经前心了不须读山川流峙鸢鱼中看画得此将无同李成马夏何足数此心直欲窥鸿蒙乾坤此卷忽披看数点青山正浓淡眼中何处俗与真一笑天机俱烂漫世人见画空茫然安知画外无真传先生万古有真趣白头还我羲皇天古文篆籀藏科斗我羡东之不容口尚书宅里闻剧谈天地斯人世何有人间一默归玄元老夫更欲观无言手持此卷已一月病回阁笔城东轩

溪云水碓短歌行

山中水碓活水中老夫起坐观无穷源头活水不用借活水自春无日夜

题画凤（有序）

余往来济宁见姚江蔡公懋成其老练其洞达甚可人意至砖河又得见其兄懋邻真可谓翩翩两凤凰也懋成以吕邦振此画索题余以为圣人出则凤凰麒麟皆在郊薮遂书以为朝廷贺焉

凤凰非圣世不生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鸣比之为太华为沧溟应之为文明得之为干戈息为天下太平古今四海谁与盟姚江两蔡当代英乾坤到处有高名画中吕纪称两京回头天地须此评翩翩两凤凰忽尔飞丹青偶然见者无不惊皆言摹拟真絶精呜呼皆言摹拟真絶精吾于两蔡心忽倾虞廷老凤快一覩箫韶天地终九成岐山万古更忽此文王一怒西周兴舜有二十八相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其世瑞其数宁皆可以

为麒麟为凤凰为庆云为景星方今尧舜正在上乐和礼备刑更清嗟夫姚江蔡氏两夫子慎勿负所学孤朝廷

题海阳谢氏族谱后

海阳谢氏族谱牒存万古世系称名门至今不絕乃如线祖武绳绳还子孙南雍上舍真文胄人物元为谢家秀不知苗裔果出谁想只东山谢安后欲将孝悌油然兴遠寻族谱苏氏亭表章且此求大作谁为天下名公卿咀嚼莺花老牙痛天地一丸吾自弄人生万事须勉为文字他人空借重君不见仲尼谱系果亦真乾坤万古今一人

诚斋卷

圣贤一脉传无穷谁家灯火西牕红韦编断尽蠹鱼走中庸岂在书版中于穆此天吾一理周孔羲文长不死此斋一过一悚然白髮披披已垂耳为尧为舜无古今天人分数谁复深莫怪不知杨万里草庐文字子思心

定山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二

（明）庄■〈日上永下〉 撰

○五言絕句

江游

秋来乘艇子出浦更悠然鸟白江初阔天空月正圆

和杜韵

山晚溪喧減天秋月放多棹歌如未起其奈老夫何

其二

有诗俱月底无酒不松根问我今何处尧天击壤村

其三

老翠山皆洞深红树颇花人夸仙世界我笑是贫家

细雨

细雨摊书卷风花坐晚轩开笼拜鸚鵡鸚鵡会人言

其二

短帽花能舞长歌袖亦轩阅墙诗最好不是圣人言

其三

默默闲思坐萧然闲此轩田家荆树好好亦不须言

其四

俯仰无穷乐春风一草轩此心还大舜不见有流言

题画

道人一片心云水活泼泼何处问天机天机此秋阁

其二

坐亦岂非行行亦岂非坐问我我不言笑舞溪云破
题兰

幽兰在南坡爱之亦何趣为爱幽兰香须识香来处
其二

此兰我何爱对之终日坐万物我一兰天地乃一我
活水亭杂诗

出门山水游小孙每相喜殷勤捧鸠藤请与老翁拄
其二

读书眼已花半板未能过只向小藤床闭眼终日坐
其三

布褐聊自温豆粥长一饱只此深山居逍遥以终老
题孙痴春草

未了物何我了了我一物道人活泼心一片西窗绿
题沈石田画鹅为文元作

天机我不言言之欲谁领柳塘春水深弄此白鹅影
其二

老鹅秋菊中我欲画几画万古天地间且让庖羲独
寄娄一斋

炯炯平生心白日青天在深山南斗高无夜不再拜
其二

江门风月诗莲塘水花趣安得二先生倾倒鹅湖寺
其三

朱学本不烦陆学亦非简先生一笑中皓月千峰晚
其四

斯文久寂寥所望未云绝一夜老头颅添却千茎白
江湖胜览

江湖万里船天地双老脚笑我不出门一个天峰阁
题画

一雪正如此乾坤何处看都将无极妙千古一凭阑
其二

千古闕全画江山意不穷老将无画意今且问闕全
其三

天地一驴子溪山坐晚烟古谁先有意画我过前川

其四

太极吾焉妙圈来亦偶夸此翁江阁路骑雪又梅花
静观亭为南川先生题

睡起湖亭坐乾坤意自深青天无一滓明月在波心
其二

万物无无里斯亭亦偶然道人闲不过聊尔弄湖天
其三

微月此波寂远峰何处青我来闲与坐不记是谁亭
题梦白莲池诗

赋诗白莲池梦中聊尔尔寄谢无极翁此吾梦中语
施孝子

天下本无孝人间曾阅多谁将施孝子一咏老夫歌
改施公正执庵为程庵

天地无穷担头昏老病深我无衣与钵聊寄百年心
其二

明道虽人人君须爱明道莫笑莊定山徒能改君号
翎毛

何处乾坤妙天机各洒然相看今满眼老子更何言
题画

远山青两峰老树红一叶我懷不可羈空江下明月
题萧尹翎毛

幽鸟啼自哀秋风竹枝怨哀怨情岂胜月明寒影乱
其二

佳木求幽鸟幽鸟求佳木佳木与幽鸟感叹白头秃
其三

一见雪满颅能不懷平生谁将单父台画此作西铭
其四

感兹原上情相倾或相顾老我空此心爱亦莫能助
送博罗何孝子

赠别疎篱下冬来菊又残只惟三两朵留着自家看
其二

白酒江门暖北来风正寒酿方君不録明日寄书难
其三

万事都难问相逢坐夜阑寒灯青的的莫照酒杯干

其四

人间何孝子此日更求官何以江门老无诗送子完
友泉

一体乾坤妙诸君且未知已将无限意分付友山诗（友山李茶园也余尝为之一
诗矣友泉非友山意乎诸君且将为我打作一片）

玉溪为谢汝申作

何哉川上心欲语还自默安得玉溪翁问我溪中月
梅花

梅花一太极老我一梅花点笔无言坐寒溪月满槎
骑驴浮海图和韵

堂堂白日中鬼怪何用见谁乎江海游不趁风帆便
海棠双喜

不有平生戚安能极称时无边此花鸟方是野人诗
松风

何处清风里长松古县门海风吹不断明月满乾坤
题画

百年图凤心空江坐头白只有古青天还我礮溪月
题小画

何处戏场中闲来舞独速放下鬼脸儿俱是真面目
其二

数声老瓦盆一曲古村簫熙熙歌舞中不知皆帝力
其三

输赢每自如万事亦何有君且莫扬拳输还酌吾酒
其四

蛇麻失其性道眼真不花我当幻中见天地皆蛇麻
谢氏八景

芙蓉卓笔

万古写不停玄天无一墨我欲往从之苍苍本无色
华盖仙踪

亭亭一华盖仙踪长万古万古一六经六经一尼父
南山拱秀

南山天地中千古一拔萃此秀真泰山当出尼轲辈
北沼涵清

一泓北沼深涵泳在天地何自真不污孕兹龙马处

象岭朝阳

何处观朝阳日日天东极吾人孤凤鸣长向朝阳立
泂冈夜月

吾心万古天明月一池水以心观吾心吾心是如此
苍松竞秀

谢家芝兰庭更着几松盖堂堂老翠圆撑住青天在
丹桂秋香

秋香五株桂谢氏还几株要识乾坤中鲁国今一儒
题菊

莽莽乾坤雨秋香岂未知秋风将短鬓千古一东篱
题画

浮云笼晚照野树亦轻阴莫道无人迹春山也自深
其二

昔日千年调而今两秃翁都将无限意高坐钓船中
其三

静坐方虚极开门江月深梅花今夜好天地亦吾心
挽查姓民

公恩在燕北更活江西命问余何以知冷庵印公印
其二

公在春在公公死春何处门前病鬼冤哭倒红杏树
其三

人生既已死生理那可得千古一孤坟空山落寒月
浣灵卷为当涂李都宪作

朝浣浣此灵暮浣浣此灵汤铭此谁后得见当涂英
其二

浣天天光明浣地地歴陆大哉吾一心浣浣圣贤出
其三

万古天地中此脉未应絶拜读浣灵诗一夜头尽白
茅林八景

太山拥翠

云水阁云峰斜通幽鸟径巨石莫相寻茏葱看隱映
曲港拖蓝

九皋昨夜露孤鹤散清响惊起弄波人长啸星河上
林溪渔钓

白头据盘石长竿弄烟水为问梦中怨孰与溪鱼美
禅寺晚钟

暝翳寒城雨明催古路人胸中纷扰梦断我几黄昏
龙潭秋月

神物本天用寒山深见底不得抱珠眠明年春雨里
牛陇春云

野外如膏雨天边披絮云眼前春事急公是耦耕人
竹轩诗兴

列国坛皆废千年风未开洋洋兼飒飒季子几时来
芝馆书声

平生用不尽古人一卷书持此争愚圣今人万卷余
○七言絕句

九鹭图

白雪数拳元自好老夫门外一江清沧洲倚杖忽相近晚日青天吾眼明
食豉

一畦微雨净无尘紫豆银茄更可人观物亭中聊一饱先生真个是清贫
石翁见寄次韵

逍遥游侣遠来寻万仞烟霞一片心难向眼前人说得眼前人只解乡音
山盟投老会相寻无复人间不了心铁笛试吹峰顶月山灵依旧是知音
新岁寄雷德輿

西舍东邻笑接筵与君歌舞最留连风流一段丹青兴不动而今十五年
梅花当户酒当筵花笑孤斟影不连不见及时行乐伴独将新句伴新年
题县主山水画

家具生涯且钓舟黄公台影漾浮沤波心间有鸱夷笑不把牙筹碍钓钩
水旆山幢到眼真丹青笔手压红尘休衙午睡千峰面江北江南一樣春
题松筠诗卷（成化辛丑作）

满城二月花惊眼风雨寻常便打残雪冷江空何日是来人真忆二公难
读谢迭山与刘忠斋书

尽把夷齐许后身荐贤当日果何人山中宋史人希见元是忠斋也宋臣
寄新昌王乐用侍御

白头放酒太平春君舞蓑衣我钓纶可是山人能共闷山人元是老山人
落花闻道满苍苔可是东风又许开洞里白云虽冷淡不教容易出山来
题江湖逸兴卷

江波闲弄打鱼船酒醒狂歌酒醉眠分付蓑衣休舞破他时留着补青天

平斋为南昌刘司训作

称量万事与均停君在南昌主六经莫笑老生随起倒我家秤却是无星
寄詹大尹

一县春风万县同经纶试手歷城公白头到我思君处笑倚长镰荳垄中
读杨时秀诗集

江湖此卷三千首今古何年二百春明日会寻留鹤老北山灯火拜刘因
姚御史画竹石为周景明作

洋州食画惟两竿米老见之须一拜景明对此真何如草阁秋江明月在
枯木竹石

万里乾坤冰雪中百年心事几人同二公只恐徐刘是死恋厓山老秃翁
钓鱼图

谁拈秃笔写渔船我作渔翁又十年画里欲寻谁是我白头高帽顶青天
何处烟波满钓翁桃花流水各溪红而今合是唐虞世都在尧天荡荡中
溪上春云与浪飞溪头春水鯈鱼肥野人只是闲无事日出船来月出归
谢陈汉崇少叅歷日

甲子书来问钓舟江边草木领春秋野人不作经纶梦笑捻花枝坐白头
石衢

裁成白首全无用默坐高斋几石衢肯笑老人迂阔甚买田为井亦横渠
十里徽人藉此翁车徒真免哭途穷病夫只有闲中计万古乾坤大道中
题吴山春景画

风光曾记拥肩輿花柳无穷一笑余为说驴鸣公案在乾坤真个有横渠
渊明

圣贤自古在知几腩肉那知女乐非问我当年陶靖节柴桑可是折腰归
五柳清风一布袍百年风味也吾曹古人岂必今人是且放先生酒处高
赠容一之别和白沙先生

江蓑许共白鸥羣万里秋帆又水云不是苦留君不住老夫无地可留君
君忍为白沙门人倪圣祥作

世事百年谁适意须君空洞一毫无白沙门地皆沧海莫下长江问老夫
送林秋官谪滇南和韵

一点浮云眼已过滇南明日未蹉跎丈夫气节前头路敢向先生拜说多
题渊明归庄图

眼中晋鼎睨谁频五柳归来别有春若把君臣徒造次辙环天下是何人
万古人心万古看中原如此可能安先生醉倒东篱意得恐驱驰老病难
送直夫陈侍御

芙蓉秋水与诗清御史平生极有情若道此花真个好老夫还折赠先生
白头骢马与垂纶一曲梅花太古春高坐庐山三万丈谁知弹与不弹人
寄淮安邝同府

江雨黄紬梦觉时行藏肯与别人知秋来若见江门月读烂前年送别诗
赠溧阳费医

帝伯皇王事不疑瘍医又是小儿医而今肯作华胥梦须遣江南扁鹊知
奉亲堂为古溪赋

孝子人间果是非肯堂春酒白鱼肥程家二子平生计只有吟风弄月归
三江渔樵卷

水月山云可认真三江人醉古冈春一双我有平生眼看尽人间几样人
题画竹林七贤

放酒溪山此数翁长■〈才弃〉潦倒醉春风先生亦有疎狂意只在随花傍柳中
题林良画史沧海亭

送老西家画益奇江门花鸟是谁诗此亭得恐真风月画外无人别有知
题菜

物物乾坤一雨新小园今日意全真许谁说与牕前草不是人间别有春
承思庵先生题定山溪云亭和韵

笑只溪云是我山百年那爱此亭闲匆匆但恐霖难作飞去人间不易还
奉荅司马提学

行藏牛背把书行老子能无后学情木铎肯教天不管羊裘也可累先生
画本烟霞迹已殊且将行止问何如后生误恐寻真样也堕深山鹿豕居
万古经书万古明圣贤言语圣贤情乾坤倘与人描画日月山川想更精
风花舞弄江亭月水石烟花共酒缘老我醉中都忘却是谁吾道是谁禅
正道妖风不两能是非千古自分明与公且把无穷意分付江流月满庭
忆秉常

天北天南且梦君一杯何此隔江云五更哦得相思句只有梅花月最闻
陵阳山人

天地斯人术比精白头何限古今情尼丘肯与陵阳别万古斯文只子平
赠黄池袁义官

西江一斗依违里短褐高轩激宕中我度与公同一大许酣天地作春风
梅花

天风何步此西湖偶把梅花醉一涂笑我十年书卷废也拈秃笔注河图
此机造化如真语混沌谁能更凿之周子不知天亦妙乃圈太极与人知
送董孟吉（以乌蒙通判移守浑源莊定山出陆克阙诗卷求教）

真州闻已片帆东五马何来草屋中万里故人还一见老夫当拜打头风
今昔总无悲与喜浮云万事谅能谙肯将万里乌蒙意来醉青山活水南
日午来过到日昏短蓑钓石坐能温不惭活水贫家淡也劝山瓢带月吞
读文山别集

感慨文山别集章白头老泪几淋浪若言君父无情者除是当年赵子昂
殷士周家亦可推大元此老杀何为我知世祖终宽厚天授非人识者谁
神在知几道亦行存亡进退古今情堂堂如此文山辈要亦人间万古英
题静学卷

天机满眼欲谁看到处逢人一语难此学平生真问我无弦琴自不须弹
妙极吾心果到时傍花随柳也无诗五经若谓真糟粕只恐人间未尽知
太极乾坤自古今许将图说到谁深白头万古翻公案惟有元公得我心
古今吾道本难精每与空虚佛老争肯识一毫千里意人间真拜李延平
挽吴吕山

古今生灭谁与言十二万年天一元道人欲作吕山哭一溪明月湖东轩
春风流荡吕山歌野月肩舆到已多转首烟花虽易别老天留与太湖波
送小儿会乡试

牕纸还涂丙子鸦人间裘冶未须夸明朝领取君恩处莫画青山旧様花
尧天一屋尽容安万丈须还寸补看分付诸顽须汝是菜羹休顾老夫难
人间万事可终闲更际明良拜舞间我病既深扶不起吾儿何敢亦青山
桂花一树几人分吃着三场应举文富贵汝知何物是浮云之外且浮云
华亭金藻休宁汪循上海张澡诸友枉顾定山且索一言于其别诗以道意
庭草真传到晦翁无端万紫与千红可知肝胆朱门学不在经书传注中
风月无边问荅时青山活水满吾诗若除流动天机外老子平生自不知
斯道乾坤自古今濂溪主静独吾心孔颜乐处真何事愿与诸贤更一寻
举业经书也圣功人间道眼费圆融夜来睡醒罗浮梦月满秋江数十峰
司训廖先生家观菊

睡起疎篱点物华四三童冠几黄花浴沂此日秋光里不属曾家属廖家
年年老菊费栽难每到秋来借倚阑老我白云红树子如今都作此花看
短篱黄菊满秋晖把酒相看醉不违却道我家元自有帽檐不与一枝归
秋光莽莽到东篱要识陶家以外诗倘把傲霜徒自看此花天妙没人知
花到金相玉质精真纯和粹更幽清凭谁笑与梅花说且合推尊作大成
圣池长共此花评一句清深万古灵天味倘知真个好欲和朝露咽先生
太极人间物物新龟书龙马各精神泮池我爱三夫子认得黄花绿叶真
天意秋香未肯涯遶篱黄白尽容夸物中若道无凡圣岂有人间不落花

雪鴈

江山万里雪如此老鴈北风何处滩欲识阴阳千古梦乾坤聊在睡中看
雪兔

人间物物天何碍老兔泉声亦妙如笑我天机无点处白头拈笔是鸢鱼
半山亭

一墩千古且闲争拗鬼何知更此平蕉鹿也知真梦梦此亭吾恐亦虚名
老眼苍茫醉欲还数椽聊复半山间谁家亭子青天上只属虚空不属山
思亲楼

乾坤了尽了何如怪伟公然一大书明日肯君叅欲破老拳搥碎此楼居
友山

一语乾坤更几关白头师友恐须闲友山若问真何说万古中间我一山
题江村卷

溪山驴背不藏春花柳东风眼自真道得程家新句子老夫今日拜何人
送王判簿归蜀时萧尹在邑

世务闲闻到寂寥鸛鷖潦草得鷓鴣谁真笑我长镰柄斲断山腰枸菊苗
僻坞桃花已失公买刀何许更相逢饿夫半勺秋来梦须遶巫山十二峰
词组丰干偶觉违一年风雨几柴扉可知老子黄山月也送巴江万里归
上西华山先陇

髯髻殷忧遽海涯松吴来梦几江花那知此道千年拜我祖青天是起家
汉老乾坤日月光一亭千古几纲常也谁知此鸥波地更与颧风大主张
万古平章与后先馐余唐汉总垂涎可知花柳乾坤里我祖风流六十年
针芥劳劳漫古今几徒鱼水草庐心千年独有精英槩不与青山壳子深
抔土长埋盖世姿西华撼动小孙诗终身诸葛无人识聊与青山绿水知
孙翁衣钵只中庸马仆牛医奠酒同我辈不知谁是伋松梢擘纸挂西风
遗编甫律也翱文世难寥寥只此坟不识我来谁与看江风天摆万秋云
江蓑水月老还披许大乾坤一片碑千古无船横钓濑墓门能拜子陵谁
寄沈慎之

鴈荡天台且未堪春潮能许挂江帆空山十丈丹厓里一个痴人一草庵
老拙元无半寸长逢君不语只空狂白头静里焚香坐长记移舟过溧阳
子陵钓鱼图

行止丘轲总未裁江波祇个钓鱼台谁知也有渔舟画不照严光影子来
挽香岩和尚为僧寂庵作

来来去去非真幻此理人间本妙哉公是寂庵吾敢问师今何去昔何来
钟声谁打定中魂那有三才别立根我正问公公已死岂胜哀泪洒乾坤

死却香岩未可谈个中何者不香岩静无动有吾何说试着西庵老寂叅
赠星命者和东白先生

人间几许卧谁龙谈命谈星半醉中且莫相逢开口易老夫富贵是苓通
梅花

元自贞来妙亦深梅花何处见天心凭谁说与尧夫老莫向乾坤子半寻
草阁半床疎影月梅花今夜妙何如老夫自起焚香坐周易谁知不在书
一花太极一丸春何梦林逋看未真自有暗香疎影句相知千古是何人
一白己为天下絶千红还许独开先若将齿角丘轲论野店山桥亦老天
图绘相逢已太频天谁传说许前身白头岂误和盐梦只恐匆匆画未真
菊花曾许是龟书岂有寒梅不共之周子通书程子易孙翁须爱紫薇诗（余尝和

爱晖地官紫薇诗故云）

罗浮真兴许谁狂暗暗频通万古香昨夜酒醒何处梦五更霜月满溪堂
真香妙影舞溪园每共山人月一轩全体等闲俱露却莫言天地不能言
天妙相逢几称情平生老菊尚渊明千年着放莲花眼莫遣南枝气不平
题僧惠堂卷

此公元自一仁来根向三才肯别栽散得人间真种子乾坤花满万灵台
摩顶阎浮手欲痛不知曾惠自家无明朝且把收归我康济乾坤一丈夫
真惠凭谁问且真百年偶醉十窝春定知老秃明朝顶模着陈纲太极巾（余尝许

陈纲为惠堂讲太极图说）

落梅

不从贞处不看元玉簫春风总浪言明日中间仁一点始知开落是同原
梅花

尽遣东风问化工南枝何与北枝同谁知无限春消息都在寒烟一抹中
竹梅

神翠真红万古妍化机相与荡何天披图多少尼丘梦空有乾坤雪满颠
鸡冠花

古今物物疑相似一体乾坤到几人笑把天峰秋色看万红何片不同真
红梅

万物相形本各真东风何意醉花神相看道眼休轻乱白白红红总是春
萱草

何闻警欬不羹墙曾与忘忧树北堂留得孤儿千古泪不知忧在几时忘
何处空堂梦欲残白头片萼偶相看可胜精卫无穷恨沧海填干泪也干
代弟孔高荅大中时游香泉

天纳吾家古朴城祇将顽钝学痴兄知君不误真衣钵付与溪山执履行

题徐端本画

云水草亭闲自荡风花老子动相随如今我问徐端本一体乾坤却画谁
题画朱永隆吴大宜求

两眼堪盲病老穷横云当面唾青松大风可怪悲歌甫卷我山茅屋几重
寄司马先生

溪云曾每拜公来共我渔蓑滥钓台万里不知皇极手谁家今又点蓬莱
书来无语不言还出处谁能付等闲公有鸢飞鱼跃意武夷山亦会稽山
糟粕将无此学看三年一语听终难白头肯许相忘地更与濂溪拜肺肝
别无书寄去无诗形迹俱忘老病时昨夜朱弦弹绝意只惟溪月洞云知
题画

一猎何心更许驰此中天妙只天知谁知满眼溪云趣不在庖羲画卦时
若此烟云若此山岂无版筑个人闲不知画者今何意只画天松屋数间
完节堂

玉镜空台一片秋古风高月也全收兔园何自须眉地篱落遮阑补未周
钓台图

领得尧夫七尺纶白头终荡五湖春千罾宁也鱼难得断不移舟下孟津
红梅

春雨东风色未寒杏花曾笑北人看若除牝牡骊黄论只恐南人认亦难
题画

溪云十亩一瓜园谁识山中此破轩伊吕巢由还认错老怀天地共谁言
辛亥大寒梁塘道中有作

春暖秋凉自不难梅花何爱雪边看自知不及尧夫老今日梁塘是大寒
冻云江路本知难山是山人分所看自裹木棉粗破衲老夫何怕北风寒

乐道斋诗定山居士为彭世英书世英十过定山所得止此昔东坡鬻马方叔不免
更鬻然于此纸世英岂待一过宿哉世英之戚必有此纸者尚亦知世英之不易得也

此妙人间各自真天机流动静中春谁知庭草纔拈后犹有高谈隔壁人
题沈天趣梅花禽鸟卷

花鸟闲寻雪半枝瘦筇拈到酒醒时莫言无极乾坤妙只许濂溪一老知
琴鹤双清卷

一笑乾坤道眼余尽将琴鹤认鸢鱼老夫雪水昆山坐莫道舟中妙不如
松风梅月为孤鹤翁作

云影天光拈仲晦溪声山色舞东坡四千八万今如此我问先生意若何
素庵为萧贵赞作

平生本质今如此老去未能污一毫俯仰仲尼磨不磷百年天地鬓萧骚

刘振之挽卷徐子仁题曰惜才

百年涂抹皆成学吴郡徐霖正惜才安得不虚生死话梦中呼起振之来
题画和韵

滚滚云山荡此身不知何物更疎亲年来我问天峰阁笑恐回头错应人
僧一庵

云在青天水在瓶古僧何处说今僧一庵若问真何一昨夜庵中火是灯
兰石

流水香风乱石中随花傍柳与人同不知皇极书成否莫问天津击壤翁
和张子如寻梅诗

梅花一笑有无间消息徒将问定山是水是云皆是树老夫驴背送君还
梅花

江亭自笑读何书此意乾坤忽有余四十四年痴老病梅花纔见是鸢鱼
天机谁与漏春痕独写梅花到石根老子欲收元气坐直从开阖看乾坤
题竹为五叔父作

多少金相玉质温百年高节老乾坤凭谁欲把栽培问个个清风是子孙
画马

苜蓿空山恋肯肥性龙骨马本相违古今分定庖羲眼伯乐虽看认恐非
野草寒风卷雪干病躯斜阁瘦■〈奭斗〉干相逢刍豆人间者谁把行天步骤看
寄吴抚州

深山忝窃旧相知既别还胜未别时老梦秋来如不到静中闲看浴云池
万古人心万古真续骚亭上续骚人闲来莫笑山中坐不是前年活水春
县桃台柏已无休五马金溪亦细侯知我尚多狂妄意有人大刻在黄州（王黄州
行赠以文有皋夔稷契之望而谓龚黄卓鲁不足多也黄州不以为鄙而大刻于石以自
励余于昌期又非黄州之比其于诗也安得无所援例焉）

和盛文元

花鸟人间本自妍相争出手肯徒然机心已与狂夫尽不对棋枰二十年
人间万事有渊源六籍谁闻是出言画本不教花樣乱后来人说盛文元
寄祭酒林先生

狂谬无端似病风少年此处几人同如今万事消磨尽甘做乾坤一病翁
问简山林敢自迂岂知霄汉与樵渔果看忘世真忘否又写三山祭酒书
今年雨中盛文元又至

细雨疎篱晚菊边茅斋又坐盛文元作诗写字闲无用相与山中一醉眠
弘治三年秋七月喜雨有作

一拜甘霖一滴春山中念念几斯民往年记得填沟洫犹有僧堂粥外人

满放天瓢浩荡春一年饭碗尽吾民如今万事无高眼国虑天心到几人
蓑笠焚香祝帝春任人嘲笑是何民深山若有为霖者肯作田头拜雨人
旱到双泉也半春四方还有桔槔民而今有饭家家饱才满峰头活水人
画菜为杨黄门作

人间何处觅虚空曾点源头路未穷若把邵家楼阁看士夫风味只涪翁
百可亭中虽自浅千红堆里本非深南园若与前川别不是乾坤万物心
客有妄解余笑恐回头错应人之句者用韵

一髮云何是一身不知吾父是谁亲寒山莫把钟敲破或有姑苏不睡人
此人元本是天身何物人间看不亲却笑南泉无大手不知还有热瞋人
一山为张子如作

乾坤万物见非私万古谁言不予思我却是山山是我于今要与一山知
斗山杂诗

渔蓑烂舞钓船中谁遣先生此梦同偶到南湖看月色元来天地亦高风
禅者王福省号觉庵余不知禅何以应福省聊据已见塞白然乎否哉太虚老僧千
眼观音当一照我

莽将觉悟了心传坐透鸢鱼自在天我亦鸢鱼中坐看此身元是碧圆圆
一坐蒲团几百功浑沦打破作圆通腐儒只欲泥君窍万古仍收混沌中
挽诗

刚道生姜树上生百年奄忽可须惊若知戌亥天还老万里秋空月自明
严陵钓台

东汉云台迹已休万年风节在羊裘西来定是桐江水不与漳河一处流
传俸

袖手功名二十收乾坤何处不公侯钓台昨夜因君舞舞破蓑衣未肯休
跋山谷墨迹

老涪一笑古风天宋雅堂堂二百年点尽白头山阁雨为谁聊泊太湖船（余与豫
轩素庵二友过吴兴既还吴吕山请观山谷老人墨迹求数语归至宇门春意堂用卷中
戏赠米元章韵作一诗以复成化壬寅孟夏二十四日也）

植松为叶掌教作

欲效人间长养功霜根数寸了春风何时肯作羲皇梦送与浮云十八公
一松

英风伟格动高寒一盖堂堂万古看养得茯苓天味别我来丸作正心丹
挽人

世间白髮不容见善恶老天难与言未必张生真天絕请从周易论贞元
南安张太守评白沙诗集有请予折衷之言

风花醉个点中春谁与痴人说梦频问我折衷张太守而今我亦是痴人
瑞鹄为周六合作
白髮青天一笑中龟书龙马古今同凭谁说与周夫子我亦人间卖兔翁
题竹
千溪鸾鳳舞苍空虚直分明是此中玉振许谁知万古白头天下领清风
友兰为林处士作
天伴真香空谷里老人刚好结深期回看桃李诸儿女莫怪平生梦不知
题画
午鹄随春得化工碧桃花缀牡丹红乾坤又把庖羲眼分付先生半醉中
緝熙子为潘二教作
在我文王肯未如天光元本透真虚老生更与提公案静坐何须更读书
方山道中
万物此中元活脱眼前何处不流行去年记得方山路甘雨和风说大程
题陈瑞山水画
万里江山陈瑞画白头开眼定山村谁人得与青天阔独有孤帆岛树痕
作小车成何子完诸友有诗和之
康节车儿且共闲万花扶得几翁还定山也有飞云顶不是罗浮别有山
人间何处问忙闲黑髮天涯白髮还认得玉台巾樣好先生须爱玉台山
种瓜
巧拙天心自不差人间分付各生涯白头如此深山里我不种瓜谁种瓜
题画
如此风云际会辰丈夫谁肯负经纶我知茅屋深山者多是人间老病人
题竹名曰石泉清节张司寇求
老凤虞周万古同霜梢能事尽苍空谁知水石空山意也到金声玉振中
游定山寺和司马提学
古邑天留众壑幽小溪随步领真秋源头水到相忘处也恋天光不肯流
泉上请司马赋诗
如斯山水客如斯满眼鸢鱼活动时欲了相逢千古意先生只索要吟诗
华亭张博父子持司马书来且有求教之说于其别也诗以送之
乾坤一札到何深两夜梅花许卧林老我白头肝肺在此心之外更无心
古今父子蔡西山君在西山父子间千古路头休认错海涯风月看君还
古愚卷为白沙乃兄作
簞瓢许与静中春万古天留此味真若道老兄甘起倒石斋夫子是何人
可亭

谁将无可仲尼心来向人间可处寻我亦欲凭无可可古今天地共吾襟
梅花仙子和韵

梅花几点天心妙太极濂溪认果真莫只花神惟只汝先生今也是花神
月宫仙子和韵

山河影子无还有玉兔嫦娥幻与真我欲虚空都打碎老夫拄杖捷如神
游平湖南寺

绿阴撑入傍湖州水作清深树作幽是画不知还是寺晚峰斜日更登楼
寄寿州廖同府

家鸡到处不须争醉点风花亦有情我见白头张汝弼今年又在寿春城
答定山僧

山僧问我梅花妙何事无诗只笑看万物本知梅一我老夫今日对谁谈
梅花

古今世态本无穷只在千红万紫中他日肯将调鼎意白头分付各春风
看到梅花眼莫狂梅花狂岂易商量而今莫把林逋笑犹有林逋识暗香
梅花明月写天机写到无诗乃是诗若说无诗还错否邵尧夫也不能知
笑把梅花醉一歌九方皋奈简斋何溪云老子胡涂甚尽说庖羲一画多
折桂图

蟾宫何说到荒唐和月连根句偶狂识得吾心真桂否不劳扳折自天香
兰

猗兰楚楚各溪春乱叶香风本自真莫道伏羲难再见出门何处不同人
九老图

或弄瑶琴或酒壶一人林下已难呼相逢莫问知几否九老深山世亦无
挽傅昆乃翁

求诗长尽过江频每向迂夫托老亲安得显扬成孝子定山终且是他人
桂轩

几曲西阑月满轩桂花香本压秋园此香若问来何处分付诗人莫浪言
跋李宾之诗卷

此卷题来墨未干诗才如此古今难山翁肉眼何劳见请与人间道眼看
病中

湛然长谓此心天病里何来念百千不学老衰还自谴谨当鞭策领伊川
和答许巡按枉顾定山韵

老病心随去节高百年双鬓未应凋闲来莫道山中眼不见银河万里桥
多少风花滥此亭白云流水正泠泠大观肯把蓬莱意打作西山一片青
千古真逢一豸冠青山何怪万人看可知襟抱明良地元有乾坤一个宽

妙句何来一小亭古弦清庙自泠泠
老生欲和无天趣只有西山数点青
何处朝冠与病冠青山一笼荷同看
也知不与行藏别画得丘轲様子寬
秋家元气领谁高霜里春无半叶凋
笑把鷹鷂鸾凤想拜公千拜拜溪桥
与柳嘉兴

山水湖州看未休嘉兴曾亦减湖州
有懷诗在天峰阁都只嘉湖两郡侯
鱼在深渊鸟在天平湖几日对南川
嘉兴老守真知我说与离懷二十年
一滥春风北海樽山麋游走愧难论
若将魏野闲评我魏野当年不出门
贈奚举人

归去云霞费几藤家山容有未曾登
一灯须了相传意莫作人间应付僧
宜乐堂为文鉴主事作

一家留眼是经纶三代乾坤只此春
惭愧柁楼开卷子西风闲送过淮人
送张地官且寿乃翁

皇极乾坤共此堂人间何处看沧桑
白头不误人人是千古尧夫一炷香
题周敬叔菊花孤鹤出韵

酒杯无语问江州曾许渊明共唾刘
倘更白头成晋史老夫当拜数枝秋
大方海水一江湖天地那分越与吴
莫笑几枝开眼错分明画画是河图
酒殘东篱欲领春陶家霜月几精神
眼前若把天机认只恐先生亦未真
阴静圈分动与阳又将太极问周郎
可知自是公家物一本西风万朵黄
送太学生冠带还蜀

圣世谁将老钓台傍人行止莫相猜
太平欲尽诗歌妙须到山中静处来
孔孟行藏只此心病来今日且山林
先生若问终身计作养君恩正海深
败荷鵲鸕为文二作

万古岐周治亦隆凤凰千仞几梧桐
我知此日文家意不在秋荷数鸟中
访人不遇

问水寻山偶自行瘦筇聊复尽吾情
山禽不识贤东意尽向花前管送迎
徘徊屐齿久苍苔漫把东君一笑猜
老子但知人是我看花明日又须来
小车儿自傍花行到处无人识姓名
分付山童休拜我先生不是邵先生
李黄门琼林燕归图

宫袍随马舞春罗柳色花香满御河
欲了賡歌明日分春风还奈此恩何
老眼羞还此放开东涂西抹也曾来
如今扶汉输公在只有桐江一钓台
过六峰问买田黄山

卖犊年年得几钱移家何处问安眠
白头笑恐黄山尹他日催租更卖田
鸡肋尊拳岂足供一时何怪此元戎
问田亦是痴人梦天欲穷吾处处穷
歌风台

汉家猛将已成多故里归来奈乐何安得贤臣思更切大风千古一赓歌
张秋夜泊忆季升都宪时出巡兖州

孤舟旅泊果堪情明月黄河水乱倾两夜老人浑不睡别懷长恋兖州城
张秋

神禹谁知自圣功人间大智本无穷分流尽却漕夫仗万古黄河水只东
经国能终瓠子甘转漕万里只东南屯田果得京师计请为朝廷拜邵庵
本觉神龙欲可嗟人间水性岂容加往年记得徐夫子用尽山东铁万家
杨青驿

杨柳青题旧驿亭人来杨柳半凋零可知自有吾心柳万古无穷一样青
题菜

风月人间有正传一花一叶意无边数茎何自狂夫地也梦濂溪太极圈
题竹

人间万事本无穷都在金声玉振中老我平生空爱此鬓毛萧飒满秋风
碧溪卷为张润之作

满镜秋风鬓不知一囊天地一囊诗须眉莫把东坡百了得人间一润之
菊花

霜枝几叶醉陶家秋色南山也自佳千古无穷开老眼岂徒太极是梅花
过张秋行台忆东山

欲同何处许同论著眼云泥老自昏留取行台高万丈他年一笑醉龙门
天地乌尧自古今詵詵千里岂公心可堪世路无穷态搔尽行藏白髮深
送程郎中弟致仕

来谁具眼识行藏归去青山策颇良多少京师夸不尽圣君贤相在虞唐
小程天地是谁传明道先生想更贤百尺竿头仍一步莫将风月负伊川
题画

清时许下钓鱼台猿鹤深知苦怨猜万古行藏天与定青山不久便归来
移家自约沈都台阳羨青山更不猜七十二峯真可卧梦中夜夜太湖来
何处青山不是山天机活活水云间老夫高坐天峯阁花里柴门自不關
千古迂狂此定山更将何物老人间破瓢只也蘸盐意打透功名富贵關
万行烟柳万桃花拍塞东风满意霞若论我家还似否眼中不是是谁家
西泛东游兴欲狂邵家春暖与秋凉四时老子俱堪出綠树乾坤夏日长
千山木落眼全真到处乾坤到处新安得清秋长万里古今不见一毫尘
老眼江山处处新雪中天地更精神人间岂识尧夫意未有深冬未有春
题扇

秋风篋笥有炎凉此道谁知白日光俯仰乾坤吾与尔千年用舍一行藏

见贤堂见贤思齐之意也

客中一饱外何知仍把诸公卷里诗老我不胜惊坐起耳根华髮正披披
授南京吏部郎中

六十年来老倔强也容白日簪驾行京官体面知生涩先遣庭趋拜侍郎
一官老许向南京遯卦同人万古情迂阔自知无一用祇能开眼看升平
题画

平生老笔锺欽礼细草奇花故故新安得此心吾再拜静中常见自家春
梨云

静无动有只狂夫龙马乾坤各负图满眼梨云今几树老禅刚道有还无
人间道眼许谁分禅伯中间我与君秋在满庭黄菊子不知都可是梨云
禅机何处与人同泡影风灯一梦中如此白云如此树不知何物可言空
一笑冠巾万古同莫将形迹到衰翁定知肯把梨云误不负相留一月中
万柳庄

满懷天地隱疎帘卷尽人间万柳檐安得风花无我处江山随地醉陶潜
题邵国贤画

瓜熟西园兔已窥藤深叶暗子累累乾坤岂少宜瓜日老子分明说与谁
阴耦元归太极中一圈天地妙无穷人人各有庖羲眼莫向成都问老翁
寄罗洗马

旧学相期祇自云一言羣议正纷纷白头看尽浮云过明道先生果是君
青天万事本无穷巢许夔龙奈不同一笑肯容千古地他年端庆有温公
答白沙

南海春风一古琴天涯回首几知音野人未有鍾期耳只有鍾期一寸心
题小仙画付小儿乙全

道人何处领天机都在吴仙手一挥千古乾坤千古梦谁知鱼跃与鸢飞
题画

天地頽然此秃翁逢人何处托焦桐瘦筇短日柴荆外万一山人不耳聋
东风笑弄野棠春生意乾坤我亦人布袜青鞋春步远小将诗句荅芳辰
春日郊行

春满江山桃李新芳菲洗眼是何春大贤为政今如此不道今人少古人
黄僊洞

溪有清流木有颠朝来我饮夜来眠许由千古将巢父信史无惭一路编
黄龙池

俯恨莺宫乘羽气仰攀龙驭奏新题光明何处苍生眼一角东南看白霓
上洪山顶

懒爱山僧不扫苔前身我是德云来清虚看出诸天外眼孔从今合大开
入洪山

翩翩皂盖又青山住世人还出世间万辙一途归去住不应非禹不非颜
青春作伴入山来花鸟平生不受猜割断红尘雄剑在肯教腰下绣生苔
宿洪山寺

了了浑忘色与声朝来谁梦复谁醒五根七窍休疑我同向白牛车上行
白龙池

神龙妙用应天上十雨五风时一吟能潜能跃公知否影对寒湫笑不禁
登山

千里桑麻压亩低恩风德雨逐轮蹄富民侯印如天上云是楼台风是梯
与报山灵太守来山花山鸟亦迟回麻衣倘寄山中榻肯对寒炉一画灰
息阴惠鱼干

笋蕨腰镰委所穷鱼盐分味忽烦公一毛不拔杨朱利今古人情亦或同
刘媪送酒

康衢声响罢陶陶饥饿相寻到我曹美酝二升殊可恋野人何事笑东皋
谁将白鹤与青蚨十五桥边卖酒垆頼是东邻刘老媪一筒满眼不须沽
襟颜何处不曾开世短情多白髮催一曲高歌还自听青山笑覆白云杯

承嘉弟遣弟承规挈舟送客武昌舟还金矶适族弟承敬会矶下许相挽而上舟覆
规与敬得拯规遂舍舟而归承嘉欲令规求舟止以诗

尔弟矶头真陆沉茫茫不记此来心扁舟值得曾多少天与平安抵万金
承颜弟书来有眼底流涎摇尾之叹诗以复之

商人门户几黄昏云际疎星过雨痕赤脚大匡千丈雪婆娑短褐半生温
画龙

作醢相逢信不虚神灵应迓犬羊如普天霖雨当年寄不到寒湫祇卧余
画虎

短薄遠山葵藿知也教冯妇下车迟晓天一啸长风起试问人间老画师
崧台别意卷为巴陵方氏

瘦马炎荒寄宦情乌纱巾外野云青而今万里高秋兴犹在三洲与七星
谢惠鱼

竹笋犯晓压肩低枉辱鲜鳞色色齐冰雪有人烟浪里几番昏晓不闻鸡
晓枕

风寻里裂几年衾楼外梅花月色深流动春光都满眼自将功业问成心
寄严先生罢任

纱帽闲眠背夕阳几年歌里听沧浪夜来风雨宣城梦千里靡芜满地香

和沈大有国宾韵

人间难记定难忘眼底鱼潜共鸟翔开户一番飞动意满檐春雨墨花香
戚里春光未易逢朱门■〈穴上叫下〉篠杳难穷不多岐路驱驰里无限珠玑咳
唾中

花园四时词

残山剩水也春光何谢园池旧洛阳秉烛放歌天欲晓雨香檐外更花香
藤床兀兀已抛书起倒无余懒有余花到蔷薇好报道老头今亦为渠梳
月亦停杯花亦停又生恤纬后来情声横南徼千山马势破西天万里鹰
短褐人间无紫凤连村（阙）足清波气含公鼎花神笑影对寒崖十丈萝
次韵升卿弟

拖犁蚤穗已成科拾穗有人行且歌弋路自来还自去今人心契古人多
泯泯日长人独坐闾闾风静鸟同歌尘心生死全消未天损分明不爱多
七尺自临潭底影一瓢不聒树头风安心了了无言说兴味都归半醉中
彼此衰荣并一空夜来急雨战惊风午牕忽启初晴日宇宙无端过眼中
鲁仲连

东海停波万顷余天行物化卷还舒一诬千载凭谁说曾射聊城一纸书
画梅

铁桥曾识春风面玉铉终和上帝亨散步江村霜月午仙香万斛引丹青
偶题

泉石清凉寄此身市廛喧聒不闻人玄同自得今犹古分别应惭我到君
阿母棚中犬骨收仰眠对语小詹头（孙名）少将故事留诗活不为儿孙骨相谋
桃林书屋为临江方文亨

片霞香点万书堆手倦抛书拨篆灰多少旁人迷指顾是天台不是天台
岳顶精舍为巴陵柳汝澜

坐久有人苔涩扉颓然深处见天机午帟风启跏趺去影在青天几翠微
寄沈大有

水月相磨势两忘千寻水月有蛟藏鄂城今夜思千里一首书残一炷香
枕窍孤眠梦已忘人间两手漫收藏祝融风满游人袖一片崖兰万斛香
夜闻邻舟铃

阙足床旁折脚铛全成人是我全成洞庭混沌清波耳不聒人间昨夜铃
感昔

扃鬼纷更智已疲鱼羹无复草根知只今回首金陵地鳧凤烹龙去合迟
寄喻祁阳子干

十丈青霓落语溪茅茨移采午天低焚香闭阁君侯梦千里烟霞路更西

漫说鸦山与建溪九疑仙谷露丛低轻黄脆绿香凝玉坐醉中秋月影西
次韵喻祁阳子干见赠

拂几弹丝风满城此刀千载■〈圭上石下〉然惊千寻一进竿头步始信前贤畏
后生

竹绕官衙水绕城帘前不到野人惊坐残水竹边头影十丈婆娑月又生
潇湘云雾锁丛林玉色荷花许样深只恐尘巾看花眼龙宫幽渺不知寻
樵歌落日风满林渔唱前湾夜气深此曲人间元不解离鸾别鹤会相寻
度十溪深更百溪野云茅屋打头低云香莫遣闻猿鸟逼得青鸾驾又西
破笠不眠云在溪两肩诗竦竹篷低波喧厉气风来北山吐微光月出西
寄曾复初先生

草草当年启一音洞庭东下笑鱼沉瘦筇拄破郴山雪兴绕梅花独不禁
宜章再寄高挥使

小队貔貅影作双云为伞盖柳为幢遥瞻万里元戎气吞尽东南未肯降
阳溪图

溪北溪南着树遮一溪风日一溪花君王莫遣丹青得留与桃源一样夸
题煤

影落寒空月一痕烟霞剩馥倩谁闻和羹欲试人间手商鼎秋尘净几分
墨牡丹

本看魏紫与姚黄开卷谁家澹墨光意思但知花一我眼中色相已都忘
定山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三

（明）莊■〈日上永下〉 撰

○五言律诗

雨中陪沈仲律金宪宿长芦用韵

孤帆兼日下高树与秋迎天地真能大江山各自清宦游吾马倦尘梦此钟鸣默默
同趺坐谁知万古情

秋行

老夫携一杖岸帻向林皋九月木将脱千峯秋更高乾坤真寓舍世事直秋毫我与
巢由辈真为莫逆交

忆舍弟

天边闻一鴈杳杳向南徂今夜西风冷他乡小弟孤五人千里去九月一书无欲作
千行泪凭谁寄客途

泛江和寿卿

放艇夫何意天机忽遽林川云元浩荡鱼鸟自高深万里平生眼三人此日心因思
邵康节终日打乖吟

次孤鹤老人观物亭坐雨

江山通一雨深似老夫清稍稍花全落沉沉鼓未晴坐当新竹拜睡起早霞明知我
出门懒连阴故有情

其二

小阁题诗坐高懷散遠秋风花聊沈谢行止自轲丘野暝微孤树江清着数鸥与君
真自厚不是雨相留

送李德孚林缉熙还南海

细雨桄榔树清泉苦竹根先生旧家业风日短篱门归计携诸友迎舟立两孙能寻
白沙子同醉浊醪尊

其二

契合乾坤大逢君胜白头江山如会意天道此停舟久大贤人业稀疎软布裘千峯
不可见明月在高楼

和容彦昭

世人无限事南亩领农夫佳气山长在秋江鹤自孤风流还我老尘俗是君无朗月
孤舟夜能来共五湖

芝轩为江阴王景悦题

万古祯祥意如今付此吟朝廷真极治芝草又江阴薄雾千茎紫微风众叶深商歌
人共赏谁复会予心

圣像寺

圣像移舟入僧佳寺亦佳白云何处所秋径此袈裟细雨怜棕叶香风问橘花野人
幽僻甚随意宿烟霞

与孤鹤翁泛江

江晚真堪画烟中树树清两人携小桨万里荡秋溟醉眼岐周凤虚名楚国萍西山
知我意个个矗银屏

雨中招廷信

往来频旧雨今雨可相辞留取一尊酒赏公千古诗风流真麈尾跌荡更花枝自扫
门前立能来莫遣迟

答廷信

花鸟三年句江楼坐不辞风骚真有此老子是何诗印月深江水盘空老铁枝君无
怜俗眼我已识君迟

送任生之

轩腾都治风淡寂祇冥鸿尊酒堪谁别人心自古同行藏真此道天地各深衷相对

秋江上芙蓉正晚红

寄奉吉水周先生

十载师生义千年父子恩投桃真可报没齿岂须论白首沧江远青天泰岳尊平生
衣钵梦长绕鉴湖村

其二

几年仁水望别恨不蹉跎一老应谁似诸郎过我多春寻扶过子酒醉舞东坡不得
亲藜杖其如感愧何

其三

稽颡西江使今年又手书先生真会面弟子喜何如坐问犹消息缄开数起居自怜
鞭策远痴钝老难除

其四

一仕开曾许当年本未能回头非自爱多病果相仍把钓浑孤艇摊书又几灯冰兢
他日地切恐误师承

重庆堂为何侍御作

食报无涯地谁言我易论此心还日月老眼自乾坤白髮垂诸老青云荡一门更知
尧舜事四海一君恩

寄掌教吴先生

三年懷此老何处是衢州眼界真千里空中正一楼人心周凤鸟天道鲁春秋此意
今谁领空江自白头

藏书室（八景为大司马王公作）

太上初寥寂人文只可悲汗牛千卷是注我六经谁日月开尼父乾坤自伏羲病夫
何所有默坐定山痴

洗砚池

两在真难测先生示此传浮云虽白日本色自青天朱子方塘镜濂溪太极圈此池
吾亦有观物草亭前

苍松轩

古今如此老盖世几英豪草阁三千尺苍龙五百条乾坤中独立冰雪气难骄欲问
平生业撑天手正高

牡丹圃

玩物非吾事聊观造化功春深三月后公醉万花中蓓蕾先天妙衣冠太古风此园
虽独乐还与众人同

门外柳

万物皆为我开门柳忽深江湖闲坐处天地此时心风月豪真在簞瓢乐可寻元来
程主簿今古一闲吟

陇头云

阴偶为阳得颓然只太虚偶观神妙处一笑老横渠默默从升降无无自卷舒青天
横老眼吾亦坐吾庐

绣衣记

六经元土苴天地只微尘蜗篆曾谁笔酖天偶自春我非文字眼公殆屋乌人回也
簞瓢乐无言万古贫

太史铭

造化俄千古文章便六经百年须我在此石更谁凭英爽轩河朔鸢鱼荡草亭乾坤
留老手着与太行青

得闲老人

总总红尘是匆匆白髮皆不知何处里乃有此翁来僧与看山得江从钓月该莫言
忙絕少趣雨菊寻栽

其二

每将迂自哂此老似还迂世上千年调山中一卷书病长无扰扰静只有如如老我
青天眼浮云看卷舒

其三

何处龙江叟堪专水月盟众人皆此坐天下与谁平不有终南病能甘谷口耕题诗
搔短鬢老子不无情

遗爱为扬州刘同知作

扬州何处月老去更江湖赤子千年戴青天片石孤乾坤尧舜事贤圣禹皋谟我问
程夫子浮云是有无

谢景瞻送蒲石

老子书斋可虚明小弟成已交庭草翠可少石蒲清拜受吾侪感携擎此老情虚灵
终藉服岂但得长生

挽刘员外母

感激三年戴悲伤万古图长江如可断此泪亦须无何忝真员外无成遂老夫哀歌
云水地病眼血流枯

寄新安宋同知

把臂华亭县匆匆一语间■〈才双〉身频要路回首独空山人与何年别书曾几
字还题诗无限意分付菊花斑

承孙侍御枉顾失迓诗以谢之

山岳真成动柴门乃肯过看山虽我病失接此心何感激青天望留连白首歌可胜
垂老意舞破钓鱼蓑

其二

蛇鼠闻风窜豺狼破胆愁巡行皆此老当宁更何忧春每随流转讴长管去留谁知
定山子诗畧似春秋

鸢飞鱼跃亭与寿卿小酌

酿熟麻姑酒携来就树阴我狂能自恕杯小不须斟溪水鱼同活花丛鸟坐深此时
如不饮不是此时心

其二

图凤苍天有霜毛老鬓垂相逢真可笑不饮欲何为拄杖公纔出壶觞仆屡随醉来
虽只我不记姓名谁

其三

万事随天作生涯半耳聋满斟今日酒闲与寿卿同潦倒三杯后氤氲半醉中夕阳
花万朵扶下小西峯

题画和沈豫轩

乾坤秋淡泊万里见真空谁识此中趣我懷无极翁江湖还野艇今古各光风安得
神游共青天作主东

雨宿大潮寺

坐便山寺雨更爱宿山中此壁孤灯影何乡老病翁诗平容自考静极与天通亦有
蒲团债吾儒但不空

浴香泉

老着天游步江山不肯违春方玄酒淡人每太初归是妙何言乐无尘可振衣笑看
曾点处似或此狂非

臞庵

平生真面目分付几峰烟病里歌惟凤人间瓠亦天坎离吾药妙山水尔藤贤醉盍
还谁我梧桐月满川

东原道中和大中

何处东涯路乾坤醉眼空溪山吾老脚日月此虚笼白帽天将近芒鞋雪半通梅花
消息好还与问东风

香泉道中和大中

江山同一枕何梦与神游紫气围黄鹤青天坐白牛古今云泛泛天地水浮浮莫道
双鳧外王乔不可求

香泉和大中

老信风花脚香泉又一来偶同贤辈浴烂醉野人杯明月天无夜光风路不埃行藏
天地在处处有高台

虹桥道中和大中

风光随阔步处处眼俱新酒残冬天趣梅花句子春忘形幽壑几把手白云频自笑

闲潇洒青天一幅巾

谢尚同以胙城尹谪重庆卫幕

人才丁未榜天地楚中英况有今巴蜀宁知且胙城从吾惟子好玉女是天成短髮
今浑白题诗更几茎

其二

遠近迁难问安危病不知书来空父执老去见何时川蜀天非遠行藏道可疑长江
千万里滚滚是相思

贈丰城李士遠用韵

白髮今何去来过亦此天子能留几日吾且庆双泉世事云难定青山雨结缘好看
溪上月还与共衰年

谢医士为谢汝申作

老向秋风几长惊白髮根何身无礼乐此匕亦乾坤红杏谁家洞山藤破屋门题诗
从谢老倒尽菊花樽

寄灵璧县博陆先生

盖白云倾后人间病各痴生涯贫不定世故老堪疑扰扰终何益堂堂肯自知好看
相忆否抖尽小囊诗

其二

往日梭山老三年梦欲猜交平千古定天送一书来鱼鸟真堪约溪云只老懷梅花
堪寄否惆悵钓鱼台

无锡游秦方伯池亭和韵

池亭天放手都付浴沂翁此乐真谁得狂夫亦偶同春游三月几酒更万花中敢向
鸢鱼眼乾坤误主东

客至

野磬闲投止寒山莫欲深醉留三日雨狂了百年心云水青藜杖乾坤老布衾蒙头
闲不管何处是晴阴

梅牕

草阁方虚坐江空月色新乾坤还此夜今古是何人稍稍宁辞晚茫茫忽见春平生
打乖意今夜任天真

送毕都宪致仕

南国来何晚龙门去未迟四方无事日一老是闲时天地凭藜杖风花任酒卮大臣
终体国去就不嫌疑

送严中书用韵

君随黄阁老我爱定山泉廊庙才无忝山林性只偏飞扬谁过分行止岂无天肯作
虚相爱春江乱别弦

雪中和懷玉

我意留公厚苍天知此无朔风三日雪清世两迂夫玄酒污樽礼梅花太极图无言
还对坐何必论鹅湖

其二

对坐无言处无中更有无圣贤公自是宇宙我非夫人世开天境江村挂雪图此中
凭打过老眼送江湖

其三

陈叟题诗去江湖梦寐长主人惟老屋夫子更匡床东鲁千年脉南丰一瓣香可堪
知己恨残月管江方

其四

天心何处问默坐正寒更古调今疎越天和此太羹夜深羣动息冬老一阳生料得
梅花月乾坤只么清

其五

未尽孤撑力风波却少回江湖今日好天地此帆开水静天平阁山苍雪漫排行藏
应此老真见仲尼来

梅花用韵

草亭天正阔老眼又河图静坐千年后谁知一画无鸢鱼还此老天地本真吾不见
庖牺氏掀髯一笑孤

白马席间和白沙先生

万里何乡老青天白帽来神仙在人世随处是蓬莱云影千江月天心数点梅平生
夫子意又许铸颜回

龙洞和白沙

何年留此洞想见太初来风月谁张主阴阳此荡开地灵真孔窍元气古胚胎悟得
庖牺意狂歌月满台

浴香泉和白沙

我是白沙门块然一顽铁仰视林緝熙天地自悬絶感兹铸颜功红炉一点雪何处
浴沂归吟弄香泉月

和白沙秋夜述懷

此老真何意我来更忆家西风聊短鬓细雨只黄花慈母谁无老京师也自佳玉台
巾樣好戴着有人夸

其二

万里行藏意先生不遣疎此心无系着到处有鸢鱼白髮看虽满青山不受呼前年
荔枝熟童子报征书

宇门承沈慎之任以莊送至句曲诗以道别

樱笋江南路扁舟兴不孤仪形吾岂敢风韵子真无水月歌潼渚风花坐练湖乌头
何足虑老力更能扶

挽李仁贵大理母

万古坤宁意人间又委形平生交白髮儿辈与沧溟南国人三代西江女一经百年
堪幻境江冷各山青

喜闻谢元吉子谿领乡荐

万里湖南信谁将到荜门此翁真有后天道岂难论伯雨生何忝元城死亦存何时
堪慰藉骑马下江村

同年蒋侍御枉顾和韵

古洞斜阳外柴门得晚江桃花迷处所驄马问何邦坐客茅亭几歌诗稚子双鹿门
虽爱我我岂鹿门龕

中秋无月和廷信

乾坤今夜月本色共青天纵有三更雨能遮万古圆妖蜚徒自絶顾兔岂谁怜老我
浮云眼寻常北斗边

十六夜晴月朗复用韵

此夜江边月清光昨雨天自知虽小待曾不减高圆以往复何闷今看岂足怜老夫
观否泰起坐钓台边

徐光岳至

江寺留诗夜今年又八春溪山惟一我肝肺更何人偶此来还否相看梦与真白头
无限意分付月溪濱

其二

江门千古地来往有南川夫我何为者相过亦此贤水花无别趣庭草有真传活水
亭前月能留共老年

活水亭赠光岳

活水如斯活佳山更莽佳已留庄叟坐也直寿卿来拄杖随行老风花信口开百年
寻乐处须子得吾懷

月溪雨后同东川光岳二徐贤叔侄坐鸢飞鱼跃草亭

此亭谁谓好最好夕阳时老我三人意黄鹂两个知花枝摇太极云影荡玻璃遂以
天机妙匆匆着小诗

同东川诸友溪上晚钓

诸老斜阳外长竿共把时雨深花倒醺溪晚钓频移圣代渔翁我人间此乐谁醉来
溪上舞老鬢白披披

其二

潦倒青溪上闲随放宕缘请谁留白日任我钓青天酒舞长蓑烂花簪破笠圆醉归

扶不遠家只小东烟

溪上和光岳

几点庖羲画风花数子寻茫茫人物我滚滚去来今杖履平生事溪山此日心更看
扶老步云水几峯深

西峯和光岳

天下闲人几青山一短筇莫言知我少还有白沙同南海五千里罗浮四百峯白头
云水地飞动意无穷

活水亭和东川

莽莽鳌峰子区区活水村百年真眼孔一个小乾坤几榻诸公下吾家万古存与君
风月处刚对白沙樽

宿伯显家

平生安老睡此夜独何期病枕风谁碍疎棂叶放欺山留人愈静月有句專奇若许
论更鼓因知某亦知（刘因感兴诗云若使此时俱瞑目知更数鼓是何人）

将往平湖寄白沙

石翁何处是何处石翁心南海梦长到平湖别亦深桨移花在荡瓢饮月同斟明日
南川至相思各苦吟

送吴明府献臣

门前何处客问是广东船行止虽殊路江山共一天闲随花意思老结酒因缘未了
茅根念天峯望子旋

寿边处士

野日苍峯路青天一布巾莺花真老计天地此遗民海瓮仙醅熟仙居帝画真白头
今太古公外更何人

王审理封赠卷

岁月青山在春风短髮前乾坤遗此老儿子定吾天破衲存深计秋藤结老缘封章
天与在终亦到林泉

其二

此日三迁教何惭刀氏前筑埋虽恶地贤孝果青天万事慈中分封书意外緣我当
贤母墓酌以定山泉

德州

两月京师路今来尚一千虚名非雅事薄计只苍天夜泊随孤驿鸡声各放船小诗
留一雨又了德州缘

与国贤和西涯

人间文字眼千古得吾师山馆深留夜京师在见时虚名吾道在垂老瓣香迟静坐
忘言妙终身是此期

荣庆堂

诏书新命下老子况真贤岁事匆匆日人间活活天老无非分福生有圣贤缘万古春秋在题诗肯自偏

和白沙韵

一老真南海乾坤此定交花深长自爱根好不须浇云水天无极江山月满瓢可人今在眼何意欲相招

挽人

浮云成惨戚天地动哀吟白鹤江山泪孤儿父母心百年恩自切天意报还深万古封章在穷碑倚墓阴

挽人

人生莊叟癖死乐果谁传此固虽虚诞何凭更惘然乾坤都父母今古几亲贤一洒乌台泪人间肯自偏

宿寒山寺用韵寄文太仆

位此天何说才今道所然相逢浑旧雨此别更青天周邵平生契江湖白髮缘不朦僧寺月惆怅过江船

张明府惠伞

皇天迓不雨青盖领初阴畎浍枯遮看岩泉脉引寻此时须大厦何处不流金一卷蓑衣薄云生枫树林

病暑

暑无今岁剧病甚往年侵月瘦频池曲风微空树阴飞情霄汉健潜意泳游深道喝人人是金卮恐乏斟

用韵寄李公冶

倚遍东楼柱孤吟暝色侵人情限一舍天道伏羣阴黍熟黄鸡在人闲白屋深家慈愧吾子交酒两回斟

和周宪长时可留别

青青阶下草生意又逢君往古春余几而今始属人看看涵宇宙兀兀断知闻不注图书脚探玄笑子云

其二

千古韶音歇一声何处讴华堂人半醉红烛影交流象纬罗天阙云霓护客舟楚江黄鹤唳清梦亦高楼

其三

身着紫藤蓑门掩碧烟萝辟人甘鸟兽行路愧丘轲长醉兼长舞一丘还一窝紫虚率道士许我日相过

和广西吴宪副

我本楚狂人荆州此识君云山还昨梦世路与人分短褐曾嫌丑虚名自愧闻兼金
数字至高义激浮云

其二

无民不清静有吏与歌讴古调何人会明公是此流长风破巨浪孤影落虚舟独倚
阑干月几回明遠楼

其三

绣斧昭州路并茗透密萝阴符兼老子剑术陋荆轲竹护新氓舍烟消旧獠窝倘余
经畧此不惜重经过

定山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四

（明）庄■〈日上永下〉 撰

○七言律诗

与南海陈秉常容彦昭宿新江书院

万里高人万里航迟回今日更江乡湖山几处延佳赏天地三人会此堂白鸟青天
谁眼界清风明月我藜床道人拜约重来此留与今朝一瓣香

清江别业

茅屋江村映白沙百年此地是生涯雨香花气浑三月暖日和风自一家邻里相邀
同社酒门人候出御牛车此中多少悠然意开眼青山个个佳

寿徐母

老去流年祇暗惊一生心胆解谁倾青裙白髮终无恙老眼皇天亦自明旧业此身
真不阻纲常万古恐非轻薰风六月榴花酒谢得邻姬感慨情

陪南川浴香淋泉

下马清泉坐两翁风光随处与人同百年尽放三杯里万象同归一洗中土屋背墙
烘野日午溪随步领和风儿童拍手休相笑此日狂夫兴颇浓

寄万廷器

乾坤此日聊携卷文字当年畧滥觞玉树偶惊吾眼在菊花相对酒杯长山林放手
招明月江海归帆挂夕阳明日老痴如问讯欲将秋思托潘郎

游灵岩山

百年未了青藜杖又向灵岩坐晚晴我与白云同自在月交秋夜极分明青天旷野
真能大白鸟沧江本自清俯仰峥嵘男子事肯将容易负平生

泛江和徐寿卿

风光满眼欲无邊老子心情亦浩然晚日行行飞白鸟小舟个个泛青天谁能此地
真无碍我与青山似有缘几欲奉身思乞退不知明主肯哀怜

游琅琊寺

窅然天地岂人寰紫翠无穷十里间闲看古松寻坐石偶随流水入深山四时花在
岩岩好何物僧来个个闲我有新诗三百首苍岩题徧不知还

偶上蓬莱第一重道人今夜宿芙蓉尘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岩七十峯江海几年
留老眼乾坤今日寄微踪酒醒无限题诗意起立层岩看万松

观龙泉寺泉

一泓泻此下烟萝坐我幽深古涧阿树霭散分千太极镜光摇动百东坡云天荡漾
看时满风月招邀坐处多岩畔有人如会意数声全是濯缨歌

观庄严寺大树

杏坛风雨有桓魋此树能容老翠微梦里几番全是幻人间万事果谁非繁阴蔽日
三千界黛色叅天五十围我欲南堂借斤斧不胜三匝绕斜晖

承马侍御过访

清江大树老夫家只许衡门管岁华云谷有诗皆感寓柴桑无酒不黄花百年事业
长铗老万里风云醉眼矚何处西台贤御史也来垂眼钓鱼槎

江天万里一贫家此老能来共物华到处小滩横钓艇我家明月照梅花山中野鹿
元相伴江上清风不用矚拾得支机遗石否年年星汉望仙槎（白沙先生送胡提学有
曰不知今夜梅花月又照谁家钓瀨船侍御诵之余遂翻其意以赠侍御）

承杨侍御枉顾

江头深树草堂孤故旧诸公过此无小吏忽来传子到老夫虽病遣儿扶绣衣御史
青骢马田舍翁家浊酒壶肯为交欢■〈才弃〉一醉莫嫌礼貌老农龕

送刘同府之柳州文介公裔也

天将明月与江村许我狂歌阁酒尊人物已■〈才弃〉眇（阙）眼此髯谁使到
吾门鄙人何敢当贤友文介须应出此孙莫怪剧谈留更住瘴江回望合清魂

送吾掌教子还开化

爱此娟娟玉树柯眼中今日更须多人才江浙堪吾氏文字苏家又小坡诗卷袖寒
携海岳夜船江稳坐星河英年自古多难料此后轩腾奈尔何

疟起偶作

几随藜杖起方床肯信吾乡似瘴乡百计可谁驱疟鬼三年以命托槟榔山随病起
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宽尽寒衣谁敢怨诗书为祟是寻常

采石

落日孤舟进此村北风浪浪打山根忠臣万古虞公庙诗鬼千年太白魂旧垒不知
何世代长江曾战几乾坤风沙眯尽登临眼只有长安望不昏

灵岩山逢大虚僧

云水秋江与别踪三年不见意何穷谁知小榻青灯里又是寒岩白发中坐久可忘

今夜月梦回谁唤此堂钟相逢更有梅花约留取他年一笑同

香山九老图

山林我极劳千虑宦海谁能着万牛自古更无陶靖节而今须（阙）白江州寻常此日才多病八十他年更几秋俯仰乾坤无一语道人乘月坐江楼

荣庆堂为大理作

万古明良分付定早从尧禹到如今小臣肝胆天堪照圣世恩波海未深紫极逶迤春荡荡天风寥廓路駸駸沧江回首多迂病愧尽贤人用世心

送张廷玉司训河南

自从尼父一伤麟斯道传来恐未真更识老天当此日肯将木铎与何人师门万古真堪柱檀杏千年也自春到此精神须会领莫教铜狄笑人频

泰山和通伯侍御

极为东南镇此寰岩岩气象许谁攀九天日月摩千古万里华夷镇一山培塿众形从起伏乾坤此老自安闲也知开辟从真宰领得中原正气还

万象同归造化门含弘光大总无痕中原有子谁轻鲁厚德何人不仰坤絶顶最高惟日见阴岩极下有雷奔诸公肯作寻常看自古山存道亦存

挽周景明父旧曾请余铭墓

中郎有道非吾汝石尾何由亦贱名大手谁家无愧色善人此老或平生百年可考诸儿子千古何穷一墓铭曾过苍峯竹山路白云真个满佳城（墓铭有曰竹山之东白云苍峯坟乎此翁）

云潭为周文都作

天地斯文元未老百年曾到岭南无偶观陈子云潭记便是濂溪太极图龙马龟书千古在青天北斗几星孤凭君着我西窗眼卖免人间或老夫

拾地耳

野老贫无分外求每将地耳作珍羞山晴老仆还堪拾客到明朝更可留人世百年闲自乐山斋一饭饱还休曲肱偶得同疏食不是乾坤又孔丘

重阳杂兴

柴门两月闭苍苔老病何人得好懷短发乱从头上白重阳偏是雨中来黄精瘦地锄空把北斗沧江首正回頼有黄花知老子东篱深傍酒杯开

醉倒江头枕石眠清风刚洒竹门邊蚤闻世计皆春梦肯放江花送老年凤鸟河图皇极理西江南海钓鱼船狂歌急起披衣坐今夜梧桐月倍圆

卧林亭杂诗

雨里青山真可爱此懷可许托张袁谁教老竹刚三个独与痴人共一轩蹇浅谩劳吾子爱迂疎敢顾众人言吾公满壁淋漓墨何日来看独乐园（吾景端为余大书独乐园记于卧林屏风）

尘埃满眼君东海明月高楼每见之几载别离今酒共两人肝肺此灯知支离万事何如我潦倒千年却与谁伍月孤舟还问路老懷甘与水东随

和陈允崇登定山

万里风光散远林晚峯羸马正千寻手中日月丸天地眼底风云变古今几笔化工山水趣五经尼父圣贤心可堪白首犹多病老凤西周意自深

南川至（白沙先生京中将回）

老我天行云卧处白沙消息又南川也知风月无边者合与鸢鱼自在天世计东游西泛酒天心南去北来船卧林更有明朝兴多少神仙一处眠

魏尔瞻以濮阳璫之言请予写碑

南安太守老东坡天下能书孰敢过万里不能携卷去人间将奈此碑何君图茅绍名还久我笑丰干舌最多明日肯随陈太史墨花台上墨花歌

舍弟为予作一轩以为读书之所既落成诸友来贺作此诗歌以奉客

千古风花弄酒卮乾坤许我一茅茨吾斋洒落今如此老子心情自可知小弟放歌兄亦舞主人能劝客休辞去年有此今年好又得江门数首诗

容膝今年办小斋数椽高傍读书台公看土屋休相笑我老农夫分只该花为客来还起舞燕知人好亦飞来兄酬弟劝从今日一日须倾一百杯

赠湘阴夏进士

何处湘阴是所思江篱刚有十年诗忽然草阁寒江上飞下青天玉树枝故旧偶逢如未识病躯留坐不知疲相看细数诸朋旧祇我山中白髮披

都隱为包春官作

胸中皆马未皆痴雪里芭蕉始画师到处鸢鱼真活动人间影响莫相疑须还禹稷忧勤处便是巢由放浪时此意老夫知万一老夫今日想君知

挽金川张公赞

将诗长与洞庭争奇气胸中老未平梦里青山空有债人间白髮苦无情百年万事了不了四十八年生未生我欲为君歌一曲水寒江冷月三更

挽南昌刘氏双节

苦节收来烜古今百年当日为谁深须还妇女无穷计亦是人间本分心冯道胡为千古唾刘家却此两真金我知东白文章泪铁石人看亦满襟

栽树

一径梅花一径桃东风移得满山■〈土幻〉肯愁明日灵根萎自有贫家活水浇着眼风光皆此意醉人春色自吾醪白头笑尔青藜杖一日烦君更几遭

送得春光活水洼大梨红杏更梅花和风甘雨来何处万紫千红在我家好处天开花洞府老来人作酒生涯眼前浩荡真如此那得尧夫不自夸

桃榔杖不妬春晴扶我南园自在行二月半多春富贵万花中一老先生百年何幸

长康健自古难逢是太平安得可人吴御史一壶春酒共啼莺

寄李少叅（往年予登采石蛾眉亭公乘小艇而至）

风花水月满江湄到处闲将拄杖随何处老翁携小艇也随风汉醉蛾眉流行大块
天如此落魄古今吾似谁何日更同长笛去曲栏横倚大江吹

早禾为官马食践殆尽

山田几月全无雨抱瓮安能坐老夫粥食已安今岁减马羣谁遣一禾无眼昏口燥
真欺得天远山深可用呼且直区区余事里坐携书卷看河图

寿柳处士用美宣地官韵

年华不敢去堂堂老恋山光及水光尘梦几看浮世短白云交付此杯长柳根怪石
方床枕眼底秋灯细字行小阮年年无限意长江分遣到壶觞

城市山林

青山何頼点红尘此语无稽更觉新夫子不须频说梦老生元本是痴人何谁不信
鱼非我道眼分明俗是真我亦有家城郭里闭门长坐定山春

答孝感张都宪

静坐一丸闲弄处都台拜问有诗无百年此道谁知已今日王公下匹夫元气一时
回宇宙虹光千古照江湖下风欲作门前拜老病支筇不可扶

送人出守姚安

五月山中忧旱坐送人作郡岂农夫寇恂黄霸真公许桀溺长沮是我无行止此天
元自定知愚吾道果安图眼中若总姚安政甘与元经送五湖

乾坤剧许此肩担五马今年走瘴岚此老朝廷何可去南方民命亦须堪百年西蜀
谁张咏自古潭州也晦庵王道宽平君识否当时孔孟岂迂谈

留秦用中

世故驱人百未休江山何地可堪留乾坤此日还重九风雨今年又一秋碧树可惊
游子梦黄花偏爱老人头且须急把东篱酒回首江天独倚楼

送别秦用中

欲来消息满江湄果见堂堂小仆随几夜好诗全压我百年老眼更看谁宋唐大手
诸公在日月羣经自古垂回首梧桐孤凤远东南天阔海西陲

题项羽庙

一从天命舍歌讴龙战中原苦未休天地我能悲楚汉古今谁敢罪商周英雄可庙
人千古赤子何辜血九州岛惟有长江知我意对人无语只东流

奉和蒋侍御见忆之作

万里乾坤任所之风花指点过江时百年何处非沂水老脚今朝又武夷两手正堪
天靶柄一家刚了圣藩篱凭谁唤起朱元晦把酒长歌感寓诗

余生来自陝西求文谢其医师程文进将行诗以送之

蹇驴何处自關西药裹新安手更携天下果谁知李■〈日上永下〉眼中须子爱
丹溪古今王道医非缓文字山林世颇低别去有丹怜老病白头书礼候封题

寄新安周朝美司训

十年聋坐静修龕倾耳江邊一夜谈鞭策有情君自厚弩骀无力我何堪菁莪梦里
儿童感云水天涯老病甘何日鸢鱼携手地天机流动白沙庵

夏汝明持留鹤翁送行诗求和

圈点江峯一语深十年分付几登临浮生日月浮生梦太古乾坤太古音一枕烟霞
聊我麴满川花柳是谁心与公笑把明朝事共倚栏干酒一斟

和云东逸叟画花

乾坤一画本谁无看到羲爻看禹谟何处梅花非太极眼中龙马又河图有形万物
皆堪我无水人间不可湖多少天机言不尽花枝今夜鸟频呼

挽刘衢州

梦走滁峯若个深衢州何许到沾襟留连此道千年付感激儿童词组心弩马正须
资控勒麒麟犹爱锁黄金白头硬寨何时已落日悲歌下晚岑

南川书来知领平湖教官

乾坤到处有知音何自千峯又古琴世外浮名真腐鼠人间木铎有天心百年道大
吾何病自古官卑职易任欲采芙蓉何处寄空江十月水犹深

朝阳倾耳凤凰音此日虞廷有舜琴贤圣一时通治道先生万古管人心浮沉在我
先难断花柳随时老更任且放平湖闲酒棹千红万紫看春深

满耳虞周治世音平湖分与杏坛琴好凭烟月千年手弹出英雄万古心岁月虚名
双鬓改乾坤大担老肩任白头多少江门意海上青山个个深

何许书来遗好音春风刚坐草堂琴青天白日凭谁眼流水行云得我心弄枕箕山
真有许钓鳌东海久无任先生自与行藏熟不悔深山入未深

太古乾坤太古音不弹今日乃公琴病中我有痴聋耳天下人无各自心轩冕云山
难错料千钧一羽果谁任酒杯何日平湖共舞到梧桐月影深

归装频送棹歌音还把南川去日琴十载几谈周易卦一官方是揽山心吉凶悔吝
平生准用舍行藏老力任每忆秋江临别话一年惆怅钓台深

乙巳元日

东风造次满江涯花鸟无穷眼又开病痛百千余种在先生四十九年来古今到我
真无谓贤圣如天岂易阶欲与春光共流转一丸闲坐读书斋

梁都事焚黄卷

展转平生罔极恩光荣何念不乾坤蠹鱼白首虽经笥黄纸青山果墓门富贵许人
生死到孝慈为分古今存山斋可到题诗意大舜曾参欲与论

花严山

乾坤忽此是何方风景居然不可当鸡犬几家仙洞府烟云一幅米元章平生眼界
何容易老去行藏费主张箕颍料知难过此巢由何敢负虞唐

过仙踪和光岳

潦倒烟云任不羈乾坤随我放颠痴每从问寺寻僧处点出随花傍柳诗拄杖每行
真老仆青山到处是相知白头莽道无巴鼻只有吾心孔孟师

黄山

几度黄山见客谈黄山此日果无惭春藏太古三千洞天与游人五百岩每觉晚晴
犹壑雨纔言好处輒僧庵千年岂敢论谁到老子题诗满石岚

黄山道中和光岳

拄杖闲随自在行八年今又共徐生扶持一老闲寻乐起动诸峯出逺迎每处诗还
游寺好老人眼却看山明我曹分定该云水每谓苍天赋极平

登鸡笼寺

一蹬盘空一蹬回白云苍树打成堆题诗朗月清风到招手千峯万壑来今古此峯
天栋柱烟云何处佛楼台我来不肯题名姓莫笑尧夫是打垂

与东川雪潭诸友游定山真珠泉

黄山地主老詹随此地如今地主谁诸子欲寻深处去源头先却老夫知短藜水石
闲须可老笔风花醉颇宜某树某丘真了了归来明日点新诗

登西峯和光岳韵（西峯定山傍一小峯也大儿会取以为号）

定山峯下小西峯此日相携又一筇稍稍烟霞聊傍我匆匆云水莫劳公赘疣水假
闲文字髣髴儿曹祇父风总愧明朝东海袖鳌峯天姥正芙蓉

定山和东川

悠然万古一同观眼底天机果万端天地风光休少避老夫酒量颇能寛偶曾帝伯
皇王熟肯放风花雪月漫周邵后人如论我尧夫脚下任谁安

鸢飞鱼跃亭晚坐和光岳

领畧无弦太古风孤亭小坐意何穷自知鱼跃鸢飞妙都在云闲水淡中玄默不言
天本静清光无我月能公细看太极当年说老子而今意偶同

和东川定山庄

白云多谢此山灵识得先生杖履情巨槎每劳相见扣洪鍾非是敢无鸣客留知己
贫何厌屋傍秋山破也清自枉羣仙长过我我家何敢冒蓬瀛

泛霁月溪用韵

一曲川云一酒壶武夷谁道定山无杖藜偶自随花柳老子分明在画图满眼风光
刚活动百年老脚正胡涂不知往日朱元晦云水风流有是乎

曹城和东川

云水苍天已付公百年游走意何穷好山到处虽真好风漠如今却更风到底此身

闲自乐与人佳兴老真同白头明日闲衣钵肯负徐家二阮东

仙踪和光岳

大帽宽衫晚袖谁遶峯羸马欲何追风光醉属先生管山水生来地主随到处放懷皆可老来得手莫言迟山人只爱山中走如此行藏断不疑

溪山和东川

醉点溪花看水流白云留我此溪头不知川上无穷意数到濂溪是几秋老兴正狂花亦舞天几如此鸟频讴钓台正在无人处天送先生到此游

作春风亭以处光岳

春风谁遣月溪浔我屋居然又我岑岂有一人如子到可无半榻此云深眼中豪杰谁徐孺天下人家几卧林每夜小卧明月坐传衣或此是传心

作东风亭和东川

小亭活水润之阿占我溪山景亦多何处偶看春暖日我家须办子行窝卑微幸托高眠久褊窄其如大舞何强说春风真错许软夫正有一团和

溪上与东川雪潭石泉橘潭诸友钓饮

九曲风光主客分一人一曲弄溪云浴沂每自论前古此日相看似昔闻饮量且须容病叟老狂何敢让诸君醉扶童子归来晚花柳前川漾夕曛

川上和光岳

潦倒前川鼓枻歌浮云流水岂胜过也知圣世千年里未始羊裘一个多酒琰漫倾刚月上钓丝纔扬恰风和谁将出处闲相比我与严陵竟若何

和光岳津字

何许乾坤活水滨风光邀得酒杯频果谁风月无边处坐我神仙四五人醉里此天真一幕眼中万物总吾春烟霞万古天教管莫笑先生不要津

和光岳再游霁月溪（光岳会稽人）

风光诸子屡相携又泛吾家霁月溪已醉酒还能大酌漫游诗不厌重题我惟活水聊江北客有佳人是会稽万古乾坤无彼此眼中观物莫相迷

和光岳

草庭凉露未眠时歌尽刘因一卷诗何处客同玄酒坐三更月在碧梧枝花兼醉影闲相舞蛙有天机自不知欲把朱弦弹一曲白云随处有鍾期

和光岳

人间万事本难羈酒琰花枝未许辞山水自该吾輩管庙堂焉用野人为身于静处真能乐意到悠然勿有诗今夜老懷当不浅青天明月莫来

迟题雪潭

川上何来偶坐时天机之妙乃如斯乾坤此脉那能断今古何人更许知五六辈中吾与点三千年后我还谁平湖邀我南川老许到鰲峯和此诗

送东川雪潭至摩尼峯

懒散乾坤信步行棕鞋布袜颇能轻偶从老树孤云顶又尽南风半日情何地暑堪留酷吏此凉天乃赠先生尧夫十二行窝处此是行窝第一清

送东川雪潭至真州有作

白头挥汗未能干五月真州在马鞍盛暑为谁曾远出病躯今日可容难江山几处真风月今古何人此肺肝明日短筇谁傍我祇应清梦绕渔竿

和韵赠东川别东川至先与余游黄山

白帽何来坐我斋衣裳片片是云裁便同云水千峯去也做神仙两月来世路可终无活水乡山元旧傍天台相逢眉宇居然别莫怪山中伴侣猜

与王汝昌魏仲瞻雨夜小酌

我家玄酒无人共忽此陶然弄瓦壶赠我一杯陶靖节荅君几首邵尧夫草堂今夜能来几我辈人间此会无醉倒莫孤江上月明朝空伴钓渔徒

送吉水张兼岳宿守兼素弟一峯先生戚也

西山眉宇阁清秋何处骑驴自宿州小榻一年三敝馆青灯十语九金牛老懷天下惟张翥吾弟苏家又子由何日湖西寻宿草吞声同上水心楼

上元道中有作明道先生曾为上元主簿

茂叔江亭草一窻四时佳趣果能降川云浩荡真如我花柳青红又过江明道先生能有几上元风物本难双天游偶到忘言处一笑乾坤正满腔

游茅山

莽莽空尘漫几毫天风鹏辈岂知劳山教太极圈中阔天放先生帽顶高万里风光全偶傥百年人物且英豪茅家兄弟谁相报说我箕山太古樵

秦用中过江贄以诗奉答

东南正气撑天地此卷凭谁更一携吾子不愁无杜甫老夫今岂是须溪长江直与青天北老凤孤鸣越水西每笑低头拜东野白头今更不胜低

出港

老子江南自在行无端诗思绕湖生舟从小港摇初出天与青山看半晴醒里风花元脱洒眼中鱼鸟自分明化工多少悠然趣纵有王维画不成

中村书屋为贵溪叶以贞赋

谁将万卷老颜回碎屋三间紫翠隈万古不花文字眼先生元是活书堆自家朗月天无限到处浮云水一杯打得人间糟粕透庖羲画画是秦灰

清溪

清溪绿树遶东西处处逢诗不敢题无赖雨能连甲子最佳山直到苕溪江湖有债闲游老世事无能白首低肯为思家长再拜孤舟半夜子规啼

送张博秀才还永丰博求一峯墓铭

不见人龙盖世英眼中今是老门生百年朋友斯文泪万古师徒骨肉情此老平生真不忝何人死后敢辞铭栖云有石撑天地先请君磨万丈平

承宿州守张兼素不遠數百里過訪坐我草亭數日于其別也詩以送之

明日江沙到晚秋見君還似見金牛孤燈小榻聊三宿白日青天又九州島今古有懷停酒賸乾坤無語坐江樓明良又是君臣會鳳鳥河圖莫浪愁

義手東風紫水涯獨將雙耳洗黃埃山中白酒偶然熟此老青天何處來浮世百年教我坐老懷今日見君開明朝匹馬休回首自古雲台即釣台

送張兼素至東葛

君乘舴艋來何處賤子騎驢是送誰二老白頭今酒夜萬峯明月此樓詩留連別館非無謂去住青天想自知我正桐江扶漢鼎先生行矣莫多疑

游香泉陪兼素

南川老子烏江別留鶴先生龍洞回此地天留吾友到中秋月與老夫陪神游一路逍遙國詩在千峯紫翠堆如此風光如此輩百年何苦不三杯

重過莊嚴寺觀大樹

定山居士老駮痴又作莊嚴大樹詩老去萬無元宿在種時多只此山知不分孔墨依身世無補興亡過漢隋斤斧欲尋吾手病力扶名教古人誰

送司寇張先生（二首）

一元自古君臣會又見明良到聖朝恭己無為真帝舜我公今日自皋陶憂勤社稷頭顱白斟酌乾坤斗柄高天下得人吾所愿敢將聖德頌唐堯

聞在朝廷荐士公卑人何敢列豪雄公門固是人才薮野物何堪藥籠中病使逍遙扶白日老將行止托蒼穹銓曹果說吾堪用請選滄江作釣翁

賀懷玉先生定山枉顧

蓬萊人每到蓬萊此老真堪此地來眼底風光拈筆有空中樓閣放天開敢■〈才弃〉千古留公醉却有雙泉是我醅何處江門閑老子題詩到此亦忘回

挽任員外父母

何處傷心寫肺肝桂林無樹不秋丹凝之墓木今雖拱原父文章漢亦難萬事天容兒子定平生人打墓碑看百年父母終誰在老子題詩淚不干

施公節枉顧

水華雲石盡溪涯何許柴門到子開笑肯青山甘我共遠携書卷過江來一瓢天與斟風月半榻吾寧惜釣台別去明朝須費眼洞門留取認天台

寄題六江橋

禮樂乾坤已備任江山底處許孤襟六江老眼吾真到惠愛何人此最深欲濟無梁須爾是買田為井亦如今深山惟有區區在得盡裁成萬古心

和呂大仆見寄

一瓢偷枕华山春闲与希夷作后尘老懒自惟甘水石不才何敢废君臣许知天地行藏了肯恼江云奉荅频但恐终南终快捷方式白云他负眼中人

送冯进士之京

踊跃秋江送此舸深山衰老亦容过累朝治化今逾盛海内才名子正多何路可阶须进士有君如此忍渔蓑明年我病扶堪起倘许同赓舜禹歌

送郁先生以国子助教升长史

师道千年一语还要知天下此贤闕偶然天遣工齐瑟何处人还补雪山天地谩言夔乐里治平有例汉廷间白头许更青灯眼不放中庸大学闲

寄宜春张大尹

雪龙野鹿本谁亲万古英豪见略真明府轩车若无势老夫茶果亦忘贫也知傍柳随花伴不作呼牛应马人多少老懷无着莫闭门闲坐几年春

泉上和司马

万古乾坤万古心一泓泻此托孤吟天机在我真鱼鸟逝者如斯自古今羲卦画来元有易朱弦弹絕已无琴镜光且莫轻相照老子惊看白髮深

游定山和韵

乾坤契合有吾山公马来时便一攀老眼不随尘俗乱此心元共白云闲石逢古色看何厌水爱源头坐不还只我相留贫草屋洞云溪月也三间

和再游定山解嘲

杖履频过活水湾我山真果是何山烟霞岂断千岩路天地谁偷万古闲明月高梧无俗照桃花流水有仙寰时人识否公休问此乐予心自孔颜

送昌期御史出守抚州

送老江蓑已钓船抚州还我更诗篇平生知己真承爱老去青山敢自偏一代功名逢圣主百年衣钵愧真传奋飞多少相随意笑恐行藏是此天

久与霜台谓不空皂囊容有补天功更谁一视同仁妙又到朱旛绣斧中风展巨鹏天自阔古存老马意何穷天空目短风帆远分付秋江更几鸿

送江淮陈经历谪官广西宜山

天涯莽莽着行舸得把离觞醉不歌万里瘴烟那此送两京戎幕本谁过斯民福总宜山厚世路堆何灏灏多我有东篱黄菊赠秋风欲采奈愁何

跋文司训赠行卷

万事苍天已作迟一毡白首更何辞为贫在我从谁论饮水惟人只自知白酒醉来元有菊青山老去得无诗百年总与行藏熟人世浮云梦岂痴

资正书院和赵太守韵

麻菽乾坤画不如笑拈化笔古人余龚黄卓鲁真何事稷契皋夔未有书学术有人怜冠準井田无地老横渠倘知万古真文字阁束标题累几胥

读白沙先生诗集

飞云一卷通中来上有封题是石斋喜把炷香焚展读了无一字出安排为经为训
真谁识非谢非陶亦浪猜何处想公堪此句絕无烟火住蓬莱

天然无句是推敲诗到江门品絕高几处风花真有此古来周邵本人豪冥心水月
谁堪会盥手山泉我自抄读到乌啼春在处江山垂老觉神交

海上千峯阁病與傍花随柳意何如老谁静里都无事笑此山中亦著书帝伯皇王
铺叙里乾坤今古笑谈余我看此意终谁领略与人间一破除

才力凡今我与翁百年端许自知公横渠老笔虽终劲周子通书自不同南海巨觥
都水月卧林狂句也溪风酒杯许更何时约烂醉罗浮四百峯

寿夏地官用韵

恐恐人间白日临片松何地肯容侵百年动止供非易一我乾坤备亦深梦里蜉蝣
人白首眼中尘土世兼金无穷会与尼轲共除有青天万古心

接树

白头无语及行藏偃仰乾坤一草堂静里深山真太古农家万事只耕桑麦根雨后
渠通急水日春分树接忙满洞碧桃花自爱岂图人说是仙乡

答巴山王叔毅

几障寒云一我轩白头万事已随缘但知潦倒终丘壑岂有行藏得圣贤画本定谁
无巧匠金丹容别有神仙短筇莫笑千峯里意者巴山肯秘传

赠孤鹤翁仆者咸永安

十日泉头执履行俨然孤鹤一门生酒邊着语心如在竹底贪诗梦欲清自古何谁
君实量几人吾辈鲁斋情古今尧舜人人是况有回仙老树精

孤鹤翁过江阻风还钓霁月溪次韵

白头难了看山緣半日东风又此泉老句天知还有兴山灵吾恐亦垂涎风花肯揽
千人柄蓬岛犹堪几日仙笑倒周黄诗与字醉呼烟艇钓溪邊

送白马僧如景往沂洲

云水沂洲几日舟我看白马亦沂洲人间九万非难到心外丝毫即遠求江领白云
樵洞雨天夸红柿定山秋赠言不若无言好老子狂言活水头

送晏弟乡试

江风吹马舞青衫老桂连根醉欲堪圣世有才皆用此征车无路岂须惭晦翁在古
曾何碍子静时文自不几俗债想知明日了笑将风月与君叅

送张晖使并其子宗还辽阳

六丈琉璃烂漫开扬州风月倦楼台脚根几处谁能到此老何人子更来味若果真
知烂赏眼须无处不堪抬明朝又作辽阳看綠柳红桃画满斋

送施公节（工部施勉仁子也）

老屋溪云病欲深几年长许拜幽寻我虽白鹿烟霞主君总西山父子心薄酒每堪
留几雨朱弦聊许托孤琴别离肯遣他时梦失误桃花古洞浔

齐寿堂

天地殇彭各与之酒杯何更老夫诗乾坤此寿真皇极琴瑟通家是浴沂舞烂万花
春蹲蹲醉归诸老夜欹欹酣熙各枕尧天梦安得人间不许知

送冯养正进士出宰江陵

老眼贤豪许未穷乃将刀水得疲癯挨排我直千年上磨励天还百炼中今古乾坤
犹茂叔扶沟风月也纯公欲知久大无穷业一县经纶四海同

广信娄恠领应天乡荐（恠一斋先生侄莲塘先生子也）

秋榜羣贤起各经哀然吾子得荣登科场夫岂真娄学尺度聊存应世能千里计阶
须劝驾几年俗债了寒灯家庭此外饶谁语向上工夫更几层

送陈孔章会试

万年天地几赓歌机会明良奈此何圣主求才犹梦卜有司拔俊岂蹉跎偶真天挺
无双器更此龙飞第一科老野泥金堪一字江风舞烂破渔蓑

爱石洞老师南山花也北山花之句有千万古潇洒之趣亦效少叅数语

红紫千般遶洞斜溪云花也洞云花山河影里虽殊相太极圈中是一家泉水各溪
都有月青天无处不同霞更须与佛闲分辨识得鸢鱼意便佳

看得乾坤睡是佳与公山簟各铺霞饮干玄酒方高量吟到无诗始作家梦里功名
云过影指间富贵槿开花东溪醉倒西溪醉枕徧秋根老树斜

五十三初度太虚以诗见寿且有见促从仕之意

堂堂吾道且俱亨五十三年已半生天地此几容我病古今真眼爱谁睁山中每见
诸公起天下何无一老耕迂野一时惟觉此敢言时止复时行

运到黄羲已极亨此生今日肯虚生万年期会空谁负老眼乾坤又一睁自枉鷗鷯
能凤翥本无天马代牛耕尽■〈才弃〉花柳前川老笑拄芙蓉杖子行

与谢汝申登定山

振衣千仞果真无老睡溪云病欲孤拄杖偶同登此顶青天何梦到狂夫道谁皇极
千年眼天挂长江万里图欲比泰山吾岂敢醉中聊但小东吴

与谢汝申遊石洞

肩偶横担拄杖斜一头山月一溪霞闲随梦觉人间者未醉天樵洞主家禅自西来
多柏树诗非叅透在梅花夜来堪笑庐陵米又向山翁酒伴夸

与谢汝申饮北山周纪山堂石洞老师在焉

千峯但只许平生方竹纔圆拄杖成礼到村翁纯傍古酒同僧饮亦忘形溪邊鸟共
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安得可人徐与谢暮春来共浴沂情

寄休宁程詹事时先生家居

海鸥何处可相疑归是先生未病时老梦黄山元我共此心白日祇天知云来云去
人间故时止时行静里诗谁许白头情剧地处分江树莫离离

送娄武库赞理白亚乡治水黄河

丈夫天地皆吾事迂野谁呼送别歌病里我真徒白首此中君自有黄河经纶虽许
神功妙疏凿其如水性何肯许司空容及此禹功千丈倘重磨

送俞润夫子锡

敢忆尊翁词组知别来生死本何期岂闻云水闲停处得见风花旧点诗杯酒偶逢
兼喜戚父风真认岂须眉别懷更有无穷在不敢轻添白首悲

和孙地官喜雨

闻语天心即此心汉阴老瓮抱吾霖犁鋬自恤真无暇上帝平生若有临何物灾祥
非我召瓣香天地感谁深微臣虬虱无他谢诗也天峰草阁深

和盛文元答储吏部

真浑天机自几分中兴公已是元勋子瞻谈笑皆成句老杜忧虞亦在君巾幗每遗
非辱我病羸真本不能军可容百尺竿头路二雅周南更许闻

和爱晖员外定山观紫薇花之作

舞烂真红月满池老人谁道不相宜偶同山阁传杯处不记瑶台作梦时周子一圈
天地易尧夫几句牡丹诗诸公也与天机透笑插乌纱各几枝

爱晖地官题孙守御扇偶及贱名用韵奉答

树宿何年拙老生乾坤只语更谁情古今大雅真容笔樽俎元戎岂在兵倒屣片时
何伟观度辽双耳误虚名白头终岂能倾盖了得风花水月盟

孙地官以诗赐会儿且有第三句之说及韦斋扛鼎子之句遂和以自解

青山分付此桑麻笑祇瓿窰欲满车父子箕裘虽笔耒茅茨鸡犬自农家古贤斯道
频扛鼎天饭烟楼但煮沙几杖不知谁北面得容痴遣问桃花

盛文元留活水亭数日将去暑中凉雨为我更留一宿作此

人间客暑卒难收袒裼吾斋可自由行李谁家刚我送草堂凉雨是天留梦随小簟
还铺月诗到青山却领秋肯把天峯真谓好与君终坐水西楼

寄晏运使

病野山眉爱打宽也无湖水也无官不知天竺苍峯月曾照崆峒老道冠骑鹤扬州
真十万啖藿天瓮自寒酸肯知老痒何时脚公冕渔蓑看两般

送任地官叅议福建

图画风云已放看一言那且滥渔竿十年定坐求心易万古相逢屈指难归我舞雩
曾浴后送谁风汉更江千武夷倘进孤舟梦九曲歌声月满滩

冬至和石翁

江蓑寒动钓鱼台陡觉阳随至日回几点梅花新句子一年节酒老山杯回书蓟北

鸿何去同病江南客又来短发无多还乱白不胜怀抱向谁开

何处飞龙捧御床年年朝北拜焚香深山岂有如皋傅圣主真闻过禹汤天地辜容身每病风云灿烂眼俱狂春来满圃参苓在谁谓衰翁授药方

乾坤一枕破茅堂围断溪墙五亩桑人事几番逢令节天心一画是微阳病难拜客门还闭酒为寻梅醉不妨睡起天峰三万里欲将衰朽问苍茫

天风九万未云抟欲向人间问一官病里山林闲处老眼前今古梦中看道纔消长论何节棋又输赢看几盘花鸟无穷春渐到已■〈才弃〉扶醉上吟鞍

滕地官枉顾定山

利名已透更无關那问还山与出山活水偶来同此坐黄花不定爱谁闲忘形本自无宾主画影终该照孔颜向晚欲归言不断天峰月挂乱松间

谢医姚昌裔求

一语裁成漫古今几回天梦欲沉沉疲癯偶拜千年手天地终知一匕心活水我真茅屋老春风人亦杏花深酒杯烂醉姚昌裔不苦深山抱膝吟

和韵

老眼逢春病也佳闭门风雨活溪涯百年俯仰闲无用天道乘除自不差送药客来懷片脑求诗人到问梅花不看饮汝长星在世事朦胧更敢夸

送张伯显贰教长清

为贫千古一官同何更人间管化工夫子几人还木铎杏花明日是春风世无先觉那成我天且南川足见公努力步趋堪不忝也光源委到山翁

承黄地官枉顾公予里人先世徙居南海

敝乡人物果空论南海黄家更有孙老蓋一江能故里风光三日此柴门白沙岭表奚容独朱子徽州欲两存我亦东西南北者不妨风月共乾坤

寄沈提学先生

三年诗到楚江分张棣求诗更奈君老面平生非故冷山歌廊庙本难闻贫交揣尽惟当日老硬消磨亦世纷可得更辞门外客小楼春独盎花熏

风江拈笔便诗还刚满衡山又泰山天地放公千里外烟霞老我一丘间鷗鷺可学鷗鹏大颜子难教禹稷闲欲写相思愁不答梅花折尽钓台湾

契合乾坤各有情云台那与钓台争平生自觉真难信我輩公知不好名水石姓名非我注风云人物是天生移官更近西涯老一月诗筒到几评

雨中承通政张先生过访赐诗用韵奉荅

一雨江帆许卸时溪云五日拜公诗天知留客应难霁马到看山亦缓驰何地斯文堪此会十年今日举吾卮可今分付梅花月留与山中别后思

公留宿天峰草阁数日告别奉赠以诗

青山久不拜车尘忽坐天峰草阁春十载别离浑梦寐一言天地几经纶平生意气

那杯酒明日梅花是故人送上孤舟还又拜满江烟浪欲无津

公既去雨止风顺更有是作

我爱公来连日雨公辞我去下江风谁知若此交游际也有青天客主中诗在梅花还俗否梦随春舫亦西东平生所得尼轲几出处而今亦与同

公去予送至老人港是夜宿于舟中明日言别而仪真之兴尚勃然也更有数语

青山几夜语无休更与孤汀宿浪头一片云山闲草阁满江诗趣此扁舟交游以道夫何强行止随天且自由兴在明朝还不尽许将鞍马过真州

公已舟往仪真予追送之六合道中有作

病眼真州两日船白头东坐马鞍眠平生谁遣山林脚老去天还凤鸟缘梦寐寻常频万里心交三百几同年春江欲采香苹去与共明朝别酒传

予送公仪真不免更别仍赋一诗

不尽溪云兴欲留相携那免又真州先生北去登仙路野老南归上钓舟魏阙肯将丘壑忘交情愈到别离稠可堪二十余年意分付春江一点鸥

明日仪真与公既别以不尽之意更作一诗相赠以解嘲也

吾道行藏亦偶闻斯人能谓不同羣明良此去真同会山野何心不送君彼知我愚那可问山林朝市不须分时人莫讶轻游走我岂瓠瓜系白云

仪真与公别后至西浦桥有怀

东风一酌又离觞欲别无言意更狂西浦此鞭仍我马扬州今夜是公航孤鸿北向心随去江水东来梦与长回首不知人近远几行烟树入淮阳

题梅和韵

舞罢真香草阁风瘦筇水月放天踪有圈太极真成借无画乾坤妙莫穷此外可寻桃李圣眼中谁认古今雄凭君莫说陈庄句已费天机浪语中

题翎毛和韵

古今何此不胚胎分付人间莫浪猜动植飞潜皆我与马龟畴画是谁开生成道总归元化位育天难负老怀认得眼中真一体三才那把别根裁

与相士和韵

茶瓜活水共悠然不问穷通不问年富贵倘来称宰辅清闲极处问神仙我惟一卷山中坐公有千般相外传老眼明朝张主定也将夔许到青天

寄凌秋官时谪官岳州

江花无语问南游偶忆先生在岳州动履几年终去鴈行藏何处是高楼事随天定人难胜道许心知病不休手捻黄花堪寄否秋风渺渺送予愁

除夜和黄子明员外

老醉屠苏今夜酒一杯千古独何思送穷文字真谁是应节梅花略小诗病痛百般羞此夕乾坤万事了何时明年又说明朝是青镜刚添雪几丝

人世经纶元自在山中日子没寻思乾坤病手惟堪酒山野桃符不写诗万事新挑
明日菜一行刚了歷头时严光脚板无人夢知可清风是钓丝

何处江山真孟浪狂拈一语一沈思古今怪事都惟鬼老病悲歌是节诗四海风花
年过日一元天地午初时舜衣欲补深山卧惭愧人间五色丝

和白沙先生封何孝子诗卷之作

一丸点化有神功盘木曾渠透几冬何梦许真言下醒先生刚为此贤封百千病痛
三年艾九万扶摇一日风感叹不胜还捧读焚香几日拜天峰

孤鹤翁过访出韵命诗以其涵监险也易以函槭二韵余喜东坡不为险韵所拘遂
并前韵通一赋之世有苏子瞻者见之当复以为何如哉

天地何来此放谈溪云水月共涵涵老懷太极一圈子醉影池亭两破衫有梦圣贤
随即到无州山水未愁监明朝相忆公何去几点梅花个石岩

万古穷通付一谈人间糟粕几千函酒杯何处堪明月草阁天峰坐白衫古瑟不知
还此调孤鸿且托寄谁槭明年可到公寻处老子黄山四百岩

往年寄无锡秦方伯有定山泉亦龙山好却爱香茶两寺僧之句因与慈溪孤鹤翁
诵之不胜有懷更作一诗奉寄非敢望其见和前作也

公在龙山我定山寻僧两寺一般闲短筇怪石苍峰顶清思香茶活水间自古山林
该有此人間富贵是何關三年记得诗曾去不见梅花一句还

田戶侯病愈求诗以谢何医余诺之既去田致何语无作讥语康节谓自从删后更
无诗诗何道哉乃为我輩所壞如此真可疑也然余之不能取信于人于此亦可考矣遂
作拙诗一章以致愧一以谢何

乾坤已错浪诗名此道寥寥更许评医国且堪疑诽水定山真足考平生匕中一念
仓公术删后千年大雅情从此无言真的当老夫分付与斋铭

答王提学先生（曾蒙荐剡）

行藏天地尽无疑分付明良各有时白首本谁堪此念不才真是累相知都俞朝庙
元无我放宕溪云尚有诗把酒隔江无限意苍峰晴雪正离离

和提学王先生吊梅花宛陵

秋风无庙荐芳馨只有空山一破亭造物屡憎惟疫鬼精魂可化亦诗星曲中颍水
千年綠门下眉山一点青大雅无言堪老我白头何处仰孤駟

和王提学先生雪后游玉山

乾坤何处且诗名三十六峯刚雪晴病野我谁堪鹿驾此山天本做仙城人徒瑶草
拈相謔公有儒丹自养成石室肯容分半榻静焚香坐了心兵

和王提学先生游茅山

华阳今古未堪裁我亦曾携拄杖来禹贡无穷姬孔路仙家此地老君台江山各做
人间梦天地同分太极貽问讯茅盈无恙否洞门痴倚碧桃猜

用韵答提学沈先生

各人光霁各人分岂有濂溪不是君一派此传真日妙百年吾道本该闻有圈自古
含无极一静人间息万纷肯许香风同碧洞白头终岁嚼兰熏

古今何处得留情腐鼠鹪鹩岂浪争世事不醒惟鼾睡人间可恶最虚名朱弦弃我
千年绝白发愁谁一夜生笑把此身从万古与公他日细推评

早出樵云暮则还山人行止亦青山谁知俯仰无穷意不在风花一点间此处岂真
忘帝力故人当不笑吾闲相思可许溪云月更在梅花活水湾

承刘祠部先生枉顾定山作此诗谢之

青天许我破柴门十里花围一个村何处风光随老脚也将醉枕问松根病夫聊且
寻吾乐忠愍真还到此孙但苦白云留未切贫家惭愧浊醪尊

送刘祠部子回江西乡试（忠愍先生孙）

放浪云山一此裘岂胜眉宇阁清秋屏山气格今犹在忠愍青天觉已收科目果谁
开具眼古今如彼放登楼何当与子飞云顶濯足沧江万古流

赠廖司训

孔尼极处无今古道眼人间更与能但尽此途论木铎不知影子亦庐陵置邮早暮
浑千传吾道乾坤却几灯放断小桥飞步意不胜明日为君登（庐陵为孙先生也）

赏臧有原西窓牡丹和韵

何处寻春得老迟江南还有牡丹期可知邵子曾吟后也到而今坐看时无极分明
容我眼太湖倾倒放公卮人间且问花真妙千古能言更几诗

留别静学

老脚江南本谬悠求田问舍亦何谋相逢横玉千年主岂但平湖两月舟月到风来
寻邵子水承山管送湖州凭谁万古溪云阁断好移来傍白鸥

讷斋为林大叅题

回轲此道本无殊一辩千年更一愚果欲照依真样子也须斟酌此吾庐挨排今古
非轻事语默乾坤有圣枢老我只将时字看欲题山阁问何如

天全亭为秦方伯作

天人此着岂空私可向龙山浪一诗肝肺自家真许照古今何感不容知百年鼎鼎
成今日造化憨憨说小儿论到山亭仍及此莫从将圣得痴疑

留别王湖州

老脚江南不厌频百年真扰梦中身停云欲往知何处倾盖相逢亦此人众妙已穷
苏子论有余还共小坡春留诗只在湖东水明月相思意更真

留别湖州沈秀才

南浔西雪此湖滨十日扁舟未肯嗔病里老狂随处谬意中吾子十分真尽堪酒滥
吴歌月不放花随我辈春那得污尊亭上坐等闲长记浴沂人

寄臧静学

老分偷闲活水边东风忽泛过江船主人高兴杯倾海风汉狂歌月满天横玉不留
行客债金沙长记茗瓿泉虚名潦倒湖州路愧尽云卿卖屨年

送陈掌教

官到瓜期鬓已皤好随诸少问釜坡一犀水怪燃初尽白日青天照已多胡丈悟来
当易退冯唐老去欲如何苏庠但问蓬莱地公有仙风道骨么

寄黄州刘太守同年

天地长留万古缘百年老脚是山川东坡自古黄州地太守而今赤壁船万事倘来
真大梦人间了处是浮烟相思岂浪无诗和草阁西风月正圆

和罗黄门先生梅花

东风春管尽江城除有梅花更没清何物阴阳漫邵子俨然清苦画延平絶真妙处
无诗夜最好看时是雪晴老我相期无限意一溪寒月半窗明

雨宿罗汉寺和荅乡员外

万壑无杯滥一庄白云随可借飞觞行藏梦有平生路回禹家无各自墙局促辕驹
终日短扶摇鹏背此天长好知黄石山中伴毕又乾坤一子房

天地那容也谬庄白头还醉我公觞溪声梦醒偏随枕山色楼高不得墙定性无书
天我泯风云有趣古今长可知漏泄西林意诗满寒衾月一房

天峰阁堆石山成

周翁堆石巧于画我遣会儿聊拙焉自笑偶来扶病处岂知重见结绳前溪泉漫引
间流转野树移栽老屈拳莫道野夫惟爱此深山面目本枯偏

定山甘雨弥日悬想松厓诸田亦皆沾足秋成碗中饭矣明日桑柘影中斜阳社酒
松厓与我倾倒令叔酒中名仙亦不得高坐无分也书以志喜録上一笑

江畴四顾总如焚一夜甘霖遂解纷活水我犹堪饱饭松厓天况与斯文■〈鼓上
冬下〉■〈鼓上冬下〉社鼓堪酬雨攘攘秋田办割云酒米许同三百斛也招令叔共
醺醺

闻县中祈雨连日未有得而密云北来定山已如注矣明日县侯谢雨■〈日上永
下〉无籍之人天地久不收官县官不当顾盼蒙此佳贶盖出望外遂用前韵聊以志喜

何处心香与帝焚人间祈祷亦纷纷苍天自管仁民意下土谁为谢雨文春每不干
花县树帽真狂戴定山云催租不有芦塘犊谁雨谁晴只醉醺

寄任生之叅议用送行韵

秋爽曾携坐马看是为垂绂是垂竿留连万古知非浅老病深山见颇难鸿在雪泥
留指爪天来草阁了阑干行藏断定公知我潦倒终焉七里滩

醉把浮云笑笑看黄紬被里日三竿孩心未觉相非是狂药宁知痛饮难民物自公
真可拜乾坤何我不相干古今认得真相契不到无诗寄钓滩

许将南北欲成看空有人间百尺竿但恐独行寒影乱不知进步白头难匆匆描画何劳顾了了浮华漫不干问法沙门真护否小亭痴坐月溪滩

忽忽那言信眼看巨鳌元不论长竿昔贤枉说屠龙易此日真闻出手难洛下小车知邵子国清饶舌笑丰干相思敢只无多话月在千峰水在滩

施公节枉顾定山诗以赠之

尧夫窝里正生涯何处能来客更佳九曲天机真活水两人意思在梅花伯休偶自同云谷仲默那知又蔡家千古相留真委息本无文字向人夷

寄东昌谢通府

贤声川涌到柴檐本分人间可浪嫌别驾一官方此去东昌老菜至今甜斯文天下真同与圣学阶梯未舍廉万古北窗闲醉处得无安稳睡陶潜

种唐球子树于天峰阁前周景和加灤栝马诗以赠之

弄得唐球绿树柯画虽马夏亦难过天峰往日三分看风景而今十倍多何处鸢鱼还此妙自家意思奈公何病夫不是文章手惭愧当年郭橐驼

送施工部出守岳州

醉眼茫茫信欲看百年契合古人难谁知老病扶犁手也得先生共肺肝聚散有天抬皂盖行藏无地了渔竿岳阳楼好湖天阔倘许相思一倚阑

赠丁侍御印马还京和吕少卿

一马能教问豸冠两淮要使见祥鸾休言袞职真能补只此吾民亦自安天上使星还此老人间廷诤是何官归台若画龙驹进一卷饥民一卷寒

寿马氏母为其壻金户侯作（松厓求）

青山劳马问风骚且与溪花放酒瓢旧业此谁夸蔡琰贵人吾敢论韦皋天乎贤孝真佳壻诗也幽闲亦寿桃此意松厓吾敢拜古今开眼不须高

广信二周生枉顾定山赠之诗

千里敲门到白云山深地远亦劳君百年此学真谁问二子人间自不羣道岂寻常何敢负我将六十且无闻斯文但嘱丁通府又许西江一派分

用韵寄黄提学先生

白云反手亦青云不把荷衣又盖君万物且知皆可与斯人能谓不同羣一丝九鼎难偏重伊傅皋夔也共闻稽首故人知我意山林朝市不须分

寄沈方伯

意到为云亦颇浓更谁东野化为龙一言此老平生外千古诗人五字中京国交深贤故旧太湖天结主人翁斯文岂止论韩孟安得无诗七十峰

用韵寄黄提学

秋老青山色更浓年年此地问元龙狂搔短发孤鸿外病卧高楼细雨中诗寄故人如见面年过五十敢称翁何时许作西岩会一日一壶倾一峰（定山西岩奇特甚）

欧阳侍御乃尊挽

是子人间有是翁乌台不减钓台风朝廷但说今程灏此老谁知又大中尘梦本无
生死隔贤豪长见古今同可堪短世伤心泪送与斜阳没断鸿

答嘉上人

方曲往年聊障面曾无一语到平生偶承和尚垂慈念也及山翁贱姓名梦醒梅花
凭草阁诗来星斗动江城老知诗句多随口不敢吟坛滥结盟

老子平生何所有半轩蜗壳一乾坤病躯岂敢求他顾老马聊知得自存屋后居山
那计破溪当濯足不言浑高僧果许频来往落尽岩花自扫门

定山和老痴韵

斯文无地与狂澜到处浮屠到处山世有异端终自惑道无孟子托谁闲风光冉冉
聊随伴今古寥寥只腴颜安得从人南海上太虚归后便东还

江上偶作

萧萧草阁管江烟已分从今到老年明月可人垂钓坐北窗随我枕书眠东坡老子
门冬酒康节先生击壤篇到此无荣亦无辱老怀何以不翛然

白云为吾掌教作

白云红树拥江皋展转衢山望已劳归计可无怜此老虚名终是累吾曹亲知孔孟
真难遇始信巢由不是高明月满天真自好老夫今亦买鱼舸

答李西涯

十年风雨别长安笑把无穷作梦看纵许浮云终日定谁知去缚此心难苹花采采
江空远湘水茫茫道路艰读罢离骚风偶急钓船吹上子陵滩

送南海范规

每见江门说范云花山日日遶吟魂小童忽报来何客野鹤昂然立我门口中公甫
诗无数手里芙蓉杖一根一语未终还别去月明人自白沙村

送庐陵陈先生

十年衣钵笑人狂何许书来问异乡世路谁知今夜雨师生相见此茅堂圣门自古
真传妙吾道中天白日光万里巴丘离别梦定先舟楫到门墙

张户部彦质过访有作和之

敢将知己定平生二十年来几合并一骥天涯还万里两人今夜自三更病夫江上
渔樵计孝子人间父母情把酒长歌无限意闭门风雪满江城

和李白凤凰台

千载荒台凤不游青天江水各东流九疑有地埋虞舜四海何人识孔丘岁月劳劳
悲白髮古今滚滚换沧洲凭谁放起登临眼分付诸公莫浪愁

陈九畴过访

正作希夷睡一斋梦中有客打门开谁知陋巷穷居处也有闲人为我来吾子少年

希圣解老夫白首钓鱼台卧林一语真肝肺莫遣他时误不才

别徐光岳宿静海寺

展转松床睡未安可人何处此灯残江湖到底身堪老风雨今宵夜只寒天地行藏
知我少师生恩义似君难欲知孤馆勤拳否会把僧房此夜看

寄蜀中徐山甫

秋江一去渺难寻白发渔舟坐满簪天下鸬鹚浑此世山中龙马老何心圣贤自古
嗟谁过此老而今见亦深江北鄙夫真可笑也凭尧舜学山林

送新友弓大方会试用大司寇张老先生韵

数峯酣枕华山窓世事乾坤已乞降到我白云麻屨几共君玄碧酒杯双贤人道本
芸香阁渔者天须白鹭江消息杏花春万里殿元明日在吾邦

无逸子

驱驰百圣无遗力此老平生亦健哉上古羲图今独玩壮年周梦老还来百千万古
天流转三十六宫春荡开肯信定山痴老子兀如泥塑坐高斋

万古能教白发新圣贤何限此中频心斋自得颜真乐恭己何为舜亦人动荡风雷
还日月閑藏天地却星辰莫言此意谁知否输与江门老病身

生挽史孟哲

儵哉殇子真千岁遐矣彭篴只顷时太始未生吾有我乾坤却尽子无谁达随蝼蚁
乌鸢食谬许鸡螭蛻伏知识得邵家元会了也谁呼酒为天痴

和老痴

乾坤从子聊相问看到梅花也妙哉此数却从何处起老夫亲见伏羲来有言已便
妨谈道无物何由更惹埃独有痴翁知我意闲随残雪共西斋

与懷玉三宿官舍和韵

谁见霜威不可涯麻衣也许就宾阶公如司马今还有我岂尧夫也一来明月梅花
三夜坐小窓书卷两人开或行或止皆吾道说与傍人莫浪猜

懷玉送至龙江舟中而别用韵

三夜摊书共烛花先生高兴尚难拏还骑乌府青骢马来送龙江老钓槎水鸟野懷
虽决去云龙深望本无涯何人更有相思梦不到长安御史家（白沙答叔亨御史有此
语余借答玉亦有为也）

吊易羽士姜守一

一鹤西来瘦有余每将生死问何如几回见我扶还拜两月来书病不除枕上希夷
千古梦手中庄子十年书人间若果神仙有愿候新江旧草庐

白云丹室坐霏微生计那知与夢非镜里白头谁再黑人间病鹤本难肥题诗岩好
书频到止宿寮成愿却违世道交情终一痛秋山老泪许谁挥

皇都盛觉

一个长蓑挂木瓢山人也许看天朝希夷在古虽辞宋巢父而今却拜尧此日圣君
贤相出京师十雨五风调明朝得见朝廷治归去山中睡益牢

林泉诗卷

谁能一日忘天下高枕青山白髮深凤鸟河图终此梦白云流水亦何心明良契合
从天地孔孟行藏自古今俯仰百年供抱膝不须闲起卧龙吟

唐庄别业

买断乾坤万顷烟土床明月枕书眠天分皇极三千运我领烟霞一百年流水空山
围草屋小车白帽戴青天也应悟得程夫子尧舜浮云过眼前

挽容彦昭

墓中谁打彦昭碑（一之来送彦昭墓志彦昭所作）老泪西风可尽垂敢向青天
呼此友不知白发长何谁（彦昭寿止四十）九京夜路书难到万里江门我自迟（予
尝欲诣江门会白沙彦昭宿约也）多少交情言不尽长江留写哭君诗

寄白沙

一夜风雷喧海角先生方枕曲肱眠蜉蛄大树人徒撼太华中峰自不偏岂有酖人
如叔子莫将朋党论伊川庐山絶顶真无有请看公来屋数椽（先生去岁除夕有曰明
年此夕公何处好在庐山最上层故促其来也）

东圃为胥江范能用乃翁作

不堕人间醉梦中此身谁道是悬空何人敢唾胥江水白首今看范老翁人物古今
还几个风光天地本无穷我诗莫道无差别羸螺螟蛉旧本同

答周天庆用韵

梦中换骨紫阳巔又是人间五百年江北人无今孔子句容君是大茅仙武夷白首
扶筇坐太华青天枕石眠傍柳随花通几日可忘携手过前川

蜀山草堂为沈月作东坡旧堂址也元为独山东坡去犬为蜀今从之

谁许人龙万古真草堂还作一番新东坡老黯真何物太白如来又后身自古山虽
曾有犬后来秦亦岂无人公墩我屋休相较沧海看飞白日尘

丁大尹枉顾定山夜话

何许书来识姓名游心楼上白沙城平生自信陈夫子此日真逢尹彦明病眼一灯
三鼓坐斯文四海几人情与君多少难言话一夜千茎白髮生

休宁汪进士枉顾定山有诗和之

留君五日溪云坐共看溪云且莫归诗思两人秋澹澹老懷连夜雨霏霏菊还恋节
移盆瘦蟹略经霜送酒肥倘肯重来须记取桃花流水是柴扉

送张司寇老先生

剑气谁消魍魎疑逢人不恨十年迟名从天下儿童识清有江门处士知烟水钓徒
应我是朝廷元老舍公谁奋飞无限相随意祇是云霄病翼垂

修县志新江书院作

老子颓然病一斋今年谁遣著书来史官天上无名姓县志山中作总裁大笔总烦
诸彦俊白头高坐老迂才逢人莫讶书成否万古羣经万古埃

寿素庵母

未信扶輿自有身三年此日报谁频肯无天下寻常计何止人间八十亲朝■〈
々困〉南山惟此母陈婴虞舜岂他人题诗许刻堂前石萱草花开十万春

一苇为兰雪翁作

如此江山如此翁一瓢无始亦无终偶忘南北东西处自泊清虚一大中老鹤梦回
惊白日片帆天阔挂光风我家亦住逍遥国万里虚舟月满蓬

沧江吏隱

巢许伊周无彼此江湖何处不堪居人虽世网埋头处天在先生放酒余蕉鹿岂知
身亦梦濠梁吾恐子皆鱼眼前识得无穷趣一点浮云只太虚

挽吕处士

老看身世等浮沤还与乾坤造化游海岱白云聊自晚鲁山明月为谁秋百年先友
空碑记一代高人只土丘索莫新庄何限恨开门红叶满书楼

与太虚觉天二禅僧

觉公仪度人谁识升也玄微我似知石上相逢松寺晚天涯留别草亭诗青山作伴
谁当主白首同心想未迟我有冠巾俱在此鲁齐何恨不同时

霜崖洞天追和罗一峰

万古金牛老洞仙白头黄鹤此青天羲皇风月闲吟里周易乾坤未画前古石大书
南岳叙虚崖横阁武夷船可堪一洒千秋泪山自空青水自湲

白沙先生至定山和韵

湖西不了曹溪约江北扁舟未肯闲多谢先生真好梦（白沙诗云莫言但是梦好
梦亦云慳）果然此会不人间（白沙诗云何时到江北此会非人间）紫金丹好神仙
过太极丸空日月还但得晦翁同老此定山须作武夷山

病眼

天瞋白眼陈叅政我辈山中白眼谁世事相乘难两得先生内照恐无亏残书汉楚
灯前垒草阁江山雾里诗一点明通终可藉濂溪夫子是神医

病眼今年病欲枯山中长弄药葫芦谁为龙脑空青主我自丘明子夏徒世事岂须
求黑白人间到处只模糊故人莫怪程文炳不遣医方到老夫

寄吴宪之侍御

玉节留诗老树滩可能还忆钓鱼竿相看云水无三舍不寄梅花又两寒醉枕柳根
容我睡谏书天下为公看相思欲采芙蓉寄只恐江深水冷难

老眼桥湖见使旌东风吹满过江城人随一路山花舞春共前年御史行此老自堪

邦国俊二吴元与潮江清腐儒不管人间事饱食能无愧太平

驄马朝天为戴元吉侍御作

行色秋江万里深山中频送马蹄音谏行言听真谁事主圣臣良是我心肯许巢由
甘自老本知尧禹在于今相逢莫怪题诗懒两月头风痛不禁

落叶秋霜送马寒题诗迂蹇竟谁干圣朝海内长无虑野老山中睡亦安御史祇今
为寄重谏垣从古尽言难明朝或有垂衣论愿与山中拭目看

寿陈天益乃翁

输赢不作人间梦老气平生亦颇豪醉里江山凭酒賸眼前金紫付儿曹闲随白日
渔舟过老放青天拄杖高我亦何时同草屋飞来峰顶看江涛

送刘叅政之陕西

河山万里陕西东此地曾分与召公圣世祇今须此老天心自古托疲癯太平经济
俱分付异代人才自不穷笑我生逢尧与舜却将衰病作渔翁

和蒋侍御中秋赏月诗

广寒何处渺层霄翘首无言思转寥仙兔有情怜老病桂花无艷托谁娇天心自古
圆还缺世事随潮长复消欲把霓裳听一曲人间天上不胜遥

挽

苍天水月许孤襟不遣青山白发深障曲几年犹我眼折衡千古更谁心浮云世事
愁难昨流水长江哭至今欲拟招魂歌竟短夕阳秋树冷空岑

梅溪草亭为新昌胡处士赋东川舅也

梦中天姥鳌峰几不到梅溪小小园徐氏外甥今偶见舅家风槩颇能言万峰明月
长三椽十里梅花可一轩老我渔舟他日路不知可许进桃源

登定山和光岳

万事人间偶唤醒数椽我屋傍秋藤醉眠老石三千丈知在青天第几层望外虚名
何我敢眼前门户是君撑十年面壁收心坐祇好平生去一矜

我山只有我乾坤光岳今看乃谓尊何更泰山何更华是谁祖父是谁孙源深岂觉
人难到溪晚聊知月可扪几处只堪狂老子年年牛背舞斜曛

闲叟为梅溪胡处士赋和光岳

圣主狂奴自古容溪山此意便无穷谁知宇宙千年病我与先生一样风越水以东
惟剡曲子陵而下几渔翁闲忙莫问今谁是时止时行道只同

送郭子升同年和韵

姓名久接青云后江海相逢白发前梦里浮云那自定眼中龙马竟谁鲜五千书卷
吾甘老三百英豪子最贤万里江西临别酒一杯何日更同年

寄奉宗伯一夔谢先生

南京分手各西东一纸书来十载中皂蓋与君凭圣主青山老我任苍穹乾坤万事

人难定朋友交情道与同独坐五湖无一语满滩明月伴渔翁

雪晴

老脚长河已断冰忻然檐日偶东升阳和果得真相爱残雪支吾自不能眼底梅花俱笑笑马头山气各腾腾明朝便有扶筇计何处西华第一层

养思堂

肝肺君恩已四方此身天地可容忘百年存没真吾事万古纲常只此堂涕泪总深收岂易斑衣未破舞须长可知本分无穷意大舜曾参孝子常

为南海何孝子作

谁将罔极报能深万里寻诗到卧林沧海白头虽此老人间孝子是何心道须在我光前后人有何言赖古今安得古人参与舜每凭天地共吾襟

文太仆之京过定山言别诗以赠之

下马相辞坐钓蓑君恩极口又鸾坡苍天臣子吾谁者白首溪床病独何自古行藏虽有道太平田野岂无歌高才总万区区辈简拔如公更可多

一笑曾蒙旧雨知相留今果得吾师平生邵学心徒切老去凡庸拜悔迟灯火定山聊我榻草鞋天目更何时白头但恐还相弃写在溪云赠别诗

与孤鹤翁夜坐活水草亭

溪云把手共幽清酒醒香茶罢复倾可了百千余柄话岂朦三十五年情月明草阁看横榻风在江楼送打更却忆白头王处士几时同此共鸥盟

南山为滁阳傅翁作

云水芒鞋不放劳半床秋占子绵袍肯谁眼孔无穷在见此人间一个高西华有人徒费卖北征无句敢言豪可知万古苍峰顶更有青天属我曹

周礼过江为余作假山成谢之诗

秋山老痒欲谁搔又为西崖过晚潮活水源头容点缀天峰阁下见岩龔道心我岂朱元晦画意公如盛子昭会把乾坤拳一石不将真假到山樵

焚黄卷

风灯何自许堪怜容有人间万古缘昼夜死生真此梦乾坤竹帛果谁贤百年尽了观贞意两诰初收断髮天老坐枯松扳哭尽留诗吾独愧三迁

九日同吴献臣登定山高

登高不把病中休笑插黄花各满头醉倒酒杯还不放也知明府亦风流斯文几处能今日山寺他年说此游但恨老衰诗力减絶无一句似罗浮（时献臣出示白沙先生诗集）

送衡州龐检校之官袁州都事

浪荡分宜眼又开题诗何许是蓬莱石鍾苏李虽天与南岳朱张已袖来天马有空须放轡梗楠无地莫悲材老狂也直无凭据吟烂沙头月一台

方景瞻还南城借松厓韵

四海无家更说家且将行止问江霞知君脚力尝应遍老我头风痛愈加万事到头终外物孤舟何处不天涯故园到日重阳近莫向尊前负菊花

送高大用进士放回

礼记余姚世絶高君还礼记冠余姚才名不忝真如此鴈塔谁能久寂寥天地圣恩吾不死皋夔相业子应豪明良正此赓歌日莫向青山滥浊醪

送王提学之大理寺丞

黄纸东来命亦新恩光流动满秋旻万年天地真逢主一代明良实有人何处斯文能此际谁家桃李似公春白头莫道终忘世夜夜山中梦紫宸

荐剡羣公一尺中也劳牍尾着渔翁淹留岁月真非错老病山林自合穷自古冠谁无贡禹近来香只为南丰别离欲写无穷意都在青天几断鸿

献臣明府枉顾定山去年自岭海至今年自京师至此意此情何可当也于其别去诗以送之

岭海来过不作难一年一度问渔竿黄花病里虽真爱朽木山中岂足看今古短檠闲对酒江山晴雪此凭阑殷勤欲了相酬意折尽梅花赠马鞍

兼美堂为刘祠部作

人间报答可虚徐大扁高堂意有余今古书香谁父子乾坤盛事几熊鱼百年恩宠虽无比三代忠良更可书此境倘能真了了天高海阔仲尼居

书哭亲十咏卷后

罔极深恩本昊天此心为报亦何缘胆肝欲尽无涯吐精卫那知不可填何地拄涂无大记向来歌哭且伊川倘看割割昌黎说稻锦人间更孰贤

徽州方纯吉枉顾定山有诗和之

溪云真愧此衫长老去山中百事荒贫叟畧无他敬客山中惟有一焚香诗人本自方干后贤者还生仲晦乡明日碧梧陪坐处便将留凤扁茅堂

寿章太守乃翁

人间万事果苍天既与褒恩又与年自比籛铿无别语老知茂叔本谁贤民心冬日黄堂里杖屨春风白髮前此寿此封那止此千年东海一神仙

寄元敬性夫

性夫论别与诗辞元敬山中亦寄诗病老虚名何足齿二公高谊可从知经书在古真糟粕义理人间自茧丝拨尽寒炉煨栗火不胜相忆弄残卮

兹节堂为方节妇作

人间节妇共称贤一死当时肯自怜此念无穷真白日遗孤何累不苍天门衰祚薄家残后海阔江深昼哭前万古纲常聊自许不知旌表减何年（节妇不肯以减年而得旌表）

答番阳丘太守

桃花池上果谁栽公有桃花遶屋开官是往年还俗做仙从何处脱胎来风花老去
何书卷烟水闲来祇钓台莫怪寄书狂不答本无言说更谁猜

南海梁宗烈枉顾定山有诗和之

何处芒鞋步欲穿几钱还上过江船戴将笠影江门上来照溪云活水遶古气看来
元自别新诗拈出尽堪传青山可到南川外更结斯人万古缘

穹苍万事岂难知闲与溪云一笑之圣世我惭非稷契华山天卖与希夷尊尧有颂
真容拜注易无言每过颐活水遶家都是酒客来闲共两三卮

答志学员外

短札新诗每寄将庙堂何意也茅堂虽看此老深相爱自觉樵夫不敢当流水行云
无固必青山粉署有行藏山篱莫叹无缘到细雨年年老菊香

送介卿主事

一岁柴门为几开老将何处答高懷每寻竹底泉声坐不喝松间道子来岁月堂堂
吾病叟乾坤的的子清才英年如此人如此万古他时肯易猜（末作李卿滕子如相问
篱底黄花只旧栽蓋兼简滕李二公以公为二公之代某不敢忘情于旧知也）

送冒地官出守武昌

未把乾坤了鬢苍十年京国漫为郎帝将赤子求贤牧天派先生在武昌万古不磨
真俊杰吏中可爱独循良定知明日湖湘路人快青天覩鳳凰

浴香泉和韵

涌涌真源混一方孰知根底自阴阳间纔握髮知非旦老却铭盘欲愧汤千古吾身
谁疥癬一杯此水漫硫黄月明浴罢归来晚春已氤氲盎八荒

流出青天月此方一泓滚滚一春阳人传苏子门冬酒天作江门附子汤投足岂能
忘浣濯置身端未判玄黄也知地胜因人胜井渫何论到寺荒

敷山书院

千年糟粕几儿童灯火山堂夜夜红世道不知文字下心传岂在蠹鱼中难嗟此学
全无术肯没人间寸补功我问敷山今主者谁家庭草自春风

寄姜惟贞太守

钓竿乘老问东风千里鸥波更向东闲笑龟蒙曾似我便虽张翰不如公江声海色
留孤艇月影湖光弄两翁却忆西涯今学士廿年无信托归鸿

答主敬少叅

风汉痴人果是痴人间此谜岂无疑梦中说梦元非梦诗外求诗自一诗周茂叔圈
无极后邵尧夫弄一丸时白头岂有圆融妙深谢西邕少伯知

雪中和允崇

梅花香影正匆匆下马劳君活水东雪片不愁如席大主人惟怕酒杯空兴非安道

真能尽诗岂微之所得工今此可堪成故事太丘翁又定山翁

我有何能敢屈尊也劳云水下柴门溪亭此乐虽堪赏薄酒山瓶也自温雪月满前都若此乾坤今果欲何言无端点尽天几妙千古诗家一字恩

除阳残日在归骖更莽天峰问结庵吾子溪山元有味老夫天地只迂谈寻常有酒君须尽如此无诗雪亦惭眼底梅花更何处不寻山店过溪南

溪山何必画羸骖活水痴人不出庵雪月风花闲自弄阴阳奇耦共谁谈无言自得玄天妙有画还成卖兔惭到此北溪终可语得朋真是在东南

连阴不出果无骖只也蒙头破草庵独把一杯看雪坐便知终日与天谈拥残败絮贫忘累和每无诗老不惭笑我不留门户在龟山立处是河南

雪中和赵地官

六出人间管去留自须寻乐不须愁许谁太极圈中妙不向梅花雪里求到处江山真乐土此身天地只虚舟也知清透诗家被富贵都忘说梦州

人间万事是天留元本无愁可浪愁闭户总非颜氏懒执鞭真岂仲尼求对局两陈敲冻子归蓑一■〈日上永下〉卧渔舟明朝有兴还堪至莫问青州与赵州（青州酒赵州茶也两陈以德允崇也）

尊酒真劳半日留风花开眼欲谁愁人逢此雪谁能厌诗到今朝岂用求君总观梅如玩易我归骑马似乘舟年丰敢自山中拜直北遥看是帝州

答允崇

江山随处便堪留何物公眉肯上愁天地此杯那可失古今同气自相求晚峰残雪诗都画暖日晴江客有舟开卷英风高格在二公元不数苏州（允崇欲待雪渡江）

霸桥驴子是谁骖不信诗成活水庵人有伏羲还我否天将坤卦与公谈一几未泄梅先露万里交辉月不惭天地断分南与北如何看北自成南

东坡雪诗善用险韵王介甫赵昌谷诸老和之皆以为不可及余因其言遂戏和之万物乾坤都自在莫将诗律鬪精严一阴有片皆成六天味无穷不在盐贫老但惟偃拙火北风徒自撼茅檐新晴又与新诗约忽露西山十二尖

人间道眼留真妙雪令相看一果严万里江山无色界一团天地水晶盐梅花野店藏诗句羸马西山阁帽檐往日独思朱仲晦朗吟飞下祝融尖

四时佳兴皆堪出白帽光风映小车万古乾坤留卦画一年消息到梅花门墙峻地伊川学雪月高天邵子家开眼天机无不是有人诗句只鱼义

读书懒对西窗坐糟粕回看亦五车自古无言知本静人间有眼识空花天非个者难言妙诗笑东坡也作家几夜懒头渔艇子腾腾睡倒月溪义

和石洞僧

花樣还真有别传一花开更一花鲜大音本只无声妙老局能谁一着先到处痴人堪说梦人间痼子最能言年来人我都忘却不管谁为后与前

何处圆融是的传本无奄处本无鲜我生太极纔分后谁见乾坤未辟先果老晦翁
元不偶定山石洞岂徒言鸞峰百尺竿头上又舞溪云大雪前

定山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五

（明）庄■〈日上永下〉 撰

○七言律诗

送廷贲通政侍亲

何处盐山此故林青天开眼白云深有君理固难言去无母臣谁得至今一代明良
终我念百年忠孝是公心显扬要识乾坤妙万古皋夔万古参

与李敬熙

细月肩輿病坐迟相逢连夜几相思欲将老眼号天泪痛洒秋江教子诗（秋江敬
熙号敬熙有诗教其子）蛮貊虎狼尼父叹中华男子邵雍痴喜音日望檐前报先有山
家冻鹊知

多承携拜令翁前一尺长眉八十年忽忆老亲埋土壤可胜血泪涨青天百年欲死
成吾恨千古何心累子贤每望聪明长不及此懷还莫老夫偏

千言万语在溪桥逆耳深知老舌饶自觉此天无半寸欲将何处动分毫纲常父子
谁甘灭斧钺春秋敢自逃以我旧从亲党后得忘天地几长号

五世堂前忍泪过谁知微泣变滂沱伤心万古明朝缓揩眼三纲半月多纵不寻常
吾辈改其如天性自家何若将他日寻慈孝遗臭流芳耿不磨

伤心泣涕否还真只把譊譊沥胆频鹰隼鸾皇都在我曾参大舜亦何人但知天下
难为子岂有人间不是亲倘肯幡然慈赦后拜公千拜拜苍旻

子道谁卑父道尊可将定位问乾坤人言莫谓何须恤天鉴还知略未昏千古是非
良自我人间祸福恐无门老泉明论公曾读但识雷霆亦理存

百拜焚香不隔帘青天只尺罩茅檐老亲念苦慈还在圣主恩宽律颇严得罪举凡
皆可祷揲著除此欲何占千茎老发垂添白几夜因君白更添

强通致仕

草阁传诗还再拜一江其奈老懷何先生此去真休早贱子平生是病多天地幸逢
今圣主江山谁肯恋渔蓑老臣要尽深山睡莫忘明良万古歌

题马秋官谪判庐州卷

朝跻廊庙暮山州南国衣冠得壮游郡郭荒寒虽此谪天王明圣是臣尤焚香有阁
终朝闭失马无心万事休岂有赐环今尚早乾坤何处不天留

庐墓卷为惟则轩赋

庐墓圣贤中道否而今庐墓却称公百年自尽亲丧里万事还堪义起中此论宰予

言果谬当年子贡意何穷平生大记成虚读敢向人前说异同

双挽卷为李都宪题

一与江亭坐月高浣灵风气荡吾曹江山不管论何自天地安能见此豪磊磊教终
程与开堂堂天果稷还皋千年留得传家在不但天恩老豸袍

一乐堂为何都宪作

往年重庆拜诗迟一乐而今更许诗厚积何人真自管皇天老眼更谁欺平生读易
羲亲见终日焚香邵亦知俯仰不须呼孟子本无愧怍是吾师

吴宗道医已入神品张旭草书宜僚弄丸非诞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又在宗道诗
以谢之

医国堂堂到几豪向人说梦本徒劳名家大手公真妙此日天峰眼更高草圣百年
元醉旭弄丸千古只宜僚老懷天下都无恙愿与人人拜圣尧

六合别俞邦诚

孤舟一雨带秋开何处弓旌万里来已分深山甘朽木岂知优诏起非才人间百事
添霜鬓老去虚名愧钓台把手欲将离别句不胜千古送秋懷

高邮王鸿渐母挽诗

一梦诗豪不自由短篷疎雨问高邮每将断髮凭谁氏果见移家在少游万里升堂
空再拜百年开眼信浮沤佳儿枫落吴江泪一洒西风万古秋

过淮

渺渺秋风送客懷醉台老眼看金台三千里路今犹在二十年来此度淮天地岂胜
容俯仰圣恩何处答埧埃邳徐几点飞鸿外又长秋帆带雨开

房村将至吕梁用前韵

潏泆无穷放此懷人间着处有高台病随山水还欹枕老愧风花又过淮几句自家
真意思满船书册古尘埃云山圈出洪头路一幅分明太极开

过徐

上洪乱石总烟汀满为徐州欲小停一代乾坤今险固千年楚汉旧襟形问人燕子
浑非昔遗墨东坡尚有亭向晚移舟初入沛不胜回首乱山青

和叔毅

北山一梦可忘君不道移文更有文到处河山终与点人间富贵本浮云朝廷礼乐
真三代治世人才自几分闲倚柁楼无限意白头诗句满秋曛

桃源寄家书

秋风莽莽问何如两月长淮更望徐几处客懷凭酒賸不胜儿女又家书无程不急
趋君命有梦空归到草庐安得圣恩怜老病青山还我旧樵渔

兖州逢白显

小系朝天万里舟岂胜懷抱在西周老忻吾道逢知己天送先生到兖州旅馆添杯

更短烛暮林随兴寄深秋白头又作明朝别多少行藏醉倚楼

曲阜道中

岐路周回午日光万丛红枣万家桑自知白首观吾道何梦今朝入圣乡天下几家还孔庙眼中数仞忽宫墙可能寻得源头水洙泗无穷一派长

谒孔庙

万里乾坤万水东偶从庙貌得瞻崇六经此学千年外万古心香一瓣中自有此天人不夜虽无坛树杏长红何人主静濂溪后不到门墙自圣功

许季升都宪父母挽

江山何许问天开生却能荣死却哀河朔精英终万古太行天地几幽台眼中许把英豪论天下谁无父母来我识伟人真间出朝公雅量富公才

挽许举人季升子也

鼎乎何可论为盖柱也焉能梦作车邢子秋风虽宕荡颜渊八十岂乘除珊瑚水底真成脆天马人间得久居哭尔岂徒今折桂千年老泪欲横裾

济宁舟中

长安渺渺送归鸿诘曲舟行树霭中能走岂如闲睡稳老年争与壮年同满将海气供诗兴难把荷衣犯北风安得圣恩怜老病江湖满地着渔翁

不管青天问去鸿百年都只此杯中千家小聚村村暝万里河流岸岸同远树入河留返照布帆随力饱西风南来北往奔波地留与儿童笑老翁

东昌舟中

万里江湖数起居乾坤歴歴过青徐得风水远孤帆外牵月河长百丈余俗债可容还醉笔老魔犹与战残书可知酒兴今多少自点秋滩问买鱼

何地江山不可居风光满眼已非徐王程算路三千外老病趋朝五十余北阙到应还几日南舟来即问家书子陵滩水芦花月犹忆秋江旧钓鱼

舟中

暮霭千家望欲平风光着处有诗情秋灯小榻留孤艇疎雨寒城打二更石自隔河分别界人将望驿问何程同行我亦朝天客两鬓羞看雪乱明

百年高兴未全平在处风流在处情老梦到家还万里小诗欹枕欲三更诏承君命羞吾驾驿送官船愧客程曙色满河船尽发隔波天映海霞明

宪副陈瑞卿乃兄哀挽

霜台共雨醉临清许为难兄打墓铭老泪遗碑空自洒苍天豪杰偶虚生诸公斗印皆悬肘此老何谁托请纓他日我来寻八阵敢题诗葛与新莹

直沽

乾坤何地许孤襟夕雨霏霏岛树阴时止时行吾病在潮来潮去海门深鱼盐自足民居利奔走全非老去心白首偶同刘宪副小楼春色醉豪吟（谓西涯侍郎也）

匆匆光景到香醪万里天涯两鬓毛北海风回帆腹饱长河霜冷岸痕高寒城敛雾
山俱出老句横秋气亦豪拱北楼高沧海近夕阳阑槛倚秋涛

客中九日

九日去年篱底醉今年九日是他乡深秋万里孤舟远心事无端白发长老鴈自随
洲渚去黄花不减故园香孟嘉虽老乌纱在留舞东归旧草堂

蔡村

孤村远水入潺湲眼见河流又一湾万里小舟连夜发几滩秋水白鸥闲浅深雨乱
移篙地西北秋连出塞山问讯京师还几驿不胜清梦五云间

宿白家川

浅滩还离寸胶前稍稍频催上水牵偶到人家多处夜远随明月各湾船客非逆旅
愁难到鼓合邻灯醉不眠向晓听鸡还乱发欲将行止问河烟

送冒廷和主事

年才十六已香名可畏真当拜后生活水几年频梦寐扬州前日是豪英秋官主事
虽南部圣世金陵共一京短句殷勤还把酒午门残雪醉都城

送黄文敷之青州司训

醉渔留艇白苹秋一笑京师更白头到处江山容物论百年天地任虚舟赠行极厚
诗无句处世虚名酒在瓯天与行藏终自定可须相忆在青州

寿奚侍郎

布衣文字得交迟偶到深山豸绣时一笑人间真此梦百年双寿又公诗为郎有子
同曹念再拜升堂两鬓丝二十八年犹尔耳浮云千古亦堪知

送杨明府

高平渺渺隔燕關山路寒风在客颜何处花封今此老两年千古一昆山东南才力
民初起西北朝廷意肯闲明日疲残安已竟中朝礼乐待君还

上西涯先塚和程学士

肯将藜杖负康强采药寻诗每日忙龐老尽容吾拜晚洧冈真托此碑长高名岂更
垂今日厚德何惭蓋一乡墓木我来今渐拱可胜哀泪到淋浪

登元故城和程处士

人间万事只阴阳草树空城果自荒夷夏君臣天地老春秋正統古今长乾坤乍启
文明运边塞纔清烽火場处处弦歌当圣世九重宫阙正垂裳

静庵为文辅乃翁作

花柳平生梦独频开轩终是广东人悞来佛氏言相近看到濂溪派亦真无极乾坤
心上肯古今文字眼中尘可知动静俱堪定明道先生意更新

送夏黄门叅议湖南

兰芷随舟到楚都黄门风采动江湖行藏易卦千年定湘水离骚半字无忧国此民

终一念忠君万里只嘉谟要知此去今明诏也到山中起病夫

寿祁侍御母

何处亲贤是子贤老樵人拜广西船江山不了刘因句贤孝初开邵子天有念寄衣
慈母切无缘献酒侍臣专可知忠孝无差别一日埋纶一寿筵

送景武主事奉使湖南

虚名肝胆更无疑下马金台便与诗絕学高山那此念应魁敷五是吾师眼中人物
公何去病里行藏我自知万里轻舟真莫问空江残雪寄书迟

寄时旸都宪

两接东南使者音不胜回首动孤吟朝廷大义臣何切阳羨青山梦亦深云水江湖
东道主乾坤礼乐万年心莫言一曲无穷调流水高山别有琴

白头夜夜是云旸老梦春来每自狂分陝几人终此老召公无树不甘棠书随老雁
声随北心在天涯病在床安得相逢同一笑大江东海倒离觞

寄东昌谢通府

晓来冻鹄每檐前虽觉无书亦未嫌老子京师贫故态先生郡阁意何甜三杯薄酒
无穷计几载官居一味廉白首相思他日梦潛夫何处不吾潛

送杨地官之邊

回朝闻语策安邊也逐羣公论子贤白首岂知相识晚虚名先愧十年前此公国计
三千万邵子文章二百年（国贤先有叙贈公邊事为公处置歷歷甚有分晓）我亦区
区仁义外武侯充国更屯田

寿涂太守

南都里第许相连消息东西各杳然每恨相寻无羽翼不能飞墮此翁前小诗京国
逢诸子万里苍天得老缘莫怪无书空遠寿一歌一字一千年

寿孔母

忆昔留诗与寿乡一年一度醉琼浆偶从白首还朝日又向高堂尽此觞几万古今
都传舍无穷天地一沧桑平生更有乡邻在略比诸公舞意长

永思堂

半点元无分外干百年聊与鬓毛残民彝在我还谁泯精卫何时到海干罔极恩深
天地在人间此念古今难白头且与终身泪大舜曾参后代看

和韵

白沙诗在卧愚亭万古高人万古馨何处有亭长合在人间此梦岂该醒颓然白酒
三杯尽只么西山数点青看到尧夫真意思无名公本是无名

送别

城西寺里一相逢痴倚门前别后松王氏我惟寻子敬九江天与看芙蓉舟中人在
三千路江上诗成四百峰老子南还君正别几声离思送朝钟

荣寿

既与遐龄更与封白头堂上坐春风平生教子麓酬尽此日青天蓋已公万古恩随
黄纸下千年功在此杯中一官须了无涯分老母年光尚未穷

挽良贵郎中乃翁

何物人间不与同箕裘天地几春风千年此梦还谁觉一脉贤郎是老翁神禹伏羲
今仲默老泉孟子长苏公谁知程珦功非小墓碣青天写未穷

挽林黄门父王府官

短檐疎雨晚成昏下马何来正扣门哀挽一歌寻老病麻衣双泪洒乾坤恩还罔极
他谁报诗送江门爱亦存（江门谓白沙也白沙尝有诗赠黄门其册尚在黄门欲求某
诗先以此卷送观）鼓瑟可知空故迹显扬何梦领君恩

送张黄门出使便道拜母

喜承君命不彤闱万里亲庭愿不违进士恩荣先拜母黄门官好况言归乾坤楚越
看须遠乡井山川也共辉万里可知吾分内成都负弩是还非

送程大尹之官■〈需阝〉县郁长史在义乌时门人也

一书吾友自天涯歷歷诸公尽可夸梦里烟霞真肺腑尘中颜面各京华杯深旅馆
相留月雨送孤舟别后花万里衡阳何处是欲将离思过长沙

乔节妇宗大希大祖母也

昼哭黄河淚未干人间此道本难言冰霜岁月平生定天地纲常后代看从一无人
知大易青天有铁铸心肝我诗知更诸乔在风节能无到不刊

未亡人却与谁同垢面如灰两鬓蓬老淚吞声空白日落花已死在泥中此心百折
终难改世事浮云总一空万古纲常交妇女不胜搔首更东风

与王先生某识其人于西涯处

何处相逢一语同李膺门下久知公京华客骑红尘里蔬菜僧斋白饭中易数有传
闻邵学玉闕生入论邊功何时扫地门墙下白首休嫌病老翁

与储静夫

一派濂溪自圣贤肯教庭草失真传也谁此老无穷意分付人心一个天明镜非台
那拂拭空中有月本虚圆可知作圣明朝了万古还看是自然

挽

尽却名公下士心秋官难弟更言深偶谁如此看吾辈可见先生教子箴鴈塔慈恩
前进士浙江民瘼旧棠阴薤歌欲补伤心淚哀血能无下满襟

岳伯老妻贞淑配侍郎贤母太夫人下机断髮言虽切贈典封恩报亦频史传古人
收列女路碑贤行点麒麟落花亦任斜阳里不管东风片片春

拱北楼为刘宪副作

北门锁钥在燕东一镇江山万古雄臣子意惟知本分此楼天或鑒吾忠众星在斗

随天左万水朝宗到海同白首向公留一语曲阑天阔晚潮风

王湖州父母挽

万里艰危病不扶肯将老泪洒穷途欲行千古平生独管有人间叛去无赠死封生
他岁月天经地义此师徒堂堂様子成今古岂但曹南一丈夫

坤承此道且无穷笄珥谁家欲与同辛苦断机人刀氏艰危举案女高恭平生心胆
应须竭死后青天也自公移孝湖州推第一恭人岂止玉函中

紫诰褒封为王湖州作

都咈明良本自开东南父母更谁才淮扬汲黯宁终薄天上褒书果自来万里烟霄
何俯仰此心天地只涓埃使君可把行当次略与桑麻小屋猜

静观亭和南川

人间安乐果谁窝小占当湖十顷莎亭子青天真自在道人言句亦平和尽堪今古
无穷否老奈鸢鱼一笑何再拜我来还许竟满湖明月到深坡

池亭一坐一成诗颇觉风光与醉宜小弄烟霞虽此兴尽贪花鸟亦吾私将谁点也
真堪与前我濂溪笑亦知多谢风花同与醉老狂何敢望林沂（沂工部主事莆田人尝
有诗静观亭）

斋宿和韵

老隔垂帘病亦侵梦回西阁漏沉沉报酬主上平生分对越青天此寸心布絮不温
簾被冷朝衣端坐烛花深相应郊祀寒仍在昨夜圜丘雪尚阴

青灯耿耿火逾红数起披衣滴漏中寒雪小臣聊此夜至尊今晚尚斋宫寻常一敬
吾心在自古南郊大礼同每记他曹同寓宿白头何梦更诸公

和西涯韵

二程夫子旧家风乌帽长髯大袖中画格岂徒今日似白头元只此心同孤亭野竹
丛丛瘦老笔西涯字字工许可无邊他日意随花傍柳各溪东

挽沈秋官乃翁

人间罔极报能穷姬舜劳劳几念中一语小堂空白发百年老泪各秋风封书赠典
恩谁别紫阁青山梦果同痴把大中风月计许能千古欲随公

石翁见寄次韵

花下一杯还一歌梅云细路隱垂萝春来红紫花无数此外东西路更多影子青天
从放诞头颅明镜笑蹉跎悠扬乘兴前溪曲戏拨流澌漱碧波

万里长风击楫歌了无此梦挂烟萝溪山到脚长嫌少车马临门不爱多瓢挂树稍
风渐歷鹤巢松蓋梦蹉跎一声引起渔家傲两两三三唱隔波

寄沈仲律先生

掉头自爱逢人言卖卜何疑趁市喧风日西山还有蕨蒿莱金谷已无园颇知公议
定千载肯信头衔光九原甫里几年闲老子扶摇一羽入云掀

桃李无言定有言采花食实信人喧先公天上何熊兆后裔人间愧漆园门户羣鸦
归返照杖藜独树倚高原懒回浦口经年首几度长髯付一掀

标榜何曾敢浪言不应耳目厌嚣喧抽头卧看千山雨送老穷甘五畝园残夜茶瓯
供短咏严风竹壁露寒原孤帷不为梅花发不放跣趺不一掀

山林形影复何言言有桑麻墅老喧总为食贫歌帝力不妨抱瓮向人园行无愧影
终然好罪或欺天不可原种树书常留枕畔把锄手倦把书掀

祇有东风竟不言吹开万化不曾喧光阴放我还收我花柳南园又北园紫气何来
逢尹喜采丝无计绣平原狂飈莫送长江目浩浩东流势共掀

沈公见寄次韵奉答

婆娑独对皇天影谈笑都来俗子喧芥子须弥还我闕千红万紫亦春园心无牛口
干秦穆迹继龙头愧邴原江上神龟尾方曳放情泥淖不须掀

一回人物如公少三楚姓名从古喧沧海会同都活水芳菲次第各名园藜羹莫道
无莱妇兰畹应谁负屈原自古是非看汗简一番披抹一番掀

阶前惊犬虎频过门外催租吏更喧欹枕月横千丈石种芝云里四时园崇高枫陛
今惟圣贫病桑枢旧姓原苦雨闭门如坐井一帘垂地未教掀

闲来一坐都忘却为有东风入耳喧春意宜人何独我花光着处不皆园燕泥软趁
高高履莺谷斜连短短原回首江门去年道两三连袂任风掀

攻心真乐浓如酒避俗高人寂不喧接羽云霄千仞鳳交阴椿桂一家园趋庭舞罢
星临户倚竹诗成风满原更爱紫荆花意动花根活水手随掀

衡州邓贰守示寄石翁诗次韵奉答

隱几青山疑有约展才皓首笑无功白牛车子终居洛金口人家莫荐雄衡岳主人
开洞府湘江烟月狎鳬翁宪台东老书频到鸿鹄遥连万里风

花柳音非曲径通寻幽莫道我无功天和得处人方乐地主豪时客亦雄荣愿已教
都絕梦头颅不恨半成翁从君欲饭诸峯蕨只恐香飘口角风

荡荡乾坤无异境熙熙造化有同功云霞缭绕孤眠穩霄汉飞腾一羽雄文绣蚤知
非赵孟鹿裘老去是荣翁衡山笑与箕山较瓢挂林梢不断风

随州守士修见寄诸作次韵

宦游随国吾何薄梦入华胥昼亦酣有限光阴真自惜无端世事不交谈公门却扫
云生席流殍归来月满庵收拾江山闲调笑清风万壑卷晴岚

朱户垂杨迷画毂玉河流水漾春襟普天弓剑莓苔卧万国箫韶龙凤吟领郡有人
生色少握犴无地托交深吾宗不取当年美衣振青天万仞岑

送勅侄奉母之官所

莺花三月扬州路傍母东征覲父官作伴青衫供色笑如云綠髮衬斑斓后生满眼
应谁畏门第当时亦不寒官署日长闲展卷中郎有眼在毫端

奉沈都宪和韵

岂无魏野忘情得只有莱公着眼真卑贱不知谁是我谦光自信福膺神焚香诗读两三卷洗手歷开十一春不尽长歌还短舞典衣沽酒共比邻

两脚东南万万峰悠然云水一行踪地炉拨火常煨栗岩谷锄云只种松睡过茅檐余丈日冲来风雪只蓑翁闲拈周易从头读能跃能潛道是龙

寄马侍御思进

一回白简朝廷近万里青云属望遥我老升沈须异地公观南北自同条人间荣顾非英与天上经纶到理料须听朝阳鸣鳳鸟却教次第感箫韶

黄公山钓台浸水荅陈二教先生

浩荡烟波笑此台悠然云水不安排钱无溪友相留去馔有江鱼自入来大放丝纶看月上小将舴艋认风开相看歌子还相戏谁仿前人旧体裁

山色水光相上下酒瓢诗卷日挨排早知长日不虚过肯道吾生是倘来一点青天南极眇全台白眼老夫开荷花菱叶无人管留取襟裾次第裁

赠萧恒实

千秋鳳鸟来空舞湖北湖南不断飞文彩我惊千仞表交情君重一年违知无秋卷呈亲恨喜有江鱼入馔肥赤壁矶将黄鹤景月明收拾一囊归

送友卿还上虞

袖满烟霞屨满风会稽面目许谁同此功天地本无外行迹水云都自空冷暖一年蔬饭里往来千变不言中临风插羽仍霄汉约我重来五岭东

丘壑生涯甘自适路岐迂僻问相寻为人机恐除根晚非圣书曾着意深刻曲雪来空有兴鸳鸯绣出已无针因君独起孤山梦坐弄梅花月底阴

闻华容刘东山先生致仕

苍生何处共东山善自为谋去不难尘外有人瞻紫气镜中疑我尚朱颜一官自笑三年往百岁长非顷刻闲三十六湾风月好鱼龙昨夜舞湾湾

谢天与改官汴臬幕东峤兄有诗次韵并寄

梁国何曾还哂我今人情或古人同电悬双眼欺秋水髻拥三花御野风柱史官来头已白醉乡逃去颊初红吹台独上高回首各各溪河落照中

活动天机切太空四方上下本玄同坐临梁苑梅花月行倚汴堤杨柳风醉掉头颅纱帽侧倦游车马软尘红诗成愧我空相忆都付苏门一笑中

太守马公墓志成诗寄其子侍御

翰墨非徒此着勋欲从地下起斯人文章老去还须悔语默元来只自真罔象几回悲夜雨雪山终古共秋旻还吾第二碑今日零替高才一怆神

寄会卿弟

蔡公既种下秧吾宗已得其价岂可使弟独出田补之只今年了得则可亦时卿弟

言也小诗为我读而和之

丘原老树半交阴取次栽培正赖今井渫收来同是福渊鱼眼底可曾深相应事许
齐齐好正谓人无各各心果欠狐裘三十载长刀短笠只孤吟

赠通山叶秀才相有叙（时相馆乡约堂）

日短日长凭大化人非人是信当时岂无湖水甘神瀣更有溪毛当紫芝步入尘埃
迟亦得乐非形器熟曾知泯然独与溪堂坐畏垒千年或在兹

寄雷敏

旧雨亦留今雨留而翁中表分相投山居老我为兄愧儿辈还君与道谋经笥破胸
书万卷笔锋落手欠全牛青灯长夜相逢教分付而今爱黑头

下庄栽禾呈诸兄弟

树绿阴底压竹篱山青面好阡茅茨隔花老眼看人悞煮石山童报饭迟苗意怀新
时雨效人情依旧浊醪知蓬蒿剪尽兄兼弟宾祭年年合有支

指迷中路须童子拜号村山亦具茨杖屨已空天地阔头颅聊得雪霜迟呼牛应马
谁无事运水搬柴君得知世短意长无俗念青帘影里酒频支

十亩山田都渐次数间野屋有涂茨施为正处劳神少租税先时见吏迟容足江山
如有待候门童穉总能知不栽溪口桃花树勾引来人恐莫支

任仲谋仲禄万钧诸弟载酒访田所

人好乌鸢同凤鸟迹高黄阁亦茅茨荒村载酒相寻少嘉种逢年岂患迟拾穗独怜
公不悔缔交曾许鸛先知五风十雨天终定弟劝兄酬乐不支

和升卿弟

弟许长歌兄许和情须相爱法须排天光人耀休同调城市山林不两来眼底孤灯
凭夜剔脚头荒径到时开池塘草色如铺锦刀尺今番看巧裁

寄答会卿弟示诗

分付周遭不插篱云为帘幕雾为茨堂堂大路容人去稍稍灰心得老迟元亮醉乡
同此醉叔牙知己是谁知随身官殿皆堪适何许劳劳费四支

林待用擢方伯不赴

风满南窗一枕宜懒将心迹较皇羲高山大谷看龙变流水行云到我知今古英雄
都百岁轮蹄世路但千岐归来老子挥金少笑共桑麻话雨时

用前韵寄雷凤卿

落景世情休暂留早知明月是轻投瑶台骄我云霄势吾道欺人岁月谋野鹤不知
官落羽波神无意辩来牛清尘不别红尘路看取东西在屨头

寄雷震东读书塾湖并寄震场诸昆弟

一瓢蔬食非难受万里毛锥亦易投青眼今宜惟古是黑头命未与仇谋小将一杖
扶岐路何许孤槎访斗牛奈可逝波频洗眼等闲不漫过桥头

白沙为役两年留杖屡朝昏不暂投胆内蠹盐无世味案头萤火共书谋功名堪折
中郎屐鼎鼎终函上帝牛弟子尔家佳且众东头住好接西头

手未摊书意已留兄知拈掇弟知投门庭诸父无遗蛊馆穀经师更善谋盘错几年
都利器福辕前日有童牛儒生回首吾家季弱冠当年应鹄头

赠吴别驾献臣复之成都

苍梧飞檄蜀都台病起今年别驾来千古事功人每后一回岩谷眼初开路经灩澦
波方定心许乾坤老未灰相庆一冠逢太守黄堂元不着尘埃

送成都谢外郎

隔岁益州来从事并舟别驾且衡山草蔬旅食秋将尽铅槩孤灯夜向阑泪落猿声
归少应官随蜀道去何难芳菲收得盈箱篋碧杜红蘅更紫兰

岳阳楼

九江有水来天地三楚兹楼冠古今日月宏开双照耀行藏偶此一登临霓裳无复
君山奏兰茝空悲屈子心了了世情归滓溟巴陵小放酒杯深

岳阳楼留别张公

千尺云楼万顷湖我公雄槩眼中无霜天几度入坐定缥缈长歌步到虚鸥畔野舟
都荡荡帘前香影共如如当年信有东山眼宇宙中间合自孤

石翁又有书至诗寄兄东峽

又拜封书到石翁非商行我复非戎百年老只门墙下几树花留栏槛中白髮庭闱
兄早暮青郊菽水子西东明年鸚鵡洲邊路活水和风百尺篷

邑二教陈先生以诗赠行用韵奉答

此志平生遂则宜回看颓魄与倾羲几诗秋砌佳花领一雨春盘早韭知江水无鱼
曾入釜昆丘有鳳未归岐青松夹路龙潭雪独抚交柯屈铁时

用前韵寄东峽兄

举足千寻欺冻壑抽头三丈看朝曦身游物里都何意事到人间了不知囊有洗莹
临穉子行无怒马出他岐直衫圆帽东山老全楚风流见此时

无心云水一虚舟竞注江河静不流蛙鼓耳邊三两部橘奴眼底百千头道非身外
朝朝乐事付人间种种愁几夜月明无限酒逍遥只对洞庭鸥

扣舷清唱影相随卧有星房馭有羲天放青山南面熟波催采鷁北风知笼中日月
非高鸟屨底烟霞是旧岐晬晬紫芝朝暮足敢将肠胃傲当时

寄儿教与

常自激昂摊夜卷不将盥漱待晨曦侵云鬢脚能虚帟抵顶天公合有知厨北编篱
聊护笋楼南筑圃细开岐董生记得昌黎语蹉蹉咨咨不动时

长沙王守话舟中问还期曰明春因识一诗

三寒空把陇头梅两地心情未入灰客路三千余里在慈颜七十四回开师恩沧海

汪洋见乡思青春作伴来莫结浮沤舟上伴长沙把酒话徘徊

书东山草堂扁（东山谓华容刘户部时雍也）

封题云卧东山扁歌咏司空表圣诗天阙星辰遗旧履橘洲岁月有残棋石横流潦
潜蚪角梅迸垂萝屈铁枝自笑野人闲袖手云烟浓淡忽交驰

黄落空山满地知江湖残线一襟诗是天荣瘁元无意犯手输赢不会棋沙苑草非
骐驎秣潇湘竹是凤凰枝紫虚有约千回醉笑指僧趺亦坐驰

喜诸生夜读

短檠深夜一船虚三尺藜床几卷书枕外坐闻心慰我波中出听喜知鱼政求入处
门墙是岂乞人间富贵余闻说天孙云锦好大着心眼看何如

声自何来谷本虚敢将糟粕委诸书不求安饱思无益颇頼朝昏食有鱼巢鳳依梧
轻万里篝灯承晷借三余欲歌子建箜篌引清响云梯愧不如

实逐花来实不虚今来芳躅古来书频将心手翻绡帙也替芝香辟蠹鱼战胜此身
无隄兀攻坚人力不遗余请看三五天邊月后夜清圆尚昨如

迭前韵

迂腐年来笑壑舟晓波不住夕波流眼欺几卷留灯烬钟散羣雅落树头短发江湖
天欲雪长征土木路皆愁惊湍数罟相连续未许天机到白鸥

峡束蒹葭带客舟江涵星月傍人流悲歌絶意關人世纵饮无钱解杖头海角往来
都此兴心端滓溟浪谁愁不眠犹抱闲来膝山狎浮云水狎鸥

又向清湘弄一舟笑将双脚问清流囊收风月非穷相梦熟烟霞（衡岳峯名）最
上头招隱谁甘同寂寞著书独不为穷愁稻粱满地悲鸿旧驯得沧波万里鸥

荡荡白虹扬一舟乾坤孤影在中流风高物外浮溟兴天蓋人间岸幘头歷岷盐车
骐驎病委霜人路菊花愁也知万户封侯乐一点真闲不及鸥

次韵王良卿

岂难插羽会高风亦易收名上景鍾族并河汾源不浅门传文武道初同酒杯照滅
青灯影日晷催成黑发功七十二峰云雾里不知玄豹在何峰

次韵余秀才

门墙不外千桃李润谷谁甘一蕨薇足底烟霞宜我未竹间香采是梅非云开万里
天无意海放孤槎我有归阁寄紫虚年五百铁筇扶路此通微

到我连篇都月露疑人有策颂岩廊齿牙不薄红绫饼风月宜归紫锦囊黄鹤高登
知后念朱陵今话记前忘儒家莫悔生涯薄舍下诗书墙下桑

演武亭为衡阳王都阍

疆圉岂图夸卧鼓孙吴不谩话陈编奇兵指顾此堂下全楚山河都目前法外是人
知长上心来应手得戈鋌太平尊俎羣公会记得今年十二年

用前韵寄欧阳汝魁

灯灯夜续一清光寒卷深扉暑卷廊除却青毡皆长物待来紫荷看新囊青山白日
文犹在敝帚千金价亦忘此意君知高引领童童紫盖影篱桑

寄汝贤乃兄

聯轡炎风笑语长愜谋旧雨岳西廊蓬壶不让容潜息行止何方此括囊人自别来
频入夢路从径处不能忘托寻云侣无烟火木叶为名不种桑

用韵寄于廷玉

只看老屋临流水不遣彤庭植紫微早岁是君驰广誉明年迟我到知非怡怡中饋
轻车马亶亶元郎识止归问我陪邻来峋嶙岂专岩谷话幽微

耒阳吊工部祠墓

不遇龙蛇有屈伸悲秋可忍更伤春唐虞回首封比屋孔孟乐天非旅人清世独来
真自笑黑头何处不堪贫靴洲五百年来水谁照逍遥七尺身

应葬不葬等是休有生无生情肯留寿迟殤子千年在诗与江河万古流天借人心
都日月山藏庙貌自春秋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乾坤不尽愁

次韵郴州博韩先生

儒衣寬博与懷开只此斑烂便老莱自爱日长如岁在不知毡冷有官来奇观具眼
东溟是闲梦何心北阙回右手承欢须捧檄何妨更舞左持杯

用韵简孔贡士

梅放仙香满意开郴山谁道不蓬莱新杯几共残杯续今雨还同旧雨来冠玉相逢
颜色在凌霄倘许脚跟回曲肱惊起先人枕又进乾坤水一杯

郴州留别高挥使

昔岁潭州话熟君文韬还许此重论黄金带重新开府黑发冠戎旧将门玉帐中宵
刁斗静天河一洗甲兵存蛮烟几试巡游马桑柘阴阴日色温

用前韵再寄韩州博

相逢笑口几回开落落长松带草莱苜蓿有盘谁合共乾坤无语客初来南驱竹几
行偏穩北转云山首重回乐意满腔推不去教儿又进浊醪杯

与致政孔千兵

纱帽闲眠心兀兀金戈不枕夜沉沉要知此老无官府须是昭文不鼓琴细字蝇头
双眼在遠尘鹿伴一丘深果留不尽遗孙子玉树琼枝总出林

答王朝仪贡士

可是贞心世不磨珊瑚枝上看余柯情倾一面逢君晚酒载双瓶过我多坐久客檐
听夜雨路长尘世隔秋波光芒未试冲星匝十丈无前有太阿

郴州葛别驾两过寓舍见访

楚国人才压上流胸中着此一监州开门君屡春风面乘兴吾方雪夜舟官府清虚
身似寄烝黎劳惫鬓添秋姜饮未到先声喜云影天光共一楼

木昌道中

洧石横流尽犬牙千林不见鸟为家沿山曲曲无名水夹岸鲜鲜空好花赤脚舟人寒逆棹青烟洞獠手烧畬眼前几盞催诗酒岁暮无钱何处赊

远去江湖志不违今来未觉昔来非眼穿海月笼沙白足倚熏笼贮火微行客自知无岁暮飞鸿不记有家归脚跟自有平生路未许缁尘点素衣

五羊寄邓先生俊

追随独愧共江门今昔交承信有神一举十觴听雨夜七年三遍度陇人好山我有朱陵洞空谷君该郑子真草色河邊春意动重逢肯负可怜春

后时自许甘丘壑前席将无问鬼神浮世虚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别时笑语风吹断会处迷离梦写真四十余年一回首干旋坤转有冬春

寄荅广州黄别驾

风流信自东山里咸会更同南楚情沧海方能乘寶筏监州政尔得仙城临岐杯酒岁将晏识面芳菲春欲生半亩楚云台主我独来弄月又残更

寄荅朱推府

高才雅足当府政余子自知无宦情海国风潮催夕棹蛮方花柳被春城名香帘引清朝动病草风医昨夜生泽物洗冤两无憾遗编残烛有深更

赠方文粹奉亲之官京师

方驾前贤不翅过相逢休要问如何喜承毛义当年檄笑听武城盈耳歌尊酒小倾真话尽江湖谁为宦情多长安十丈香尘马满眼何人净绿波

次韵沈都宪

王公作意下郊人廊庙江湖梦亦真投老千峰聊自约初交一臂此何神青山两坐曾他雨白雪连歌别是春高逝鳳凰九千仞清都只恐絕无邻

莺花笑弄祝融峰来往应谁认此踪老子梦多山水癖中丞情有岁寒松可无巢父安唐世况得南轩待晦翁黄鹤楼前一回首白云乡里看骑龙

赠文二

一灯何处写相知对坐寒窗暮雨时诗本平生非杜甫琴纔临老遇鍾期尽堪出手名家早但觉忘年得友迟肯许无言真妙处欲将千古慰深思

无题

酒杯三十六天峰烂醉溪云草阁翁水木本源江北意鸢鱼飞跃白沙风众人耳目宁须别万古行藏岂必同明日老懷何处写几丛寒菊遶篱红

用韵寄常邦靖

自古贤甥有舅风后先大吕倚黄鍾襄樊新徙严君镇耆旧应知叔子同万里山河宜圣世千年苗裔策元功遥看塞上清烽火彝鼎勲名爱玉骢

定山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六

（明）莊■〈日上永下〉 撰

○序

滁州志序

环滁江北一画醉翁琅琊环滁一画韦应物满执中之诗欧阳修曾子固苏东坡之文醉翁琅琊一画言醉翁琅琊而不言丰乐醒心龙蟠者以环滁之大言也夫地因人胜天下之大岂无奇絶可画如环滁者哉无韦应物王元之欧阳修者之为守无苏东坡曾子固满执中者之为客是以无所题咏无所描画而山川形胜徒灭没于荒烟白草而文献不足征也使有其人则凡山水之可画者当磊磊自胜而不落莫于天地间矣嗟乎天下之物固有遇不遇者盖亦数也虽然数岂尽乎物哉而物岂执乎数哉以余观之环滁之遇不足以为遇也韦应物满执中者诗果何哉诗人之诗也欧阳修曾子固者文果何哉文人之文也以诗文之人而当此环滁之遇其视尼丘之孔泰山之轲舂陵之周龙门伊洛之二程紫阳云谷之朱子其所遇者当何如也一元十二会岂细事哉万古一大开辟天地一大几会人固思境而境亦思人山川与我固欲各无恙也而骚雅余谈文章小技者恶足以当此哉吾闻梅花五百铜狄三千将必有为环滁增气者矣天岂虚负乎我哉而环滁之胜岂徒为可画哉天之生此山川自然有此人杰是惟在乎精去取秉化笔者之何如也然画笔以天而不以人其所以陶铸乎天下者此其所以造化乎今古者此使修郡志而不知天地之有化笔则山川盛德固虽有以包容乎我而天下万世岂无具大只眼者哉此又可与知者道也今年夏太守曾公谓郡文献不可无志乃取陈侍郎之所修者而笔削褒贬不敢一苟此何例哉盖知韦苏欧满不足以睨化笔之一毫而拳拳收领乎孔孟程朱者无非欲以天地圣贤为一大画轴也夫诗文之人以画而为画工之画化笔以画而为天地圣贤之画由此观之则环滁一画果何画哉书成命滁两生刘锺岳石允高者过定山以序为请■〈日上永下〉亦尝有诗琅琊而又以公为滁贤守也遂不腆为公一序

近思录序

圣人之道贵无言而不贵有言非不贵有言也影响形迹而糟粕文字已落第二义矣而无言则真静圆融若愤也而真见若冥也而真趣若虚寂也而真乐彼以天得而此以天与极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圣人不贵有言也圣人不贵有言然亦卒不能无言者圣人不得已也郢人运斤成风斲终日而鼻不伤九方皋相马得其神而骊黄牝牡有不顾得于心而应之手取乎内而忘乎外虽父不能以传子而臣不能以告君非不传以告也九方皋不可以常得而郢人不能以常有也有则可以心传可以神会如其无也圣人安得以忽然哉有所蔽者通不能忘有所迷者指不能忘故羲文周孔不能无六经孔曾思孟不能无四书濂洛關闽不能无太极图不能无通书无西铭无近思录

譬之天地欲明也不能无日月星辰欲润也不能无江淮河汉人之欲闻见也不能无耳目口鼻是皆不得已也不不得已而已为隐不得已而不已为聒圣人无隐无聒是以虽不贵有言亦不能无言也怀玉娄先生提学南畿以近思录注于建安叶采者不能无少鲁鱼乃命棠君周文化以刻于棠将以教夫天下学者先生行视郡邑每至定山必宿我卧林相与危坐三日而后去先生之容与进退未尝不鸢鱼其间而凡所以示■〈日上永下〉者无非不言之教也■〈日上永下〉虽不能默契万一然谓之无言则未始不知之矣先生以是教之天下岂得已哉或曰先生非不得已者以无言之教■〈日上永下〉以有言教天下也■〈日上永下〉曰是可以槩以无言者非专于无言盖以观夫欲言以有言者非专于有言盖以待夫将欲无言孔子欲无言而子贡曰何述孔子言吾道一贯而曾子曰唯先生以曾子待天下学者而子贡夫■〈日上永下〉也于乎天下学者安得不思所以为曾子哉书成棠君以序属■〈日上永下〉乃不敢自弃僭书于此固亦非不得已者

送潘应昌提学山东序

河出龙马洛出龟书天地之秘泄矣而伏羲神禹之后惟邵康节得之光风霁月鱼跃鸢飞道之妙形矣而仲尼颜子之后惟濂溪二程朱晦庵得之国风雅颂删自仲尼人之善恶着矣而三百篇之后惟杜甫李白陈后山黄山谷得之云行雨施山峙川流天地之文着矣而典谟训诰之后惟班固马迁韩愈苏轼得之夫楚人得弓楚人失弓得可失可然何用于得哉盖天地吾也吾天地也图书吾之阴阳性理吾之旨趣诗吾性情文吾威仪苟阴阳不知吾斯汨已性理不明吾斯懵已性情不达吾斯滞已威仪不肃吾斯鄙已于乎其可以不知得哉然古今完器造物所忌而得亦有不可易者康节讲易伊川谓其好听而朱子又有与圣门不同之说盖康节得易之数而易之理不得也朱子谓子美夔州已后之诗自出规模横逆已甚李杜陈黄得诗之辞而诗之理不得也先儒又谓六经已后无文盖班马韩苏得文之法而文之理不得也惟周程张朱之学可以无间然孔子自以为不试故艺而子贡又谓孔子天纵将圣又多能也是则康节之数子美之诗太史公之文又岂足为吾道君子之累哉余尝考夫数千百年之间学程朱之学有康节之数有李杜陈黄之诗又有班马韩苏之文吾友应昌先生不可辞也先生与余为同年进士释褐之初余识其人于众人之中观其风神听其议论已有天马行空之想其后北辕南楫与先生不相见者十年而先生倚霞结屋其养愈高其学愈富而今其官大理也则充斥横发欲遏难止而新诗健笔雄文大手盖已震荡出没于玄蒙间矣余得而读之若示以杜权若示以杜德机者其反却而走不知其几也逮乎即而亲之考其所存则居然陈邵之所与徒而颇乎周程张朱之终与归而先生之器完矣夫先生之器岂独自完而不完于天地者哉庄子曰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盖必有主张乎是而为之者不偶然也何则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而人文则盛于午未离明之时而今正午矣岂无一人以当其时乎我国家列圣相承仁渐义洽涵养百年人才之出莫盛于此岂无

一人以当其盛乎然古之人非无以当其盛者而容有不及其时非无及其时者而容有不当其盛此所以不能无容议其间而先生不可及矣先生今年用荐者擢山东按察提学僉事先生之学有本有末而山东邹鲁之地孔孟之乡其余波残馥犹有存者先生以其道教其人而又以是数者兼举而并行则今日之杏坛未必非古杏坛也今日之颜曾未必非古颜曾也收南丰之瓣香续仲尼之正脉余敢不于先生今日有望哉先生行其门下士某求言以赠然昔苏子瞻谓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嗟乎余之于先生其言大矣安得有如苏子瞻者与之以论此哉

寿六合郑闇庵六十序

天地以十二万九千六百为寿人以百为寿此定数也天地人之寿虽有一定之数然人则有与天地同者又不可以数论也何欤天地有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而人则有心胆脾肾肺肝膀胱天地有云雷雾雨而人则有吹喷嘘呵天地有阴阳五行而人则有健顺五常天主用圣人亦主乎用天主体圣人亦主乎体天地一人也人一天地也天地何异于人哉人亦何异于天地哉天地不异于人而众人不知故不能养浩然之气以塞乎天地圣人知之故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而通照乎人事是以太极以之而丸弄造化以之而出入古今以之而进退人物以之而表里心天心言天言行天行矣圣人既与天地无异则其寿也岂异于天地哉故上而尧舜禹汤文武下而周公孔子周程张朱其寿虽各止于百岁其道之行于当时传于后世则亘古今而无穷历万世而无间天地之寿十二万九千六百圣人之寿亦十二万九千六百矣圣人之寿果十二万九千六百哉邵子曰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舍天地将奚之焉是知天地之道即圣人之道天地之寿即圣人之寿道之所在者寿之所在也世之人以俗眼观寿者以寿为寿以道眼观寿者道其寿矣嗟乎人可以不知道哉六合郑闇庵先生寿六十风流强健耳聪目明髮漆墨齿牙无一摇脱先生以进士主事刑部养高林下二十年矣先生殆亦知所養也使或不然二十年林下亦奚事哉古之人以虚生为梦梦梦者易乎其所養然养亦未易其不易也先生于此果能道其所寿若朱子所谓人虽八十亦当硬寨做去则道之在我者亦无不尽而吾之上位乎天下位乎地而中位乎两间者亦将无所愧怍而梦梦者亦可一喷而醒矣是其寿虽以百而其道不以万哉武德蔡挥使某者先生乘龙壻也一日以先生初度之辰求言为寿某野人耕于定山此道之外无可务者遂因其请也与之言道

送戴侍御提学陝西序

浮梁戴先生以侍御提学南畿既数年绩用告成擢陝西提学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谓宜有诗吾先生曰吾诗岂足为先生重请一言以重于予夫吾先生以属予以迂属者不足为先生重迂者岂足为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谓予曰世方病迂见夫迂者不以为狂輒以为怪予知世之病此輒谨闭其口不敢苟出一言戴先生虽不予病然越雪蜀日不疑足矣尚敢望其九鼎予乎吾先生曰言之吾请致之当有择也予乃

告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过于杨墨人皆知之科举之学其害甚于杨墨佛老者人岂知哉夫何甚为我兼爱寂灭虚无杨墨之学盖足辟矣至于富贵利达患得患失谋之终身而不知反者则又佛老之所无也是故古之学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理自近而远自易而难施之有本进之有序科举之学亦有是哉惟能斯能盖夫必也属联比对而点缀纷华某题立某新说某题主某程文皮肤口耳媚合有司五经四书择题而出变风变雅学诗者不知丧吊哭祭学礼者不知崩薨卒丧学春秋者不知呜呼此何学哉富贵而已利达而已觊觎剽窃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内果有此乎昔朱子谓庐山周宜干有一言极好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三十年科举始得科举得士恢复中原计也周宜干乃欲罢之何哉岂以科举为媒利之阶而其人不足以知亲上死长之道故欲罢也昔胡楚浚又谓科举之外自有义理曰外云者科举自科举义理自义理科举无义理也夫道不明岂道罪哉科举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为人者道也所恃以参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经邦国者道也科举之学害道人何学哉今之世科举之学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学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为荣人爵为贵一得第者輒曰登云輒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欢忻踊跃鼓动一时自童习以至白纷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获乃已至于所谓义理所谓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烂横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谁乎先觉后生今果谁乎予则不能不有望于提学诸君子也戴先生安能辞其责哉吾先生曰有是时王之制要之不可尽废予曰君子仕道必科举哉如虑废也利达絶之义理开之教其涵养道德于平时不得已而发为科举亦无不善昔东莱得一文卷便识为西江陆子静时王之制废乎否乎吾先生曰似矣毋重自迂请书以告戴先生

赠乡进士陈孔章序

天之生人未尝不待之以为豪杰而人不能以豪杰自待者负乎天也岂天过哉故古之人知天之所为我者如此故周孔以圣颜曾思孟以贤周程张朱以大儒名世以接千载不传之统盖汲汲然也后世科举之学行天下之人始不知所谓豪杰矣故凡领荐一乡登名一第率曰此豪杰也而人皆以豪杰自负幸而出一头地得魁一省魁礼部又幸而得魁廷对则又莫不以为豪杰中之豪杰也夫魁廷对者谓之殿元而殿元又科第之至显者以殿元为豪杰则王曾殿元已而王拱辰非殿元者乎陈文龙殿元已而刘梦炎非殿元者乎由是观之则科第未尝无豪杰然不足以恃为豪杰也使得恃以为豪杰则凡抽青俪白而骈为四六者皆可以叅夫两间讲承破结而工为时文者皆可以指为圣贤掇青拾紫而儋人圭爵者皆可以贯乎古今而万物皆备于我之身皆可以视血气之躯而周程孔孟所谓尽心知命之说鸢飞鱼跃之妙皆可以目为老生迂阔之谈夫天之所以待夫人者固不如是其小而吾之自待亦应不如是其薄予少也学夫科举固尝以豪杰自负既而窃登一第稍知所趋则俗学卑陋悞我岁年盖已过半虽欲改弦易辙而髮种种则已不可及矣每诵古人俗学已知回首晚之句未尝不为之抚心大痛也予

每告夫吾弟晏者使知所猛省庶几不蹈吾老悖之故辙也乡进士陈君孔章上计春官往来省其父江浦予每见之学宫英年白晢何所不至请予一言予忍不以告吾弟者告哉于其行也书以赠之陈君将亦知所以为豪杰也

寿蒋母序

金陵谢汝申过予活水请言以为其岳母寿予辞汝申曰吾何敢以妇人辱先生教也得一言藏之笈以为蒋氏光足矣吾闻有善非妇人有恶非妇人也吾岳母妇人也寿之有善矣吾岂敢畏影而走乎日中哉当亦有所在也予曰道不易言果若是则名重而实轻文字重而道轻矣子亦知所谓道乎道不外乎太极太极一阴阳也阴阳一五行也五行一万物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太极判而阴阳分矣阴阳分而五行布矣五行布而干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万物生矣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矣故伏羲以八卦为乾坤为坎离为艮巽为震兑而文王以干为父以坤为母以震为长男以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而邵子以无极之前为阴函阳有象之后为阳分阴阳为阴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而洛书之合于先天八卦数图又以乾坤生于老阳之九四坎离生于少阴之三八巽震生于少阳之二七艮兑生于老阳之一六是又未尝生于阴阳男女之外也周濂溪作太极图说谓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盖一动一静各臻其极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动之中而寂然不动果何物乎所谓无极之前阴函阳者在矣坤为母之妙存矣而坤为母不根于太极之静乎易风火家人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内男女正天地之义也又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妇正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妇亦可以少乎妇不可少者非杜撰得出也易太极也不然则男之为尧为舜为禹汤为文武为孔孟为周程张邵为紫阳朱子者可以为圣为贤而女之为妫汭二女为太任为太姒为丌氏为纪叔姬为公父文伯母为卫共伯妻为曹大家举不足言矣而诗所谓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举不足信矣易太极果若是哉有善非妇人也也有恶非妇人也特以坤为至静资生万物乃顺承天妇人从夫不可以有为者岂言妇人不足论哉母之善予不知而太极予则知也由是观之则坤为母者道之根也太极之妙也造化之原也以文字求且为斯道之糟粕而况以重乎文字者哉予言至此汝申不觉以首至手曰先生之言易矣皇极经世矣箕子之畴矣某何足以知此哉乃以史痴寿图诸大方家寿轴请予书其上持以寿母而母庶几其有言曰仁义中正而主静者虽吾妇人亦不能无分也

赠禅老清上人授僧录左觉义序

释清上人以相术居京师京师之人欲求知所谓富贵穷达者未尝不之上人相也而上人之相亦辄应以故上人之善相名满天下虽予之駸鲁退处深山穷谷无所事于此者亦知上人之善相人也和阳尚廷臣曰上人岂特能相人哉上人自祝髮居京师四十年衣未尝识华食未尝识饱顾尝闭阁静坐胁不及席足不及户外寻尺之地以求佛之道所谓明心见性者亘五六十年不倦寂寞苦空无所不至人皆谓上人与王公贵人

交可以富贵自处而乃如是何也岂所谓恶逸而好烦者哉上人曰不然农执耒耜出粟以供上工作货器以供国家用兵执干戈以卫社稷皆亦人耳吾亦何以异于人哉吾得世之所谓淡修者去其劳而取其逸盖亦幸也苟于吾业有未能精吾道有未能勤夫岂不愧于彼哉上人以为道虽勤而其心则又甚公以恕非若他之学佛者胶固而不通也故每语其徒曰道一也天下之为道者曰老曰释曰儒儒者常非释老而释老二氏又常自以为是不少屈每与之相抗相诋訾自不相容此不知何也吾尝读儒者之书有曰无极而太极与吾之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者似矣读书不如静坐与吾之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者似矣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与吾之所谓真空絶相事事无碍者似矣夫既似矣然又有所谓似是而非一毫千里者岂将儒者之说谬哉不然必有所见也人之道惟其中以为是而已吾之道果是也吾则以为是而从吾之道吾之道果非也吾则以为非而从儒之道非从吾与儒也从道也吾知从道而已夫庸知其吾与儒哉苟曰吾业专矣吾道勤矣而执之者非所以为道也至于与王公贵人交也则亦不徒与之贫贱富贵其面目而已而若今之某廉某忠某贪某佞某君子某小人上人又未尝不洞见其肺肝也上人岂特能相人哉予曰古之人谓静能照物而上人所以能若是者有静以为之主也使或不然而上人之相僧繇之画也高闲怀素之草书也夫岂所谓道哉而今也谓上人为僧繇高闲怀素者吾不信也上人今年以高行得领天下僧录左觉义事廷臣与上人为方外交偕其戚曹某者求言以赠夫一觉义岂足以轻重上人哉释之道以天地万物为空而视吾身为假借而吾亦不敢以是重烦上人听也而乃述廷臣之语予者如此且质诸上人尝有是言否哉遂为之序

友山诗序

天地一我也万物一体也天下古今知者谁哉子思知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孟子知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周濂溪知之故曰窓前草不除与自家意思一般朱子知之故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是数圣贤者何以知哉见道真也见之真故心与道一自不知其天地万物之为我而我为天地万物也陶渊明不知固尝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夫可见者谁之山乎韩退之不知固尝曰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矣夫可钓游者谁之丘水乎嗟乎天下耳目安可尽涂固自不能无具眼者也友山其亦知所以为山者哉其亦知吾圣贤之所见者哉友山以吾圣贤之所见观之尚隔一關矣天地万物之中而曰无山亦不可是山者不可谓非吾一体之物也山可谓之友哉友山未必无所见也人但病夫见未真耳友山见果真见则万紫千红再来朱子溪声山色又一东坡苟或不然而徒影响形似优孟叔敖亦奚以哉虽然人人有分个个圆成友山安得谓我独无分也友山居南海茶园吾见南海有茂儒焉具子思孟子之道濂溪晦翁之学友山归而以是质之当必得以吾子奉之上下以求吾道之真以求不愧于古圣贤者殆亦可矣子毋徒以为东家丘也友山诗成帙委其引于予予固尝为友山拈一诗也人皆以为宋头巾不可甚解遂敢申其说以为之引

送陈直夫先生序

予在京师时见天下之贤者多矣得与十人者交焉如陈白沙之大罗一峰之廓陈直夫之直李宾之之敏娄克让之公潘应昌之伟章德懋之浩沈仲律之温黄仲昭之畅林缉熙之雅皆予所不敢望而及者予皆取以为友是十人者不以予为不肖亦皆有愿纳交之想而直夫与予又有婚媾之雅视他人尤厚善未尝不责过未尝不规凡所以教诲予者无一不尽而予亦不敢负直夫也其后予以忧归病不能出是十人者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与予聚散不常而直夫亦十年不一见今年直夫起复御史予喜得侍时或听其议论以助不及未几直夫又与应昌出而金宪大藩矣予之喜者又不能不为之惧也予终于何所归哉直夫将行过江与予言别予留之三宿不能舍去直夫亦以远别于是极论古今上下人物题品略尽凡所箴规予者亦无不至直夫视前日盖加直矣直夫因自谓去其官居于乡者十年乡之人皆以直夫之直为好奇虽直夫亦不能与之以自辩者于乎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软美圆熟上下雷同不以为怪偶见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譬之夏雪冬雷见者必骇不谓直夫之好奇吾不信也直夫学圣贤之学以孔孟为法直夫之奇其殆孟子之英气伊川之过刚者哉人以伊川孟子为非圣贤不可虽然圣贤以纯粹为质宽恕为心攻其恶不攻人之恶见其短不见人之短坦坦乎宽平广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纳之中而泯然渣滓之浑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气过刚者不能无少瑕疵圭角一世而凌厉万古自攻之旗累仆累蹶而攻人之阵则雷动鼓行于鸿门井陘之间为之不少贷矣嗟乎严霜烈日果如和风甘雨之可亲乎龙蛇熊虎果如凤凰麒麟之可爱乎孟子之与伊川吾固知其非颜渊明道之比也直夫于此当何如哉宾之赠直夫之诗曰病来缄口坐今日为谁开事忌于名近身宁与世猜鸾凰终瑞物鹰隼亦雄才毕竟将安作烦君次第裁盖将进直夫于圣贤广大之中而望其划削乎崎岖棱层之地故耳故予于直夫之行亦以是为言非以孟子伊川为非圣贤也吾闻白沙以东白先生之请将主白鹿洞直夫出此以求印正当知予与宾之为不敢诳

罗鹤子应字序

江东罗鹤既冠求予字予字之曰子应鹤曰鹤何以为有应哉予曰云从龙凤从虎应也水就湿火就燥应也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亦应也故君子居其家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夫其所以应与违者其故何哉盖亦气类之相感者也夫其气类之相感者岂徒感哉以一人之心而通乎千万人之心也以一世之心而通乎千万世之心也惟其心之同也是以曰朱先生安在曰中国已相司马天地间之相应者岂止千里之外哉虽四夷之远无不应矣曰禾尽偃大风拔木曰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飨虽大而天地幽而鬼神无不应矣曰凤凰麒麟皆在郊薮曰鸟兽鱼鳖罔不咸若虽微而草木鸟兽无不应矣夫君子之道自微而至着自近而至远自涓滴而至至于为海自一言一行之微而至其极也乃至四夷之应天地之应鬼神之应草木鸟兽之应如此果何谓哉所谓修己以安百姓是已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已所

谓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是已是其应者圣贤之学问周公孔子之能事也呜呼人非周孔何学鹤其可以不知其所以为应哉鹤曰有是遂书以为罗鹤子应字序

湖上青山诗序

湖上青山者何赠文林郎监察御史王公自题其墓也湖上青山诗者何公自题其墓诸大夫士为公作也诸大夫士为公作者何以公湖上青山之事为奇而公之死不失其正也死不失其正者何夫死生昼夜然死亦人之大是以古之死亦固有不同焉者未易论也而惟不失其正为至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而子路于孔悝之难又必结纓而后死庄周列御寇之死不然而以死为决疣溃痈刘伶使人荷锺随曰死便埋我而荆轲聂政又皆以慨慷激烈而身死夫孔曾季路之死以道圣贤死也庄周刘伶之死以诞旷达死也荆轲聂政之死以愤豪侠死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古之死不一惟圣贤得其正也林和靖临终诗曰湖上青山对结庐又曰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其死虽未足以语圣贤然观其诗则于司马相如之死已过万矣公爱和平靖故其死也择地鉴湖偃卧其上朗吟和平靖诗呼其子鎡之曰吾死葬于此以湖上青山题吾墓明年公死葬焉其事类旷达而其志和平靖则亦可谓不失其正也夫圣贤者人之成法公之死不失其正乃不于此而于和平靖者何公岂无所见哉和平靖隐者也隐者之迹长晦而圣贤之名常不可掩古之君子其处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其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予不识公与和平靖不知同否今以其子提学公考之知其父公以和平靖自退托也孔明自比管乐孔子自同丘明窃比于我老彭后世实则不至而有侈心焉者非公谓也公廉于名太仆文公以诗引见属者何廉于名者公之心惧公德或泯而无所彰者提学人子事也人子不忍死其亲之心岂有穷已然汲汲以成人之善使有规于后世者亦予分所不敢辞也而予者何定山居士庄某也

寿开化汪处士七十序

古今一大旦暮也天地一大传舍也人物一大浮沤也何为寿何为而不寿哉人有以为寿者自观者小而不知其大也不知其大十二万九千六百恶乎其不以为大干开坤阖阳动阴静恶乎其不以为久盈天地间齿发爪牙水火土石动植飞走恶乎其不以为繁然人但知一元十二会以为大而不知元会为古今者亦有时而穷尽也人但知阴阳动静乾坤开阖以为久而不知造化往来为天地者亦有时成坏也人又但知乎生生长总总林林以为繁而不知凡有所生者亦有时生死也嗟乎果真可以为大为久为繁者哉知其不可以为大为久为繁者故所观者自不容于不大也邵子曰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以为万物是其所以为大者无有出乎道也而道则何所为哉是故古今有先后而道则无先后也天地有成坏而道则无成坏也人物有生死而道则无生死也惟其无先后也故贞而元元

而贞而古今无穷尽矣惟其无成坏也故成而坏坏而成而天地无尽藏矣惟其无生死也故生而死死而生而人物无停息矣是以知其大而所观者大也故凡所以短古今为一时小天地为一粟薄人物为微尘者非自夸大也亦无非以道为天地之本有是道则有是天地有是天地则有是人物有是人物则有是古今也夫古今天地且然人物且然而况为寿为不寿哉今年夏乡进士开化汪君金恩以其父处士寿七十走自成均过定山求予一言以为寿且谓处士读书好学汲汲于爱人之仁谓仁之施于人者惟医为速故于医学为最精夫道虽以生乎天地万物为大然道亦未有过乎仁者而仁亦岂有过乎爱人者哉以天地万物观之先儒谓天地以生物为仁人以爱人为仁至于植物之微亦各以核所藏以生者为仁而谓仁非道不可处士于道亦未必无少见也予蒙昧之人道虽未有所得然以其请也则又恶敢以已而负乎人哉故于处士之寿不以寿而以道

贞庵诗序

天地有大间架有大枢干有大疑惑有大间架有大枢干可以至矣然亦有大疑惑者何哉夫大之极者疑之极也疑之极也故举天下之大者皆可以而为一大疑团子矣是故天地之间架莫大于易而易之枢干莫大于贞易始于元而成乎贞成乎贞而又起乎元是易之元亨利贞者时之春夏秋冬也经之易书诗礼也世之皇帝王伯也人之耳目口鼻形体情性而物之飞走动植也此岂细事也哉是贞者天地阴阳之妙羲文周孔之传周程陈邵之学天地之间凡言大者岂有过于此哉天地之为大者如此大何大而笄簪鬢鬢之流谓之妇人乃得以贞而名以贞而居而世之吟咏嘲笑者又得以风花梧月其妙而牛鬼蛇神其怪亶亶焉惟恐有一之或后此其为疑也夫岂小哉疑不小也而解之者亦可小哉易曰夫子制义妇人从一丈夫有此易也而妇人无此易乎太极图曰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丈夫有此太极也而妇人无此太极乎易又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内男女正天地之义也丈夫有此天地之义也而妇人无此天地之义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谓之三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谓之五常无一不可妇人岂得谓无分哉新涂周某为其母求贞庵诗序周母贞矣予于纲常之大得无解乎遂书以为贞庵诗序周某观之乃惊起而谢曰疑团子今日打破也

为余生谢程医序

蜀有余生者学医于新安程文炳先生既三年其尊甫金宪公有今陝西之命生侍行明年乃持币帛走数千里谢先生于新安且诣定山求一言予之言岂足为先生谢哉予以先父母故识先生于南京往来十五年如一日先生之医予知之予非徒知先生医虽先生之心予亦深知之矣先生之医主李东垣朱彦修至于河间戴人之论若不足以屑者岂河间戴人不可以为医哉搴旗斩将之能虽足以快于一时终不若补养元气者之可以万全而无失而先生之医王道之医也先生之心长厚仁爱不问富贫病有所急虽万金良药不以贫者而靳病有所缓虽牛溲马勃不以富者而遗而先生之心王道之心也昔有生从风角于改医者既归医为合膏封简书曰有急发之生至葭萌争渡吏挝

从者破头乃开封曰到葭萌与吏破头者以此膏封之其人乃还卒业夫以改医观之则先生之医若未可以尽得者医且不可尽得而况可以尽得其心哉古之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先生以良相不可易得而良医可以易行于是择其易者而行之故先生之心与医皆汲汲王道者尧舜君民之心也良医之具也生思所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者何事哉先生之心不可以尽得也世之人有从师以学言下顿悟遽有所得者皆是生之从先生非一日矣岂无所得哉然知弟子者莫如师生果能有所得也先生必知之果不能有所得也先生必知之知其无所得也必当以改医合膏之事警之以卒其业不可听其去也知其有所得也又当使之以致其谨谓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苟有一毫不谨则其费人也岂有穷哉是生之得与否则又皆在乎先生也使生于此果真有所得而又能致其谨焉先生之道可以南矣先生之衣钵有所托矣先生之心必无不乐而生之谢先生者亦无不至生苟不知出此而徒欲致区区于币帛文字以为谢者岂先生之心哉予与金宪公为同年于生为父执谊不可辞遂书以告且致鄙意于先生者亦不敢负忠告于所知也

寿朱处士七十序

往年予读杜子美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未尝不叹浮生短世光景飘忽而谓长生术不可以不学及观朱晦翁感寓诗有曰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啓元命秘窃当生死關以近所谓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则又以为人之所学不可一日不正而神仙家之说虽学无益也二者将安取衷哉一日予坐卧林偶得程伊川语录读至所谓节饮食寡嗜欲定心气三者予乃大悟曰饮食不节则饥饱失宜而有内戕之患嗜欲不寡则邪僻日生而有自贼之虞心气不定则灵台以昏天光不发而吾之主人翁常不敢望其惺惺而百体无一从吾令矣是知三者岂特为养生之要而人之为学而凡所以为圣为贤思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者亦无以加于此也故予每以自持每以告人未尝舍是而他有所适但予以駸鲁之质而又加以懒惰无匹不自鞭策言之未必能行行之未必无少间断每自念及则又未尝不为之蠹然内伤惕然汗出浹背也清江朱处士彦清年七十筋力强健耳聪目明若四五十人人有问者处士曰吾鄙人岂有他哉吾但能安于田里与人无鬪格无争讼意外之虞不一扰于吾心朝夕食一蔬一饭寝处一室此外泊然无有也予闻之以为有会予心有得于伊川氏所谓三者之说每欲往造其庐而有请焉但予深山野人麋鹿踪迹乃与城市畧相枘凿而走未遑暇也今秋客有毛云翰者诣予求言以寿处士予遂以云翰故有及于此且有请焉处士倘不鄙予大帽长衫坐我活水有以话及予于处士亦不敢少悵何如何如

寿谢母序

石居子以书告于■〈日上永下〉曰吾友昌母寿敢请一言以寿■〈日上永下〉曰恶寿石居子曰寿其寿亦不罔其寿■〈日上永下〉曰乃若兹寿彼可寿此亦可寿约途之人也曰吾欲以是寿亦罔不寿而况乎请以子哉况乎出于其■〈日上永下〉

〉者哉石居子曰子有以寿敢请其寿■〈日上永下〉曰天下之物无所终亦无所始有所始者自始不始其始有所终者自终不终其终是以圣人一始终齐寿夭等万物同古今寿不寿其寿夭不夭其夭不丑其穷亦不荣其达不雄其成亦不毁其不成悦乎其相忘沛乎其不拘也澹乎其无悦也种种乎其无所与有为也以夭为徒而欣不入不御儵然而来忽然而去而已尔故其在太始也不以为崇在鱼跃之下不以为深先宇宙生不以久长是以古人亦有之人挈天地得之以袞气母得之以骑日月处玄宫得之以坐少广莫知其先莫知其后得之以上及姚姒下逮五伯得之以乘东维骑箕尾而自比于列宿者寿不然而妄意乎寿吾见负山以蚊馱陆以舟而尚曰求其几几者不已艰哉石居子曰果若兹也殆可与之以入无极之门游无何有之乡与日月参与天地为常人其尽矣而我独存者乎寿之大者莫过于此请书以归景昌以寿其母

定山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七

（明）庄■〈日上永下〉 撰

○序

寿大司马王公介庵七十序

有大付托之天必有大负荷之人有大负荷之人必有大感通之天此自然之理有不可诬者在昔尧舜禹汤文武之时天欲平治天下也谓天下之大可一人有不可以一人治苟不得人以共理之天下不可以平治也于是付之皋陶付之稷契付之伊傅付之周召厥后汉唐宋之时又付之丙魏房杜付之司马光付之韩琦付之范仲淹富弼是时诸圣贤之臣知天之所付托在是也又各能极其负荷之重而不负焉有是天者未尝无是人也天以其能不负所付托也于是与之以桓圭袞冕高牙大纛无少吝惜使之出入将相各极其荣盛而又享之以期颐耄耋虽至于老而不衰有是人者又未尝无是天也天人之所以相感通者岂有他哉盖以天下大器非有非常之才力兼万人者莫克举之而非常之人又不可不以非常待也今我圣天子左右之臣有克大负荷天下大器相与感通于天者若南京叅赞机务大司马三原王公岂非其人哉公以戊辰进士出入侍从受知列圣几四十年朝廷系其重轻天下以为安危君子赖之得以自安小人畏之而不敢肆天下之士无贵贱无小大莫不熟公之德知公之名望之为泰山乔岳仰之为青天白日也始公之来南京也旧邦之人各相自庆谓如东人之得周公西土之得司马温公及其去也莫不咨嗟叹息如赤子之失慈母而于再至又皆欢忻踊跃以为天不弃我民而使我公之来得以终其惠也至于镇抚南诏巡抚南畿莫不皆然而退休岩壑之人如张东白者至为中流砥柱图赞以寄夸美而■〈日上永下〉亦有和魏野上寇莱公有官居鼎鼎无地起楼台之诗以颂公而景仰之无已公何以得此于天下哉是皆天以我列圣为尧舜为禹汤为文武而懋遗是老俾之以辅成唐虞三代之治故也不然何以有

此万人之英克大负荷天下大器而挺然不拔如公者哉■〈日上永下〉尝闻公之名观公之大私窃念之以为天人之理虽至相合然亦不苟合也而公之于天夫岂无有以为之大哉往年公巡抚江北■〈日上永下〉始拜公于江浦今又得拜公于南京公不以■〈日上永下〉为不肖每见必与之坐以论古今天下之事■〈日上永下〉听其论议叩其学术公之大者莫过于诚故公于天下之大计无一言一事不出于诚也记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矣又曰至诚无息无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公之诚至于如此是宜德望愈老愈重功业愈老愈大福禄寿考愈老愈尊而公所以有是天者有以为之大也以公有以为之大也则为稷契为皋陶为伊傅为周召以及司马韩范之得于天者夫岂徒然哉今年公上章求去圣天子以公元老不可一日去朝廷勉留如成王之留召公者公不可辞十一月十八日公初度也公之子某求诸名公卿诗以为捧觞之图联为大轴不可无引因驾部主事某以命诸■〈日上永下〉公之寿盖天付之享之以期颐耄耄而命之以福我天下之民负薪伛偻之夫何敢赘一辞哉然以其请也犹得以致夫天与公之大于一言间者亦■〈日上永下〉私窃景仰之意得以因是而少见也

寿张处士序

张处士克正者予里中父执也与予父交予父少处士十二年以兄呼处士凡里中岁时伏腊秋报春祈未尝不在或行坐或饮酒处士先而予父后长衫巨袖揖逊雍容人见之莫不嘉赏以为一家兄弟不是过也顷予父患风挛不出门者五年处士见予未尝不问予见处士强健踰昔亦未尝不蠹然内伤以思痛予父也予父之齿少于处士而其衰老反在处士之前其故何耶以为天也夫天至公不私于人天不可诬以为自操之有不同而强衰视之处士人尔固不知所谓神仙久世之术而予老父亦非轻冒寒暑之人而亦不可以厚诬于自操此果何哉以予观之祇自痛也处士生四子曰麟曰龙明经为儒者曰凤曰夔居货财为商贾养志承颜甘旨罔缺朝夕之间而处士之心固恬然而乐熙然而处也而予老父则甚不然予苟升斗之禄于朝北马南辕陟岵陟蛄殆无虚岁而乃以垂白之亲属之孱弟而甘旨之奉虽曰罔缺然视麟辈之所以奉处士者终不如矣予父奚以不衰而处士奚以不强耶予父之衰者予之罪也古人以亲在不仕予始未之思耳褰裳出门所为几何往昔之非悔不及矣今予老父虽在床席犹幸未至于困予当上书阙下恳血竭诚愿乞终养明天子倘不加罪而得所请焉而予老父药石之余殆将平复得以复从处士之后一日二日之间麟率麟弟吾率吾弟相与聚二老于一庭称觞戏彩拜舞踴跽以终百岁则予之愿始毕而予之罪始可以赎其万一矣不知其何如也处士初度友于麟者请文为寿予敢一道其私处士厚予父者亦固其愿也遂书以献

送掌教归养序

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时而已矣时可仕也则仕时不可仕则不仕惟其时也故仕

非苟禄不仕非忘世然亦有时可仕而不仕时不可仕而仕者又不可执一论也夫时可仕矣吾病焉不能仕有他故焉不得仕则又不可仕矣时不可仕吾则贫无以为养罢无所于归则又不可不仕矣世之论人者取其迹而或不知其心守夫经而或不知其权执于不仕或以苟禄加于仕执于仕或以忘世加于不仕嗟夫传说之版筑吕尚之钓渭果忘世哉孔子之尝为乘田尝为委吏果苟禄哉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三衢吾先生之在京师与今翰林编修杨维立刘景元齐名学者日望其大魁天下先生竟以亲屈来掌江浦教事既五年复恐他日致有子路风木之悔遽白所司具行李买舟卜日东归江浦学者又不能一日留也是先生之仕非苟禄而不仕非忘世出处正大去就分明人孰加矣先生之在江浦予方筑草亭清江之上闭门卧病不与世接先生每不以予为不肖朝至夕往与予高坐危言谈论终日病体忘倦予不知为主而先生不知为宾也予所得于先生教者岂可指计然予之不仕病也先生之不仕亲也病也自为亲也岂自为哉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生出处去就人或可同而其为亲之故又非他人之所能同矣先生将行予惧人无以知先生而将谓其忘世也又以人之无以知先生为亲之故而非人所能同也故发愤为众人一道然予久处荒寂寡学无徒先生行过兰溪见吾德懋先生出此论之以示可否又一教我

迎养诗序

曹人徐君居仁以进士来尹句容既阅月慨然叹曰吾亲居曹君禄不能逮其亲吾何心哉遂卜日走使迎养于曹其亲乐畊翁亟思见其子也亦慨然就道将及治居仁巡行阡陌忽心动遂叱其驭还果迎翁境上翁乘车居仁御父子欢动颜色邑之老穉聚观道左莫不叹赏称颂以居仁之能迎养其亲为孝子也其能诗者又皆形诸咏歌以颂其孝一时父子之乐何如哉定山居士庄某闻而叹曰世之忘其亲以趋君禄者比比皆是居仁食有邑而能惓惓不忘其亲可以为孝子矣然孝有大有小譬之焉江河淮海一水也海则水之大观水于海而他固可畧也居仁迎养其亲孝已亦岂无大于是者哉昔孔子以德为圣人为舜大孝又以善继其志善述其事为武王周公之达孝夫舜为圣人不可加矣善继善述果何事哉文王圣人也武王周公之善继者继圣人之志善述者述圣人之事是孔子以圣人为孝子矣夫天下后世何信信孔子也人之疑者又曰孝不过能养而已定省色难而已过为异行者又不过割股庐墓而已孝子何取于圣人哉嗟乎是知其小而不知其大者吾惑也且吾之有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则有此理既有此理则吾之所以备万物者此参天地者亦此使吾身有一理不尽则仰愧于天俯忤于人吾于父母之形为徒受矣尚何取为孝子哉故为孝子者惟恐其不能为圣人也能为圣人则天下之理无一不尽而于父母之所以与我者为不徒受不求养而自无不养不求孝而自无不孝已为圣人而吾之父为圣人之父天下后世必曰某之父某之子圣人万世圣人之父亦万世矣孝子之大孰有过于此哉居仁之孝知夫大者当不止于能养而已也诗既联为大卷邑之诸生周天庆者求予序予将进居仁于孝之大者遂以圣人告之今

之世以圣贤为讳久矣凡言圣人者不以为迂輒以为怪然告人者不可不尽迂与怪何加损于我哉敢书此卷末以为知者道

安遠陳大尹挽詩序

天地有大付托既已交付世虽有大眼目大胸次者亦可以厌而足谓之了了更复何事更复何悲然世变何常春风桃李岂可常有仁人君子不可多得故武城之弦歌未忘而泰山之猛虎已躅一路之福星犹光而亘天之彗孛已灿天意何在人心何在酬酢者谁交付者谁光明之烛自谓徧满天下而逃亡小屋画本流移更复谁照于乎其不可悲也哉莆田陈君尹安远其既没也人悲之非悲陈也悲安远之无陈也安远之无陈和而听之者谁而照之者谁于乎其不可悲也哉安远之民天下之民也悲陈君者有诗而定山居士为诗序

陳重器挽詩序

予歲之己卯舉進士春官與今刑部郎中長沙陳君宗器會予白下舟中時其父封君其兄公器在焉封君則古老蒼勁公則精敏浩博而宗器則又豪俊英爽可敬可畏自是與公器聯翩北上相與日親乃得宗器家世之詳宗器謂其兄弟七人皆有可觀稱其兄重器尤不置口且曰于公器不減而自謙其不能過予遂識之于心亟欲見之不可得也丙戌予與宗器同登甲科其后北轅南楫奔走四方與之不相見者十年每見傳記所載如高辛氏之八子周之八士荀氏八龍馬氏五常眉山三蘇者未嘗不思念陳氏父子兄弟也前年夏宗器與廉州守劉君用光偶自公暇過江訪予定山握手道故舊歡甚竟一日夜乃去宗器將行出一帙示予曰此吾亡兄重器挽詩也敢請一言以序諸首予曰此豈予欲見之而不可得者哉宗器遂歔歔不自己予亦不能不為重器悲也予不識重器奚為而悲世之賢者常少不賢者常不能無賢者人之眼目國之蓍龜世道賴之以立人紀賴之以正君子有所恃而不怠小人有所畏而不為不賢者常至貴壽賢者常至夭死如往年吾友羅一峰者亦可悲矣重器果如宗器之所稱論亦不可謂之不賢者予于重器何為而不悲哉重器挽詩皆今天下士大夫所為哀者宗器以為今士大夫皆文章俊傑之士而予山人文章之人文采絢爛而山人之言野朴絢爛之言美浮于實而野朴者后将可信而傳也嗟乎此吾宗器之慮之過也周公孔子顏回孟軻其死也孰諫孰銘孰傳孰序天下后世稱為大聖人大賢人者亘萬古不衰名之傳與不傳者人之賢與不賢也使重器果賢也人將傳之不遑暇食使其不賢雖百予山人亦豈能有所傳哉矧夫至人无行至德无名以鴻蒙渾噩于太古之天者又不系于傳與不傳而亦俟乎汲汲于是宗器曰固已諸士大夫之意其可孤哉予不能絕遂筆其言于尾簡以為重器挽詩序

六合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國有史也史書天下之政志書一邑之政二者雖有小大之殊其紀事紀言則一而已曩者予以史職改官南京謁今大理卿夏公于太常時公與博士方公者方修太常志書予得而讀之見其所載某少卿死節洪武末時其事甚備蓋某非公則

将终于泯没而已予遂以为国史之命予既不足以辱然又不能卓然以退饱食终日岂予用心苟得从夏公后修所谓行人志及吾江浦邑志其或得载如太常某者亦于世道不为无补而吾素殄之讥亦可以少逭矣未几予老父母俱病大故荐罹痛入骨髓自恤不暇而况有及于是乎予时未尝不羨夏公之得以从容文字而叹予之迂拙也今年夏秋官主事六合郑公过予请序所谓六合志者予辞以为未暇公未信也既而公之子时奈暨国子生孙国辅者以大尹唐君之命来请且持一帙示予盖六合志已其间所书风俗人物善恶褒贬无不可观盖编集于教谕李先生校正于周先生笔削于公而综理提调以成于唐君者予于是又不能不为诸公羡慕而益以迂拙自叹也夫古之人不得以行于时者必有所著述以垂训于后世如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是已岂独孔子然哉下至于司马迁刘向贾谊之徒亦各以其说与表见于时以垂于后不自汨没也今之人何所希及惟古圣贤人而已予于一志之成且将羡慕今人之不暇而况能有以及于古之人哉予益重可叹也唐君锓梓是帙已告讫工而亟请予文夫予虽朽钝无补然亦岂不知所以自讼者乎遂敢僭书于此以识首简

寿陈掌教序

邑主教陈先生寿燕诸生学宫诸生曰顾无所寿不可人于所爱愿其贵富祝其寿考且罔不至而矧曰其师然寿吾师不吾定山不可乃相与诣活水亭曰先生其为我寿哉是时予方与陈大中论静虚动直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乃遽应曰是亦可为先生寿也诸生曰何谓予曰先生师也儒也儒道所在师道所出寿先生以寿不以道乎况先生言出于口洞见肺肝人有附耳语以私者初若有所纳领既而辄语人曰此某事某告我人有慕先生以他故弗类者又辄曰此非我某主我虽家人父子告必以公亦不敢以私先生惟恐其耳一接而口遽吐而害成也先生胸次明白坦夷洞达无碍幽暗岩崖无鬼无魅清平郊野鸾凰蔚如先生之质近于道矣先生质近于道今虽老矣吾告以敬以义以虚以直必将奋然曰吾何人孔孟何人周程张朱何人而于朱子所谓人虽八十亦当硬寨做去为不误矣由是而敬而虚以养吾道之命脉而直而义以固吾道之干质不违动静交养内外吾知百二千岁不足当抱和守一之万一台背儿齿不足以讎乐天知命之多寡孔孟之道万古寿万古矣程朱之学无穷寿无穷矣道之所在寿之所在也先生何虑乎寿哉伊川谓不学则便老而衰惟先生力行之耳诸生曰是可以寿明日以其子乡进士孔章来授予简道不予悖皆可念也于乎西山父子风月师生异代谁借但予衰谬不足重轻为可愧也聊书以谢

寿艾叔明母八十序

安仁艾叔明自江淮过予定山请曰熹老母八十熹将归安仁称觞膝下愿一言以为老母寿可乎予曰兹贤母也寿安可辞叔明喜不自任踊跃而前曰吾老母生长深山不离闺壺以缝衣裳幂酒浆精五饭为职此外无他可称也今先生以为贤母何哉予曰叔明知有善非妇人有非非妇人为母事然岂知三迁以教其子为孟母之大者乎叔明

客江淮二十年矣抱青囊秘术每在予门恒以蔡牧堂固子之能但不知白鹿主人今有无于溪云活水间也叔明笑曰有白鹿然后有牧堂安知活水之无白鹿也哉自是凡有所游霜厓雪洞叔明未尝不与予同往苍峰锦壑叔明未尝不与予同坐一有所遇叔明輒忻然拊掌予虽于叔明未能尽知然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鸢飞鱼跃之真叔明外亦不能无他有所得也每有所得輒危坐不去叔明笑曰先生又一痴也夫定山天下僻地予末小子天下之风汉痴人叔明负杨郭之资求以售其奇不于通都大邑而乃于天下之僻地不于富贵豪贤而乃于天下之风汉痴人辞繁缛而就雅淡驱势利而近迂阔自非真有所养不能以至此也然以刀氏之事观之叔明岂无所自哉语已叔明乃再拜曰熹母未尝无教然不知以为贤也今以熹母为贤吾母似矣熹则何以当之维自今熹不敢不自力于先生之言也明日舟人告急叔明携卷来遂书以畀之使归以寿其贤母且使凡得以寿其母者要自贤也

嘉兴府志序

嘉兴府志郡守仪真柳侯纂修平湖县博南川林先生校正江浦莊某为之序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道不行于时盖欲淑人心于后世是六经出于孔子为万世法也六经虽大而郡志所书则无不该一郡之志岂大于六经哉郡有民人则有政事有政事则书有山川则有题咏有题咏则诗有星桡则有阴阳有阴阳则易有上下则有和节有和节则礼有人物则有褒贬有褒贬则春秋是六经一志已一志该乎六经而愧乎六经可哉书政事者必无愧书书阴阳者必无愧易书吟咏者必无愧诗书上下者必无愧礼书褒贬者必无愧春秋如是则嘉兴府志非府志也嘉兴之六经也侯与南川何以为是地哉侯以名进土地官卿属领郡六经此学礼乐一邦而吾南川又以无极主静之派法印平湖皆可谓一世之豪愿学孔子者也而是书之修岂无见哉其必以书以易以诗以礼乐以春秋而必非无所张主者也是书一出天下之人必将争先洗耳以聆六经之论拭目以观六经之作虽予深山顽钝之人亦将褰裳踊跃以求二公之出手如何矣苟或不然于吾所论一有不类岂侯谓哉世尝以六经为天上人语孔子为万古一圣故志自志而六经自六经也嗟夫典谟何病乎刳尧途人岂乖于尧舜志自负侯而侯不负志矣虽然侯力亦大吾知其必将以运斤成风斲终日而鼻不伤之手不容有所效唾其侧而吾南川又将危坐竦观以听其英论而袖手于笔削间矣侯何人南川何人而亦有是乎哉一忘其势一忘人之势相与鸢鱼流动于几格铅槧之间而必将无一抵牾者二公之学也吾于是有以知是书之不为府志而为六经矣吾闻侯以嘉兴人物莫大于陆贄名宦莫过于杨季琮修志之余皆欲大其祠宇实录其行以万古其人于天下而又以嘉兴之学未知其大欲辟嘉庆亭以舍南川而尊礼之以求乎静观自得之妙相与以注我乎六经求乎内而忘乎外也真天下之贤守矣故于是序与之以言六经

长兴县志序

长兴志成邑士臧有原以慈溪周子诣定山求某为序某曰昔孟子谓春秋成而乱

臣贼子惧志不仿乎春秋之例哉周子曰春秋不已僭乎某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与志虽有大小不同其示劝惩则一而已矣故春秋之法谨华夷之辨严善恶之等别冠履之分拨乱世而反之正者岂有他哉圣人以天自处故操纵予夺皆出乎己如天之造化万物有所发者有所藏也有所生者有所毙也故中国而夷吾则夷之夷而猾夏吾则膺之天王冢宰而下媚诸侯之妾则贬而称名以天子诸侯而盟夷狄则讥而书会以春秋盟主而伐谋不叶则贬而书人至于篡弑之罪书法愈严从贼而实非为贼者为首恶非贼而不讨贼者为弑逆罪之所至推见隐微无少假贷至于褒善则尤汲汲惟恐不至袞袞荣辱存乎一字故古人谓春秋为倾否之书又曰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案夫邑志惩劝既同乎史修邑志者苟不仿乎春秋则善何所劝恶何所惩故书一赃也极其铜臭书一卖城也极其婢膝则凡欲为赃欲竖降者其瞬一接则必竦然而毛发竖矣必将省曰彼亦人也何为其污若是哉何为其背若是哉阴以寝淮南之谋者未必非吾黠也以至书一忠臣书一孝子书一贤圣其使人勃勃莫不皆然邑志之修岂止为山川道里建置沿革而已修邑志者其可不以春秋自处哉古之人谓春秋成乱臣贼子惧予于邑志亦未尝不曰乱臣贼子惧也盖春秋之惧以天下邑志之惧以一邑邑志同乎史矣天下一邑又岂有不同者乎周子曰果若是也天下之邑将无志矣某曰天下无志非志病也不能以春秋自处病也孔子以天自处修志者以春秋自处有原于是书也其果以春秋自处乎不以春秋自处乎其果以春秋自处也是以天自处矣吾于获麟之贺又当拜有原于长兴不然吾不知其所谓志矣周子曰是固一论也某遂书此以为志序不知有原以为何如

寿李母九十序

李氏母寿九十九十之寿可易得哉故凡神完气昌聪耳明目岁至百九十者人皆曰此异人也此其有吐纳导引之术也茹草木饵金石之能也不然而若人者亦奚以至于此夫以吐纳修饵为寿世之奇人僻士盖或有已堂度闺阃之人以烹调纺织为务者乃亦有是能哉而母无是矣母之于此果何道乎古之寿也无事为神心安为泰而母之子某粗布菜根与世淡泊无一纷扰而其孙某又以奇伟之气拔去流俗奋迅驰骤以自趋于贤人君子之党而父子之间又能轻煖怡悦父以勤母子以顺父各振其孝世之忘身辱亲以貽亲悔者莫可胜纪而李氏父子之贤一家之间又皆怡然熙然以乐无事而母之心安矣而母恶得以无寿乎是母之九十者母有贤子孙也母有贤子孙而母之寿亦恶得止于九十乎嗟乎思尼父子與之德则必思颜之何似思伯鱼伋也之贤则必思上官之所由泰山之上而李氏父子果知其有不属者在而母之寿也尚可涯哉尚可涯哉今年十二月八日母初度世奇请予寿而某谓予有一日长而予以寿母庶几李氏父子之知寿其母者当又不止九十也

寿尚公七十序

和阳麾帅尚公寿七十其厚橘潭请于予曰公可寿乎予未有以应也明年七十添

一筹矣潭又曰公可以寿乎予戚于公善其子廷臣予不敢絶物于公也乃应之曰寿有三以道以天以修养也以天禀命有生贱贫富贵不可移易老弗以戾而失少弗以德而畏以修养吐精咽华超生出死刀圭入口而白日羽翰以道则异于二者之撰矣天高海阔月到风来萧萧马鸣无一而非天理鸢飞鱼跃无一而非真妙千红万紫可句可觞杨柳梧桐可怀可挹苟非真虚真静真有所得真无所碍其孰能有以与于此哉是以道脉千古而寿脉亦千古也道之天无穷而寿之天亦无穷也公孰居一于此哉潭曰以公七十而耳聪目明筋力强健谓公非资于二者不可然曰以道寿者干开坤辟几何人哉公苟妄意于是者非予苟妄意于公非予予不敢以是望于公也嗟夫孔孟周程非人则已使果人也公何不可望哉昔朱子谓人虽八十亦当硬寨做去公虽老矣使公果能一喷而醒硬寨不已务求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吾之所以得于天者何如于此而不自絶焉则凡人之所以堂堂万古而长存者尚何少于公哉使或不然徒以七十而议夫千古吾见夸父逐日徒渴而毙而公不可以为寿也潭曰公不絶物予尚敢絶于公哉果若兹也公之寿也得无日乎

遏恶传序

灵璧县博陆先生以遏恶传一帙致书某曰此纪善王君为吾府推李公所大书者灵璧吴尹谓有警于世欲锓梓以传乃借悬于某曰先生倾盖定山其将何以处乎是哉遏恶兹序敢惟吾子是托其无辞某取而读之观其书公之审克明允发擿奸伏罔不精到虽古良吏有弗过者乃窃叹曰世之司刑安得皆若公哉为史传书若公者又安得皆若此哉公与传皆可谓无愧序而传之宜矣然君子讲学则又不可以不审也书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易曰君子以遏恶扬善盖善善所以劝君子恶恶所以戒小人而遏恶扬善又可一日废哉予尝观公治水黄河拯民于鱼虽胼胝手足有所不辞其一念之仁盖炳如也至凡佐理郡务阳嘘春育旌孝表贤亦无不至而公之可书岂止一遏恶哉而遏恶之书今亦屡矣至所谓有善而劝邈乎其无一语不知何也夫长于仁者未必或短于义专于秋者未尝不根于春而书独于此盖将以公职在推谏据以耳目之所见闻者书也又或以不有所杀曷有所生以遏乎恶者为扶乎善也而或者又曰春秋为倾否之书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案而书公遏恶者又将有以法乎春秋也不然则是书也以鸾凤之悠缓不若鹰鹫之明快和风甘雨之温粹不若迅雷风烈之奋疾可快人意矣夫以安流伏槽之家而书之者乃独有取于此哉于乎四凶不有而流窜放殛将何施奸慝不作而墨劓剕宫为焉用明刑固所以弼教而礼义人人嫻睦比比而皆相与流动于黄羲周旋于周孔者而刑又将何所施也有刑岂若无刑之为妙乎为公遏恶者固不知圣贤之大所谓善善长而恶恶短者何如也知圣贤之大夫又安得无所见哉纪善君以撝谦自处不多上人其心必曰吾以遏恶传公以吾濠梁一郡之大为公书傥公有扬善可书而纪善君遗之亦将以补其传予虽迂钝无状犁鋌之暇尚当为公一序如今之序遏恶不腆也陆先生以其高弟吴景来遂书以为遏恶传序可否请一教我

寿施翁八十序

天下之寿道而已矣以寿则寿以道则无所寿非无所寿也无所役于寿也岂无所寿哉邵子谓人以百为寿天地以十二万九千六百为寿然以百视万以人视天地何辽绝哉记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然曰配曰无疆者盖万其百天地其人矣岂人力能哉故曰道而已矣何哉道同则其寿同也故如尧之寿百五十曰惟天为天惟尧则之者虽历万世而无穷也尧何如寿哉文王之寿百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文王纯亦不已者亦历万世而无穷也文王何如寿哉岂特尧与文王为然孔子之覆帔如天持载如地错行如四时代明如日月无不然已岂特孔子为然若曾若孟若子思若周程张朱于道有闻者皆然已寿岂偏于圣贤哉以道则无所往而不寿也由是则彭篯非寿殇子非夭回何害其为不寿跖何害其为不夭哉嗟乎人固有挈天地袭气母骑日月出入于不生不死为寿者嗟乎此何道哉此可与老氏谋不可为吾儒道也朱子以偷生为昧天理吾儒之学果如是哉黄岩施翁寿八十公尝为民牧罗源长官为贤令通府濠梁为贤倅且其子司训和州以严以勤又知翁教子为人贤父矣吾指而屈之翁之贤当缕缕也翁由是以沉潜乎姬姚孔孟之思咀嚼乎周程张朱之味而不以老为勸翁之寿去百无几也将特止于此哉虽与天地始终可也苟曰吾老矣吾老矣古人谓人虽八十亦当硬寨做去又谓卫武公行年九十犹作抑诗自警者皆诳语也翁何如翁何如翁子司训之僚邵先生率诸弟子诣定山谒予文寿疾风雨中命舟秋江一日百里意亦勤矣翁亦可以想见其人矣因其请且偕吾行也遂相与以寿其道

寿李君怀玉海屋添筹图序

金陵李君怀玉寿其朋友乡党绘海屋添筹图求诸大夫士诗寿之张秉忱持以挂予天峯草阁求序予观之曰美哉图乎其所以幻吾怀玉者乎而曰寿怀玉不可也秉忱曰有是予曰海屋添筹幻也神仙以其所幻天下之人不知其幻遂各以幻之幻之已幻之亲幻之君幻之朋友幻之邻里乡党为所幻者人以为幻则曰是虽幻我以神仙幻也以之视幻也岂厉也哉故莊周列御寇以蝴蝶蕉鹿梦幻其身而王母以瑶池幻穆天子以三偷桃幻东方朔韩湘以蓝關雪诗幻昌黎林灵素以怪诞幻徽庙无于其有虚于其实相与枕籍于幻而不自知其不至于毁灭仁义弃絕理道不止也海屋添筹谓非幻乎皇极经世以元十二会十二万九千六百为天地数海屋一筹沧海一桑田虽十二万九千六百为几筹哉海筹盈屋天地几混沌海屋之筹岂复别有一天地哉天开于子地辟于丑海屋之人果安寓哉此海屋之筹不谓之幻不可也而以寿怀玉哉秉忱曰果若是也怀玉奚寿予曰易也去其怪去其幻而已矣去其怪以还吾天理之正去其幻以正吾仁义之常老氏毀絕仁义也而吾尧舜孔子则安夫仁义而不去神仙灭弃理道也而吾尧舜孔子则守夫理道而不戾尧舜孔子天下古今之所法也怀玉何所从哉将以从夫幻乎抑以从夫仁义理道之正乎从夫仁义吾不敢以非仁义者寿从夫理道吾不敢以非理道者寿理道仁义怀玉之所固有以其所固有者寿故曰易也曰老氏曰神仙夫岂

固有哉怀玉之质朴茂近道傥愤然硬寨力谢其幻而曰尧舜孔子尔何人哉不至不已由是而台耆由是而耄耄从容于仁义酣熙于天理寿愈高而道愈高年愈尊而德愈尊也不然徒以幻得寿不可以入于尧舜孔子其为怀玉寿何如哉秉忱曰非子言几误怀玉然诸大夫士诗必有同此以发者岂能无待于先纓而深汲者乎予识高景阳识怀玉怀玉亦予二十年前故人也于其幻也得无念哉遂抗颜以书他日酡颜鹤发盎然道气而大趋阔步有过于天地间者未必非怀玉也

月轩序

安仁艾君叔明号月轩夫月也有诗人之月有文人之月有诗颠酒狂之月有自得性天之月韩昌黎盛山十二诗序谓追逐云月文人之月也杜子美诗谓思家步月清宵立诗人之月也李太白捉月采石而其诗又谓醉起步溪月诗颠酒狂之月也黄山谷谓周茂叔人品甚高其人如光风霁月自得于性天者之月也夫诗文人之月无所真得无所真见口耳之月也诗颠酒狂之月醉生梦死之月也惟周茂叔之月寂乎其月之体感乎其月之用得夫性天之妙而见夫性天之真自有不知其我之为月而月之为我也所谓曾点之浴沂孔子之老安少怀二程子之吟风弄月傍柳随花朱紫阳之千葩万蕊争红紫者是已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所谓圣贤之月也叔明之月果何月哉叔明深于地理学每以蔡牧堂自负非得地理之性天者不能嗟夫人之性天何往不在牧堂之性天岂异于叔明之性天叔明之性天岂异于茂叔之性天哉叔明于吾茂叔之性天不知果真得否也叔明往来予溪山雨阁最久要之当亦有得也人凡有叩叔明之性天于青囊者不以曾杨廖頼之专而视叔明可矣凡厚叔明者有诗月轩而某于叔明尤厚遂为之引

韦氏族谱序

世尝以族谱为谱一族表世系使宗族子姓无所紊乱于一族此一家之史也然其书年书月书邑书郡书里道必书曰此某姓也此某氏也此某贤人君子之后也书姬姓者必曰周文公旦之后书吴姓者必曰延陵季子之后书姚姓者必曰虞舜之后书孔氏者必曰仲尼之后书司马者必曰程伯休父之后至于小邦僻郡卑官陋邑无所闻于天下者又皆蔽而不书此何故哉盖操欲上人者人之同情也惟其有欲操上之心故以吾之郭而拜子仪之郭以吾之狄而哭仁杰之狄何所不至也嗟夫尧舜孔子之先岂皆尧舜孔子者哉有尧舜孔子然后其族始大也颜孟程朱之先岂皆颜孟程朱者哉有颜孟程朱然后其族始不可及也丈夫当磊磊明明以自树立而轩豁于天地之间不以第一等事让人也惟其能自树立不以第一等事让人天下后世自曰某族某人周公孔子也某族某人子思孟轲也某族某人程子朱子也吾之族不求大而自大又岂待有慕于同姓之大者而后大哉或曰天下之事未可执一而论吾之族不出于周孔程朱固可以自力也使吾果出于是吾将亦何以哉予曰出于周孔程朱者幸也出于是而又能以之自勉是吾之族又能轩天轰地出一周孔程朱矣吾之族岂不益大以光而为幸中之又

一大幸也哉慈溪孤鹤周惟坤先生携长兴韦氏族谱诣定山求序予观其谱畧无有所扳缘依附者真一家之信史也韦君某以进士出宰某县质直厚重观其谱畧亦可以知其人矣天下后世之谱凡有能自树立而无所依藉者未必不自韦氏族谱始也

赠司训洪先生秩满序

甚矣天下之师不一也有心传之师有讲说之师有句读之师有位号之师位号之师非弟子之所愿学上有所命而下不得以不从者若今胄监与夫郡邑之师是已句读之师操持铅槧析句分章而鼓弄雌黄而于义理若罔闻知若今之所谓村学究者是已讲说之师坐拥皋比明白义利毫分缕析无少差谬若朱子所谓已落第二义者是已惟心传之师则有不然真乘法印以心传心其不言之妙而自昭融于光风霁月之天流动于鸢飞鱼跃之境若周濂溪之于二程李延平之于晦翁是已世之儒者不知心传之为何物率然自号师曰某弟子也弟子曰某师也上下恬然不以为怪正心诚意之传果安在乎吾道一贯之旨果有此乎是以师道率至不行天下率无善教教与治相须有闕雖麟趾之意而后周官之法度可行无善教者所以无善治也故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以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程伊川之序其兄明道又曰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故孟子之与伊川夫岂无所见而故为是以聒瞽人哉盖以师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本苟师儒之教不行则人心不正天理不明邪说横流天下望治其可得哉故古之人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谓明道为孟子后一人而已者不我诬也莆田洪先生贵忠以乡进士分教钱塘未几以忧去三载服阕来补江浦教事既满诸生陈允崇求言以赠予定山鄙人聒瞽世务已十年矣先生之教之善否予岂得而知之以应吾允崇之求哉予辞之再允崇求之再不徒再也至于三至于四允崇犹有所不倦焉夫世之宦于四方者恒有推之不去之说使先生之教不善何以致诸生之惓惓者如此哉是先生之为师必非所谓句读也必非所谓讲说也必非所谓位号也其将有所得于心传者哉不然其亦将有所见而未及于行者哉抑未能行于今日而又有待于他日者哉予虽至陋然果于忘世亦非所敢愿者则又不能不为一言以为先生地也允崇退人有谓予者曰以心传心之说恐未可以告洪先生也予曰不然胡安定之苏湖陆子静之九江夫岂非位号之师哉予遂书以为洪先生行赠

恩荣为马主事乃翁序

皇帝二十有三年春上太皇太后徽号诏若曰惟朕有亲惟天下独无亲乎乃推其孝于天下俾凡有亲者咸得尽厥孝焉爰诏廷臣弗年以例咸赐诰勅封其父母肆兵部主事臣猷已官其父安人其母不宁是已老老之政天下靡不至焉大矣哉皇帝恩也昔者禹舜天下谓之大孝武王谓之达孝夫孝曰大曰达可以至已然皆止其身孝未有推之天下如今日之盛者我皇帝之孝何如哉臣猷既受厥封定山臣某告曰惟我皇帝推

恩其下匪有求厥臣也老吾老以及其老惟兹臣下蒙恩其上非有能以自致也推兹老老故亦得以老其老夫老老及其老恩莫大已蒙其恩以老其老幸莫大矣惟其幸故天下罔不以为荣父焉于子必曰不仕何显子焉于父必曰不显何孝故一命未沾其封勅已留涓滴未尽其显扬已竭嗟乎兹岂常得者哉我皇帝之孝旷古所无乃若兹典亦旷古之所无者故惟有复子明辟者然后有鲁封有明德迪知者然后有陟议有施有报懋德懋官厥或趺弛以惰冒昧以偷然欲藉兹以显扬其亲吾恐龙章凤勅有弗可以多贷其下也臣猷何克以堪兹哉惟父以劝其子惟子以劝其父忠其忠以职已益图报称有弗计其得益兹感激有弗谋其功乃若兹诰乃若兹制乃惟显扬亦惟分也有弗过也于乎其式敬哉臣猷乃曰是用兹警请书于素遂不敢辞

赠姚廷伟序

予性拙不知时务每闻人有淳朴不矫饰者辄爱重之企慕之若父子昆弟然惟恐其不与予接人有浮薄躁妄者辄远弃之疾恶之若寇讎然惟恐其与予接今之世君子固多而小人亦不能无予之性虽僻如此然不得以直遂其所愿欲者十常八九也予欲与接常不可得予不与接者动辄满目至有推之而不得去者古人谓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又曰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逢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古之人已有先我而为浩叹者不独予也去年予过乡人高景贤求所谓淳朴者与之游景贤举廷伟告予亟欲见之而不可得也未几景贤之子甫及儒士李天禄过予予问廷伟天禄曰彼岂易得哉居浮华之中绌絺不识夏纨绮不识冬温饱之外泊如也人有欺朴而侮弄者辄不应至有叱其名出恶语以见侵者辄走闭其门不出有问者又辄曰世岂无同吾名者哉予曰真朴人彼岂不稔予而子之来不与俱哉天禄曰彼但以冠组为柴栅宦达为土苴固恒戒其子曰毋近势毋逐利毋与贵人达官者游自取败辱子之宦况虽若此其能畏影而不走于日中哉予曰是之谓麋矣麋之始生未知鹿也见夫侈然其大巍然其角粲然其斑则骇然而走以为若吾类者固当专其野一其质今乃炫然自露如此何所与取朴哉彼盖得非以予为鹿哉天禄笑曰子果欲其来也吾当致子之言买青山煮白石与子终老于莊泉之上予不诳子也予曰子能为我言之敢借此以为先容遂书

赠张君良弼金宪福建序

世有常谈以为迂阔然行之自我卓乎万世以为杰论而不容毫发有所少间者岂众人之所知哉仲尼之后历千万古而知乎此者惟子思孟子明道三人而已子思以至诚之业为悠远博厚孟子以霸者之民为驩虞王者之民为皞皞明道以理之是非为御史论列而不主于攻击圣贤岂有他哉天下之事有巨有细有缓有急各有所见也丘山可重而鸿毛可轻吾则舍夫轻而即乎重取夫大而忘乎小也世之人以激烈为职凌厉为务苛察为能率曰不如是不足以称吾职嗟乎职固如是称哉职苟称矣其于国家之大体何如朝廷之元气何如圣贤之所以如是悠缓者非自怯懦也盖存大体而养元气

也圣贤之外人亦何所学乎彼以激烈我以吾厚彼以凌厉我以吾缓彼以苛察我以吾德处一事也发一论也必于国体果无所损元气果无所亏吾则行之如其不然则虽一日之间可以坐致太平吾不为矣故如范我驰驱吾宁终日一禽不获而不诡遇一日而获十也窺乎其泰山乔岳蔚乎其鸾凤郊野充乎其参苓芝术而所谓孤峰絕壁阵马风檣而斩關夺将之能可以束之高阁而不见其有余用矣忠厚迂阔而以邵以毕老成迟钝而以傅以周吾之学圣贤者如是庸詎知一国非之天下非之亘千万古而非之者乎黄冈张君以地官员外郎金宪闽越张君有事江北尝过我定山相与终日危坐虽未尝一及政事而气质凝重固磊磊非俗吏也其同寅诸公于行也托吾李君荅卿求言以赠予恶敢以他图哉他日苟皆有以知重国体养元气寿我国家之命脉于无疆而不规规于天下之末者未必不自张君始也

寿鲍翁六十序

天地果无数乎曰有数天地果有数乎曰无数天地果何如有无数乎曰以数言则有数以理言则无数一元十二会十二万九千六百者天地之数也夫天地有数而况于人乎而况于物乎此天地不能无数也以理言之颜子贫且夭也然知其贫且夭也而人可以不学夫颜盗跖富且寿也然知其富且寿也而人可以学夫跖闵然御人于国门之外荡然自贼于淫乱之区而曰吾有命吾有命者道固如是乎哉此邵子之学而二程子之所以不屑为也往年浙友余中之过我溪云以皇极经世之学授予读其书至王天悦所谓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时日而后富寿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后贱贫以至水陆舟车之所产东西南北之所居精粗巨细之事无不皆然而至所谓福善祸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畧无一二授受之际予虽口唯其义而曰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而心实不敢以为学也其故何哉盖以仲尼颜子之乐为周程的派不敢为隔壁好听之语以乱我吟风弄月之真花柳鸢鱼为程家生意而不敢以雷从何起之赘以夺吾起处而起之妙天下之事固各有真理人固各有真见也新安鲍翁六十溪南吴以魁之戚盖贤而得数之寿者以魁父子万古西山实深契我托以一言而理数肯綮正在我辈之所运斤而又不得有所以惜于翁也昔人谓天下之事不离于数亦不执于数翁之寿也其可执于数乎

送许生还上虞序

戊午之岁正月初吉有生白袍草屨通予门谓浙之上虞许璋生挟一衾风雨寒暑不顾言若不出口而所言皆根据在昔可与共学者乎予坐之大崖山中逾三时有问疑则复至门予尝语之曰拘拘陈编曰居敬穷理者予不然嚶嚶虚迹曰傍花随柳者予不然罔象无形求长生不死之根者予不然生欲往白沙谒吾陈先生夫自生之乡去彼五千有余里囊无粟衾里裂钱挂杖头有几生又有老亲双垂白于堂只子不可再远吾于此未尝不嘉其志而又未尝不恨其穷也不然吾自有乐地夫何恨其将反而求寻乎予赠诗二章予兄大理复和之尘既归歌数诗上卮酒于堂上暇则静坐以观心且读圣贤

书其乐何如也

定山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八

（明）庄■〈日上永下〉 撰

○记

宿州儒学会讲亭记

成化戊戌吉水张君兼素以进士来守宿州其始下车即慨然有兴学之念会明年莲塘娄先生奉命提督南畿学政符移郡县修葺敝坏君曰是吾志也于是历学宫至诸生退息之所曰号房者废靡不治庀材鸠工作室三十有二自室牖户乃俾诸生人处其一童冠则附昔也隘陋而今室完好真可以居学也又作亭数楹于诸号之中虚其四方以迎所受且命诸生鼓篋之暇分则退息于号聚则讲学于此题曰会讲亭成致书于某道其所以且曰为我记之某定山鄙人闭门高坐不学不讲已十年矣乃欲记此不亦谬乎然书屡至有不可辞者而告之又不可不尽其愚也夫学不可不讲亦有不必讲讲虽至精已落有言之境而若朱子所谓第二义也然有言者夫岂无所言哉孔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默而识之亦无言也夫欲无言岂独孔子然哉尧舜之精一执中亦无言者也颜子之终日不违如愚孟子之求放心亦无言也以至周子明通公溥程朱二子又以读书不如静坐亦岂有所言哉数圣贤者岂不知学必讲而后明以为不得于心虽讲无益也故圣贤之学惟以存心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则莹然澄彻广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视听言动一循乎礼好恶用舍各中乎节由是而参天地者此赞化育者此为圣为贤者亦此苟心不存则身无统主而徒欲置之颊舌之间而谓有得也譬之摘埴索涂舐天以舌而欲其至也不亦难哉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朱子又曰读书不足以为学非读书无以知为学之方盖读书学问致知之事致知本于存心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夫人之言各有攸当以君之贤夫岂规规于讲说者哉教人者贵乎有言为学者欲其自得自得之者某愿学也学之不讲是吾忧者君之教宿人也万物并育而岂相害道并行而岂相悖哉君为吾友罗一峰之友以一峰知君也君可与言者遂书此以为会讲亭记

吉水张氏义田记

予读钱公辅所为范文正公义田记未尝不叹文正公之贤仁于其族而又不能不慨先王之道不能行于天下而使文正之得以私于一家也夫先王之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中为公田八家各受私田百亩耕则同力公田然后敢治其私田卿以下又各有圭田五十亩而余夫亦二十五亩天下无无田之家而百姓亦无无田之人老者有养幼者有字鰥寡孤独者又各有所赈贷而无一不得其所盖圣人以天下为公而人自不得

以私其家也自秦用商鞅变法之后废井田开阡陌而天下始有富贫之分富者田连郡邑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以文正知族人之不免寒饥乃以爵禄之入置为义田以周其乏其心可谓仁矣然古之人有赐之衣者曰愿赐一国之衣有赐之食者曰愿赐一国之食以文正之贤其在宋也与韩琦富弼司马光同称可谓得君以行道者使能告其君曰井田之法不可以不复其君未必不听听之未必不行行之则天下俱被其泽而三族之间亦无无田之人而文正义田之举亦有所不暇为矣苟使言之不听听之不行文正可以去也则将焉用彼相哉文正之为执政乃不知出此而顾汲汲于族人之寒饥者不知何也盖井田之法奋为是论者千数百年之间惟孟子横渠二人而已而文正之学识其小者而于此有所未讲耶抑或知时君世主之不能行故有所不言耶是皆可以发一叹也吉水处士某积德行义隐而不售慕文正之义割田百亩收其每岁之入以公于祠堂号曰义田命其子兼美择族一人长而贤者为主其计凶年则散于族人之饥者而丰则偿之其不能者置之菑独无告者周之处士盖尝斟酌于吾友罗一峰以为储粟为义而盈虚不继惟田为久故其法为最善也处士之心不下于文正矣然文正仕也处士隐也隐者欲为而不得为仕者得为而不能为不能为者不可以小不得为者不可以大故仕者常任其责而隐者常任其义是以处士有文正之义而无文正之责嗟乎君子之道穷则志之达则行之达之所行即穷之所志也处士果无责乎虽然处士老矣不可仕矣处士之子兼素仕于宿天下谓之贤守将用于朝位通显有文正之寄也他日苟有若予之有喙三尺于仕进间者兼素其何以哉处士又当斟酌讲明其大者以授兼素兼素之行处士之行也兼素之弟兼岳过予求记予迂阔之人知井田之法不特可行于古而不知不可以行于今故与之极论如此处士其将以予为迂阔否哉

六合县科第题名碑记

应天府之属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六合者则独于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徃徃称五邑而吾江浦自有国迄于今登进士者才七人乡贡士亦不过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也世常以扶輿清淑之气鍾而为人故灵而吾两邑者山穷而地僻故其人多卤裂而不知学科第则视他邑为独后嗟乎此果谓何哉国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则合诸郡之人才其多不下数千人而得与其名者百人而已礼部合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数千人而得与其选者不过二三百人而已斲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而必尽其良士之得由是而出者亦难矣又吾两邑之大小其视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一二夫科目之严又如此而吾之两邑者又如此故虽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皆为儒服亦不能以相及矣以吾两邑之人之少为不知学而以其地者或非也虽然人亦何病于少哉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琥璜爵者此以少为贵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后世凡称尧舜文武之治则莫有能及之者不贵于多也鲁哀公以儒号于国中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无敢儒服独一丈夫立于公门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是鲁一儒耳世称鲁为礼义之国一儒何少于鲁哉由

是观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无不治已不如是虽多亦何以哉是则凡为吾两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忧惟其不能如所谓十人五人如所谓鲁一儒者斯可忧也六合科第题名碑阙侍御陈公士贤来督南畿学政乃命县尹张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求予记予未有以应明年阳信唐君诏者继厥尹事而复以是请予江浦进士七人之一者遂书吾两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励吾同志毋使天下后世之人得以少吾两邑之人

一乐堂记

巡抚南畿都宪何公作堂于新昌里第题曰一乐孟子所谓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也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家乐耳公以天子耳目朝廷风宪上有是君下有是民四方万国之所观瞻天下后世之所仪则公不乐以天下而乃为一家之乐何哉公之意曰人情莫不欲其亲之寿也莫不欲其兄弟之无故也然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岂易得哉父母存矣而兄弟不能无故兄弟或无故矣而父母不能俱存然父母兄弟俱得以遂其所愿欲而无一之不足焉此岂细事也哉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舜未尝无父母也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牛未尝无兄弟也然舜虽有父母也而瞽瞍未尝一日安其父母之道牛虽有兄弟也而桓魋未尝一日安其兄弟之道瞽瞍桓魋如此舜与牛之心果何心哉忧惶悚惧日且不暇又安敢望其为可乐也今吾老父母俱以八十之年垂白在堂荷蒙明天子之恩龙章紫诰霞帔乌纱照耀天地而吾之弟某又能躬耕自给用力于养以奉二亲于天姥云水之间而吾之得以尽心国家扬历中外以効尺寸于朝廷之上者未必非吾父母兄弟之力也苟或不然又岂无所累于吾之心哉吾以一乐名吾堂者亦不为过也定山庄某曰孟子谓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三乐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余尝熟公之名而不公识今年公枉顾定山始得拜公于天峰草阁观公之渊深和粹言动盎然自非不愧不忤者何以至此是以知一乐者未必非公所致也然一家四海一世万世以一家之乐而为天下之乐以一世之乐而为万世之乐明良相逢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蔚然为一代名臣以熙无穷之乐而天下后世称之曰此皋夔也此稷契也此周召也岂非公哉公命作记予乃道其实以复于公如此公其以为何如

婺源三贤祠堂记

婺源有三贤者有朱子也有朱子何以有三贤之祠哉朱子之学出于三贤也天下之论皆曰朱子集诸儒之大成犹孔子集羣圣之大成谓之诸儒则濂溪二程皆在其所集矣朱子之学何以出于三贤哉孟子曰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孔子圣之时是孔子之所集者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大成非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大成也朱子之集大成何以异于是哉彼当孔子绝学不传之后屈原长于骚董贾长于策扬雄韩愈长于文李挺之穆伯长邵尧夫长于数司马迁班固欧阳修司马君实长于史皆诸

儒也朱子以圣贤之学有功于性命道德至凡四书五经纲目通鉴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数之学又皆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者讲明订正无一不至其所集者夫岂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濂溪接孟子千载不传之绪其太极图说发千古前圣所未发之言二程受学濂溪每令其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其后竟得其传吟风弄月以归而朱子亦曰濂溪性诸天诚诸己合前圣授受之统又得河南二程子传之而其流遂及于天下是濂溪二程之与朱子初不可以优劣论也譬之四德周程之谓元亨而朱子之谓利贞譬之四时周程之谓春夏而朱子之谓秋冬元亨之德未必过于利贞而收藏之功要不可以为优于春夏也予每与吾友莲塘娄先生论及于此先生未尝不首肯予言而某亦未尝不服莲塘之为确论也天下之论岂大朱子而小三贤哉虽朱子复起未必以为是予二人之论岂小朱子而大三贤哉虽朱子闻之未必以为非圣贤之人大公至正理而已矣谀之者不足荣而正言者无所忌也故有见于此者谓婺源为朱子父祖之乡乡之人有为圣为贤磊磊轩天地如朱子者其可不问其学之所自乎问其学之所自则朱子可祀也三贤亦可祀也祀三贤则朱子之学之有源委从可知故三贤之有祠者朱子之学出于三贤也或曰朱子学出于豫章延平而豫章延平果谁出乎自夫吾道一南惊汗浹背而豫章出矣罗学再传果自得师而延平出矣考其源流程门一脉其可诬哉宋之大儒曰周曰程曰朱而已数子之外不多得也祀三贤则豫章延平在其中矣三贤宋旧有祠立于婺源大夫周侯玉清而记于朱子废祀久矣成化戊戌莲塘娄先生以御史奉命提学南畿至则披图志谓是祠不可以不复乃命邑侯某掌教陈君某作堂若干楹于大成殿之右序濂溪坐南向明道伊川东西向以侑食焉仍旧制也陈君遣诸生某诣定山求予记嗟乎是祠旧记于朱子予何人斯可以继是作于数百年之后哉婺源千数百里而陈君之请不以屡至为倦而莲塘复为之恳予惧婺源之学者无以知三贤之道而曰是祠之作为无谓也遂为之记

寿州修学记

孔子之道至大如天至厚如地至明如日月人孰有如天地日月而不知所以尊者哉尊之何如如孟子而已矣如周程张朱数子而已矣孟子之学非孔子不学周程张朱数子之道非孔子不行孔子事君尽礼孟子之与数子事君亦尽其礼孔子为学不厌孟子之与数子学亦不厌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孟子之与数子亦进以礼退以义孔子辟异端孟子之与数子亦辟杨墨而排佛老孔子之步亦步孔子之言亦言孔子之趋亦趋其尊孔子也至矣若尊孔子者不此是求而徒隆之以位号丰之以祀典而侈之以宫室岂尊孔子者哉夫孔子之道以内而不以外以实而不以名彼其付其子以家而其父贤也其子之于父也但温之以轻暖而已饫之以甘旨而已而于父之善则置而不问而惟非僻之千父之心其可得而悦乎而子可得以为孝乎孟子之与数子者如此谓非孔子之孝子不可其尊孔子也孰有过于此哉成化己亥莲塘娄先生以御史奉命提学南畿先生端已率人立法以严行法以宽严则易行宽则易从三年而学政大成寿州儒学故

不治知州陈君时良乃克修葺爬污剔秽易腐为新居数月而孔子有殿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尔器备无不完好是虽先生之教故如是哉先生之来南畿也行视郡邑不以予为不肖每至江浦未尝不过予卧林草亭每与予言未尝不称孔孟之道周程张朱之学其步趋起坐未始不鸢鱼于容与而光风霁月之天豁如也予虽至愚不能引领先生之万一然所谓程邵月坡朱陆鹅湖而于吾二人者则不知其瞠乎其后与否矣至所谓丰以宫室侈乎外观以尊孔氏者先生无一言也先生岂无一言于是哉以为尊孔氏者亦有真在也昔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僵僵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陈君以是为先生之教夫岂知先生不以舐笔和墨为画者哉以舐笔和墨为先生画则解衣盘礴羸为真画者君不知也呜呼今之世岂惟君不知哉记曰古之学者家有塾党有庠有序国有学又曰大学之教人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苟于庖廩不继而居学无所则先生之教陋矣而人之学孔子皆将以树居而裸走也陈君之政夫岂无所见哉学既成学正陈君淑瑞辈以为无一言以书君之勤不可乃命诸生胡珪严轸诣予求记予鄙人不能学孔氏而能言孔氏之道乃不辞而书之使刻于石以告夫寿之学孔氏者固亦有在

汝嘉堂记

皇帝十有五年以右副都御史臣瓚克官外内用底成绩乃赐褒勅有曰则予一人汝嘉臣瓚拜手稽首小心战栗受命惟谨乃作堂居第奉汝嘉以颜盖祇受帝命用图报称也夫帝命以尊居第以私私以尊颜世谓为过为偏不可于乎兹岂知祇受意哉臣之于上竭其所分忠其所职鞠躬尽瘁以効于上上之嘉不嘉焉吾不问也苟可问焉覬觐窥望靡所不至臣不如是臣之嘉且不敢以问而矧于得哉故嘉之得为望外而吾之报也亦岂称是者哉职不徒忠分不徒竭所谓身不足以委首不足以陨毙而后已不足以称梦寐羹墙不足以忘绅不足以书而盘盂不足以铭不但颜乎是堂而已吾朝夕入吾堂而见焉必曰吾法有未执乎吾嘉愧矣而必吾执吾民有未安乎吾嘉愧矣而必吾安吾贤才有未进乎吾嘉愧矣而必吾进吾不肖有未退乎吾嘉愧矣而必吾退凡可以用吾嘉者无一忽焉是吾有望外之得无望外之报苟以是心而惴惴不已将不庶乎其万一者哉过与偏者不若是也堂既颜乃下俾为记嗟乎山林枯槁之人岂可以作庙堂语哉然所以次第其堂者又不可以迂病废也遂书以复

凤阳府修学记

凤阳府我太祖高皇帝龙飞地也两京为天子之都凤阳为天子之乡其地视两京其学视国子监虽有大小其为重一已保定南公腾霄以冬官主事简畀是邦其始至也进诸生知学官阙状大惧学宫废弛人才放失非所以重我圣天子故乡之意乃复侵地乃庀美材乃命经营修治惟恐或后不数月孔子有殿师生有舍庖廩有次百尔器备无不完好天下郡邑之学未有过于此者嗟乎公之所以惓惓是学岂徒铺张弥文以为太

平盛观计哉自古圣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无其地者尧之兴以唐舜之兴以历山而成汤以亳周文武以岐豳其间贤圣之臣出而辅成一代之治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又皆北方之学者虞亳豳岐之所产未闻其为荆扬南服之人出于避僻要荒之地也岂徒尧舜三代为然虽汉高之萧曹光武之马邓亦莫不同产于丰沛南阳之间盖光岳气完豪杰并出有一代之君有一代之臣故耳我圣祖笃生凤阳诞膺天命圣子神孙相继万世其帝王之业可以比隆尧舜三代而下视汉唐奚翅百倍其地可谓至灵其所产可谓亘万古而一见当时之臣攀龙鳞附凤翼以武功定天下者既已云蒸雾起无愧古人况夫学校庠序之彦俊出而辅翼圣子神孙以成一代之盛治者岂无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人哉故公之意曰天之所产者质人之所养者学有圣贤之质未有不学而成者是邦之人材欲有以养成其学以为国家用果谁之责乎故于学校之修无不用其极者公任其责也公于天下国家之大计至矣公于是邦之人才厚矣是邦之人苟曰吾之学文艺而已科举而已圣贤之臣岂予所可学哉于乎功利刑名其视都兪吁咈之气象何如学为千禄其视精一执中之奥旨何如孟子谓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是邦之豪杰既皆产于精英之气有圣贤之质固当知所自奋以求无愧古人而况有公以为之兴起也哉其间名世之臣他日有为稷契为皋陶为伊傅周召以成我圣天子尧舜之治者又未可以为非公之力也学成掌教事某乃命诸生王卿诣定山求予为记予与公同丙戌进士然同年之中为良二千石有能为我国家作养人才如此得无一言以为吾道贺哉且予与是邦之学者同为南畿之人皆有不可辞者遂书之使刻于石

工部主事夏公育才仪真德政碑记

尚书工部都水主事夏公育才治仪真之明年予访医至仪真之人相与称公者不置口耕者曰吾得夏公以食商者曰吾得夏公以利士者曰吾得夏公以劝役者曰吾得夏公以佚往来京师者曰吾得夏公以不病于行诸父老谓公有德仪真诣予求一言以垂公于不朽公之言曰是可以告夫杜预羊叔子者予何足以知此哉天下事何往而不浮云也予于仪真闻东闕以急五坦祠文丞相苗再成姜才以励忠节石五坦衢以利商贾屋螺蛳桥以抑权势以厚农田凡去菑兴利以不敢弃夫民者尽吾职耳然独不知程子所谓尧舜事业者乎夫尧舜何事业也程子且曰一点浮云过目以予于仪真遽曰有德而欲以垂于不朽则凡视夫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与夫所谓黎民于变时雍者其将何以待之虽举天下石不足以尽其大书特书者矣欧阳子以杜预沉碑襄阳谓预知陵谷有时变迁而不知石亦有时磨灭天下古今以为极论然亦岂知事业之出于我者举皆浮云也哉诸父老之爱我过也嗟夫浮云一语自孔孟后千数百年谁复能道程子拈出他固梦中语耳公亦何自而得哉自非脱洒通透流动于鸢鱼灭没天几于烟影者岂易及此非具只眼自得于骊黄牝牡之外者岂易知此公之学当有所见而于所谓浴沂之妙吟风弄月之真必有以瞠乎其后矣不然将以仪真之人其在我者必川视而岳睹而尧舜事业况可以浮云者哉孟子谓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二程子后

不可谓无人也尔诸父老恶可以易夫公哉尧舜事业果浮云也而羲画禹畴亦浮云也典坟丘索亦浮云也国风雅颂亦浮云也春秋笔削亦浮云也百家子史亦浮云也区区文字曾不足以视土苴而反欲托之以求公心画以垂公不朽此堕泪拟岘汲汲后世者之骇也岂公志哉予不敢为是哓哓以累公也诸父老怵然而退曰有是又明年公以瓜期得代仪真之人相与挽留遮道借寇一年公以例不可径去盖以是亦浮云者诸父老复诣予定山请益力嗟乎有所固者无所鹜鱼也予敢为是固哉遂次第公语与之诸父老当自得公于事功文字外可也不然而果欲托是以垂不朽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夫复何怪

大梁书院记

大梁书院者集天下书以资学者游学之处也嗟乎书不一也有吾心之书有纸上之书吾心之书者吾心之神也吾心之道也而纸上之书者不然不吾心之书而吾心之书着之于言语也不吾心之道而吾心之道托之于文字也书果何集乎吾心之书乎纸上之书乎吾心之书无形也无见也无见而无所见则真见也纸上之书有形也有见也有见而有所见则无见也书之所集虽三尺童子必皆知有以集矣而人复有曰纸上之书何书耶六经四书书已子史百家书已子史百家不足言也而文至于四书书至于六经而亦不可集乎嗟乎圣人贵无言而不贵有言有言则不以心契不以心传而言徒言矣如六经莫大于易而易言阴阳也方其无言也易具于心浑然而无破及其有言则孰为阴孰为阳而阴阳之授受皆得之纸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纸上而易者散也四书莫精于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无言也中庸具于心噩然而无名及其有言则孰为性孰为道孰为教而性道教授受皆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乱矣中庸非乱也口耳而中庸者乱也至于诗书礼乐春秋论孟无不皆然故善观六经者不观六经而观吾心之六经善观四书者不观四书而观吾心之四书果何书哉不楮墨而文也不文字而见也不诵读讲说而明也秦火虽烈而不可以焚汉儒虽陋而不可以凿也不河图不洛书而九畴八卦自形也不诗不礼而温柔敦厚之妙自着也品节防范之等自严也不春秋而华衮鉞钺之赏罚自当也极之而天地位推之而万物育幽之而鬼神感微之而神化妙也克之为尧舜为孔孟为周程为张朱也用之为百姓安为礼乐和为人心正为异端息为臣不敢以僭君为四夷不敢以轻中国也吾心之书至于如此岂索之于玄冥求之于罔象哉此以心授而彼以心领也此以心得而彼以心见也郢人之运斤九方皋之相马得之心而应之手也取乎内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于不言而圆融浑合于真静也悟则真悟见则真见知则真知也一理融而万理融一境彻而万境彻也书不于是而集哉集之何如集之以主静集之以居敬集之以穷理而已矣盖心非静则无所敛主乎静者敛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则无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乱也理非穷则无所考穷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陈白沙先生过予定山论及心学予以是质之先生不以予言为缪亦不以予言为是而谓予曰此吾缉熙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盖先生之

学在是予窃其绪余而乘之无有得也世之好事以诋陈为禅者见夫无言之说予与先生之论如此必以为禅夫禅之所谓无者无而无然无极而太极静无而动有者吾儒亦不能无无也但吾之所谓无者未尝不有而不离于有禅之所谓无者未尝有有而实滞于无禅与吾相似而实不同矣嗟夫天下之人岂无真与伪哉天下之事岂无是与非哉有以辨之耳然苟不知夫周行之大者恶知曲径之为小不知吾儒之真者安知他道之有伪游学于是者其亦以予言为禅否哉是役也始于宪副刘公钦谟中于佥宪吴公伯通成于开封守张公九云而维持上下则都宪李公也既成提学佥宪石公宗海谓不可无记于是张公九云谋之佥宪傅公商佐以请于予予与商佐九云为同年宗海为同里为同学而又为同年皆予友也予所敬慕而请益者也敢尽所衷以复亦未知其是与否也诸公将亦教乎我哉

竹雪轩记

予在定山种竹天峰阁左右各千余竿每大雪竹益苍翠清映窓牖予坐其间觴咏啸傲无不相对意甚适也虽窓草不除花柳前川不过是矣夫窓草不除春意也前川花柳亦春意也雪竹何春意哉夫春意不过以道言耳道无不在使其果以道何春何夏何冬何春草何花柳又何雪竹一大浑沦者散在万物散在万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众人则不知也窓草自窓草矣而与花柳无干花柳自花柳矣而与雪竹不与呜呼冰亦水也火亦灯也吾之亲亦吾父也苟不知是而徒捉以趾徒饮以鼻而徒向夫天者指鴈以为吾羹岂道也哉故予于是未尝不以雪竹为庭草而又未尝不以庭草为花柳矣万紫千红总是一般溪声山色无非至道人岂尽知之哉予至真州每下总戎蒋公之榻而公之轩名竹雪者适与予同盖无意于同而自同也公岂非天资之所到哉予以是告公公其勉之而尚无以天资自恃也

东洲记

衡东南名山古今多异人出入乎其间石翁陈先生约某将于此焉居之衡山之阳有王君良卿者愿有以主我良卿世有勲阀师阍元器若不屑于世尚予固耸然异之其郊居有曰东洲先阡神山也恳妙赏于予一言夫以饮其水不唾其井游其山不唾其地古人之心抑何心哉某虽未登东洲而观其胜以衡岳之神灵可以信其罗列者东洲也以古今之多才可以信其嗣末者良卿也顾安敢有爱于一言而以谦让为事乎尝闻之太史公曰海上有神山曰瀛洲诸仙圣及不老不死之药皆在焉盖尝有至者翁与某迹不载吏籍槁项黄髮吸风饮露神形相忘虚实相通死生相无虽四荒四海四极何往而不暇况居枕席之间者而良卿将于我乎与乎孔子乘桴浮海岂将友诸仙圣而求不老不死是未可知也翁主良卿有日矣当与良卿徙倚于东洲徜徉于祝融诸峰之颠寻孔子之所以不老不死者相与于无穷不特为东南流胜事而已良卿知之哉故先为之记云卧轩记

云卧者在理为静为翕聚者也庖丁解牛者也其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

微譙然已解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之时者也所止之地者谁乎古冈有叟名章白沙先生里中同姓叟也先生尝宿叟家而题其壁曰云卧然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孔子之曲肱孟子之隐几者皆是也自其变者而观之则黄帝之华胥庄生之为蝶者欤然而变化不测者神龙也若夫犬豕则逐于形气矣棚头傀儡其悲也人啼其喜也人舞远以或其远冥以或其冥经营焉以世为事者也偃息如此冥然如彼远而近冥而真不有于我不有于人不有于世不有于身斯可以语此矣叟自名轩得先生而名也遣其子绍裘请予记之夫先生生于中州之滨处于东海之上漠然与世无闻兀然不屈于里巷之外者几年于此而信宿叟我叟何如人也予能无言也乎

游衡山记

予往年尝游南岳自与心约遍七十二峰每峰一日七十二峰不遍每峰不一日不还时总宪东吴沈公奉诏祷南岳适相值总宪石翁舅也翁言寄老南岳约与予俱总宪慨然愿为东道主总宪促予还舟聚语予告七十二峰不遍每峰不一日不还总宪曰触热生病根胡乃尔不得已而东下弘治丁巳六月也既而石翁以老病卒不来今庚申十一月予还自白沙至临蒸南望诸峰魂爽飞驰不傍身矣于时分治藩府豫章涂公宪府信阳冯公永丰郑公许跻攀俱皆曰使前后絶呵呼之具而登临同一羽之轻乎佩冕有丝竿之乐而箕颍混岩廊之风乎往来见生化之机而荣悴有同其舒卷者乎往此同襟神乎其契适冯公以足疾不果携予者两公也自是月之晦日礼神岳祠祠南左为云开堂涂公居之也右为云雾堂郑公居之云开左为光岳道院予栖焉各更衣会天宇新霁人人自觉神形快健游东北观水帘洞止寿宁宫半江曰此境絶世何殊桃源世短心长吾不能明目极心醉而去半江涂公别号也由西南历诸峰即上封冰雪凝树风撼树如甲马声冰片随落叶下大石取而飡之予曰无乃冰齿寒乎大石曰此所以历吾肠胃也予两肩背已起粟大石即解绵衾衣二裘曰借子也郑公别号大石也上祝融峰下飞仙桥大石芒屨羊裘下上鸣轩半江曰登高临深吾亦不能还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许为比和洞有王野人业簋桶者大石使召来叶黄须发单弊纒衣问之已独居洞三十年又问汝何为者见何境界耶曰非释非老不知为善恶何境界见也大石将赠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长揖而去清晨踏霜管观初日上扶桑台风冷冷四至两耳若着针铍衡山史典史郝驿丞进卮酒金醴之酸不可醺焉者也西行夺篁竹由鸡鸣岩鸟祖庵庵中有诗大石示从游诸生诗庵西天柱峰有僧岩居食生菜百结衣如粟穗见人即膜拜默默而已南行数里两公肩輿如飈轮予不可追独观南台故址叹曰此非僧守澄之蓬庐乎南台之南有紫虚阁诸道士悉不省识灵源胜迹曾几何时寥寥无闻见使复有子廉辈醉卧其间又复谁识之耶为之一长啸望中青衣童子十余人驰报两公少憩文定西庙候行礼是夕各止行为十二月之四日也诸所过两公輒留题予则和之而调于山中相乐也不复磨崖题名厌近名也故凡峰峦崖洞大小奇怪高下之胜纪载于先民者悉略之云

南楚贞游记

辙迹遍天下忧道之不行忧人生之不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孔孟之游也辙迹遍天下以一己之贫困为心以诸侯相攻伐为务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仪秦之游也茫乎忽乎乘云御风与世漠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莊周列御寇之游也予游白沙还藩府涂公宪府郑公抚治湖南邂逅临蒸谓予曰岁聿云莫境土无虞古人谓士夫去故里舍丘垄驰驱宦途宣力之余亦欲取乐人之情也于是历衡岳诸峰与日相竞得日六焉下潭州登岳麓书院礼朱张像读壁间石刻古今诗文前宪副四明杨公使图画者也又读西涯阁老重修书院记山水人文实相资重古今然也西循曲径夺管蒯篁竹入岳麓招提残僧败屋钟磬无声炉无妙香灯无紫焰郑公曰是何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乎招提占幽胜而书院得偏狭此以易此彼以易彼正将胜邪其有自乎下洞庭谒黄陵庙佩薜帷尘亦已久矣庙祝曰前年水涌庙倾而韩碑岿然土聚压之今移右阶下露竖而已下巴陵将■〈舟羲〉舟君山舟师谓泥淖不胜鹤鹑爪力夏秋之交湖波深大清一武可即岸予乃烹鸡温酒调东坡骨董羹执两公望君山以偿兹兴而予不闲壶矢百发百输醉颓几上两公轻步而去予泯然不知也明日两公笑曰赤壁近矣昔东坡以黄州赤鼻为赤壁而赋之赤壁故址与乌林相望登危抚景赋其时乎舟师又以水涸不可即舟告遂乘风东下抵鱼山两公谓必访草茅山中明日冻雨半雪优游而来殊不作意拜家慈于堂上始两公来也兄茂卿迎之途中及归也予中途送止而兄送江浒焉兹游也始仲冬迄岁暮前后各有诗几所谓味贞天游而忘年与予僭题曰南楚贞游夫以兹游岂敢模拟古先而伪游哉各取适意志

定山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九

（明）庄■〈日上永下〉 撰

○记

筹河台记

天下有大裁制有大承受丈夫大事业也禹稷契皋陶夔龙伯夷周公敷教明刑节礼和乐播百穀平水土分田制井为学校封建以各尽其裁制各大其承受者知天下之责任在我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记曰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古圣贤知其在我故凡有所裁制有所经纶岂冒焉自为不经意哉必将以素定之学于其临事为之筹划经理以上下其势使出门合辙于闭户不敢以易而处难以小而处大固自有张主也然万古天地万古人心圣贤事业后世安得谓我无分哉弘治己酉秋河水为患四决支流衍漫民多死溺有司以闻圣天子命今刑部侍郎白公治之公曰是大责任予可独往乃以旧属兵部郎中娄君元善荐公意以为成天下之大事者固不可不得人以辅相之也诏曰可于时元善会公宿迁相视原隰至符

离谋曰天地间治水一大事水能济人溺人治水者掇人于鱼治之不以其道是人等耳水将鱼我况能掇天下于鱼哉然治天下有要固有不出户庭而能坐了于万里之外者操其要也治水之要亦惟因其势之通塞为之上下耳鲧湮洪水无是要也且封丘金龙口其势渐塞不因而堤之不可其中牟尉氏之决势与河通不从而道之不可河溢梁宋之交虽泄未易然集义得小河口废渠东与泗接可引汴而通不遡而西距归德饮马池受汴不可河经符离桥狭水隘势不可制不月河其旁不可河势曲狭湍悍不浚其淤经其折而疏之不可饮马池小坝诸决喧豗迅疾不骤筑之以遏奔溃不可是河之费工役之长丁夫之需又皆极其筹划纖芥毫发罔或遗渗岂有他哉亦惟谋其要也举其要而操之何所不可于是而塞于是而疏于是而浚是以曾不数月河之为月者一为渠者二十为闸者十有五为堤者七百里为塞者三十有七水皆复其故道由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于海而民不鱼矣符离之谋无不效者谁之功哉孟子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知者亦行其所无事则知亦大矣今公与吾元善之治河也因其势之通塞为之顺焉未尝啗以私智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公与元善其功视禹虽有大小要亦非其徒哉方元善受公荐也予赠以诗曰丈夫天地皆吾事迂墅谁呼送别歌病里我真徒白首此中君自有黄河经纶谁许神功妙疏凿其如水性何肯许司空容及此禹功千丈尚重磨予病虽不能随公后仕于朝顾尝与公同乡荐又尝为公治下老生又幸托交元善父子叔侄皆熟知其经纶裁成之学胸中之稷契自有素定故期望元善而见属如此公与元善果不予鄙而使深山迂墅之谈为不腆者亦其相知深也虽然成功易居功难禹以掀天之业犹不敢以矜伐自居而程子谓泰山顶上不属泰山尧舜事业浮云一点性分之内于我何加损焉呜呼丈夫事业岂止一治水哉学校废于科举井田废于阡陌封建废于郡县礼乐废于刑名有志于大裁成以尧舜其君唐虞其天下者未尝不为之慨然抚髀也予之空言既不足取信性分一谈古今迂阔公与元善又能以予为病风狂惑也哉功既成宿之耆老皆以拯于垫溺虽其治河之功然符离之谋而操有其要者未易少也乃相与筑台其处命曰筹河以不忘所自台成万守侔来持学正颜实叙事请记予敢以裁成辅相之大而加一言以求教焉言似大而夸者嗟乎夏时殷辂周冕韶乐事业何许孔颜一问答间遽尔拈出如此吾儒家数固不敢以卑陋自处也是役也巡按御史某实同其议凤阳守某实董其役提调上下则皆元善而公總之兴事于庚戌夏四月辛丑告成于秋八月甲辰筹河则先是春三月某日而成也

徽州府修学记

徽州府学故不治莲塘娄先生以御史奉命提学南畿至则叹曰此吾朱子之乡也而是乡乃不治哉于是郡之守贰莫不鼓舞振作积材鳩工以后为戒而奔走执役之人亦皆晨夜展力不以勸告越明年徽学大治且为南畿诸学之冠定山庄某谄于众曰莲塘所以汲汲是学者岂止徽哉将以汲汲天下之学也夫以朱子之乡而止于徽则天下之学所当治者皆古圣贤之地而必孔子之鲁孟子之邹濂溪之春陵二程之河南以及

是徽而以天下无古圣贤者其学皆不治也莲塘之意止于徽哉盖曰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惟一孔子自濂溪二程之后惟一朱子有孔子则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益大有朱子则濂溪二程之道益明是孔子朱子者天下斯文之主古今学者之师也世之为学者得似朱子可以无愧为人者得如孔子亦可以足而曰朱子之乡则乡之人学圣贤者庶几其可以不出其乡而不至以为东家丘矣嗟夫乡之人去其国千里见夫故乡之人则必谈笑而喜其不然者必未吾故乡之人也居于稠人广坐之中有笑夫圣贤人者其乡之人必曰此岂尔所知哉吾知其详也吾里相同而居相接也至于学也独无然乎此徽人所以学朱子者吾莲塘之意也虽然朱子亦可以槩学哉一朱子也有吾之朱子有古之朱子莲塘之所教徽人者古朱子乎吾朱子乎古朱子者影响糟粕圣贤纸上而吾朱子者在我也吾心之本体吾朱子也吾心之神明吾朱子也吾之朱子居吾敬也以立其本穷吾理也以致其知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涵养操存以虚静其神明之府而吾之主人翁常固惺惺也如是而已如是则吾之所以参天地者此吾之所以继往圣而立人极者亦此吾谓朱子者岂有他哉在我而已乎朱子之后又一朱子矣莲塘每与余论学未尝不以是言而至所谓敬所谓静者未尝不为之切切也夫以予之顽钝而莲塘且为之不弃如此而况夫徽之豪杰出于圣贤之乡者将无所处哉或曰朱子之与孔子终有圣贤分学朱子而不学孔子何也曰以徽人言也以徽人言故谓之朱子也朱子学孔子者学朱子乃所以学孔子也孔子者自然之朱子朱子者勉然之孔子学朱子者将止于朱子哉教授某命诸生某诣定山请书于石遂书以畀之盖将以告夫徽之学朱子者得以为何如也

漏月轩记

君子之道富以贫处贫不以富处君子岂恶富而甘心于贫哉盖贫可恃以常富不可恃以常贫可恃以常故不见其不足富不可恃以常故不见其有余是以君子不汲汲于富不戚戚于贫也孔子大圣人也其处富也亦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贫也无四海之富无九五之尊其处贫富也固已若尧若舜若禹夫岂不极其富贵者哉极其富则何欲不遂何求不得尧则土阶三尺舜则漆器不作禹则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孟子曰如其道虽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如其非道一介不以取人一介不以与人尧舜禹之富非以道耶尧舜禹之道孔子之道富以贫处而不以富处也世之富贵者不然沾一命之荣则以自挟眩千金之细则以自负嗟乎豕虱天下人果谁乎泥涂轩冕人果谁乎常人之于圣贤其分固不同也金陵邵某年少强学乃于所居筑轩以为读书之所题曰漏月朝夕寝处其下夫居所以庇乎风雨也轩以漏月则居之不庇风雨可知居之不庇风雨则人之贫也可知吾闻其出有所代入有所给其所居虽不甚羸盖亦非真贫者也而乃以贫自处如此是岂非知所向慕而不落乎众人之窠臼者乎不为众人则有希圣希贤之志虽然圣贤岂

易至哉人之学圣贤者贵得其真而不贵其似优孟之学孙叔敖矣圣贤之学仁义礼智根于中故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使在我者无所得而徒取乎圣贤之似者而学之是亦优孟之学孙叔敖者矣邵君之学圣贤其亦取乎似者否乎轩既成求某一言以为记某栖迟定山衡门破屋其所居风味不减漏月遂书以复思与邵君共勉

仪真东關閘记

仪真东關閘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以上命来督仪真谓仪真京师喉襟之地转输漕运之所必由朝覲商贾之所必涉有京师不能无仪真也然仪真五埧又非取给于东關不可五埧盈则蓄东關以待其涸五埧涸则泄东關以济其急有五埧又不能无东關也是五埧者用于仪真东關者用于五埧也公之汲汲于此岂为仪真计哉京师计也天下计也公之用心朝廷可谓至矣公既閘人有谓公于某者曰仪真五埧之地一洼沼也以京师之大赖其力于此寻丈之济岂可深虑哉然欲为京师计使仪真五埧不废余力而国用自充岂有难者昔虞文靖公送祠天妃二使者谓国家之东萑苇之泽滨海而南者广袤相乘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数百里使若东南之人堤圩而田之给牛种农具为之屯种寬其赋之入可省江南漕运之半而仪真五埧之力当亦不可费也今谓仪真距急水河之地高下不下数丈使塞瓜埠决六合野浦桥之淤塞乃自急水河以达于仪真长江大河风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御而仪真五埧又将可以并省矣公之所以为朝廷计者乃不于此而于彼何哉某曰不然子将以已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岂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废所谓国家滨海而南之地足迹未尝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否也又不知虞文靖公之说行于古者而亦可以行于今也使其可行从前之说则屯田之入但可以省夫江南漕运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埧之力哉从后之说其策虽无可议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争使果如是则江空水落之时而视夫夏潦弥漫之日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有不同而五埧又可废哉而东關之閘不可废也蓋公之学有本末故其政有缓急缓者效大而用力常难急者效速而用力常易公知三者皆善故先其易而后其难而若所谓以急水河达于仪真公之友夏官主事娄君元善已上闻矣元善之论公有不知者乎知之公有不为之成乎以元善之论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说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某观之公可辞乎使公不以为难而又极其力焉则国用尚何不充之有公殆将以是三者次第行之而谓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则善与人同不■〈卜 求〉不忤者又岂无一道乎知急河水之论仪真之水未可遽达使并五埧而遽废之则往来京师者以掇于目前閘东關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说以天下之事能无齟齬使急水河之举苟有不善则为迂谈何以取信于上成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裁成左右之精经纶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独知之而某窃窥见之者公必居其一于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皆结绳使皆野鹿则已如欲酬酢乎其它则计之大者亦无以过于此也而若公者尚可为之訾哉是役也巡抚都宪李公周公实可其谋管河御史姜公郎中曹公实赞其成守备都指挥昌公实同其事而管理则有指挥张

旺知县陈吉千户郭真县丞谢宾主簿李俊刘兴典史史述而奔走执事吏则丘纪老人则潘宣锤镇俞悌陈沧而吉则尤为勤事者也公求记某于公非泛爱者遂与公以商确天下事如此公其以某为迂阔否哉公名英世家吉水育才其字云

仪真井记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何也井之道以及王明岂易汲哉上焉者如皋夔稷契之汲尧舜伯益之汲禹仲虺傅说之汲殷汤周召荣毕之汲文武下焉者如诸葛孔明之汲先主韩范欧富司马光之汲宋仁宗是也诸圣贤之臣何以有是王明之汲哉盖其抱经济之学负裁成辅相之能退而隐处岩穴岂欲独善其身而已必将得大有为之君后车之载三聘之勤而其心亦未始不欲汲汲以行其道于天下上以致其君下以福其民以成一代之盛治然世岂无大有为之君哉其或不幸有所沮而不遇有所遇而不合则宁甘心隐处耕钓云月以汲周孔以汲颜孟以汲周程张朱不苟焉以出而使敝其瓮而羸其瓶也何哉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抱有非常之抱者必有非常之施其所存者大故其所汲者亦大也仪真县凿井于仪门非徒为其寒冽可食而已盖亦有汲王明之道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武城虽小且有灭明然以京师喉舌之大天下辘轳之广山川气化之神岂无经邦济世之才以皋夔稷契自许者哉如其有也退处岩壑而不自售则凡寄命兹土则必明告于上曰吾邑某才非常之才也吾邑某德非常之德也其可使之久处于野而不偶乎今天子在上以尧舜禹汤文武自负而其求贤之心又常若有所不及则于是也必将竦然而思有以处矣仪真之贤必将弹冠振衣幡然自庆而思有以汲矣苟或不然素殍尸位而惟寒冽可食之汲而又蔽焉不以上告则是井也其与所谓桧之玉兔辨才之龙井奸以辱之夷以法之者一矣呜呼井何负于彼哉而使人咳唾于百千万古之下不得以伸一气者何不幸也或谓井为家至人有之物汲王明者恐非其所及也夫天下莫大乎道易谓改邑不改井邑不大于井乎邑之道可改而井之道不可改也古之人又谓道在粪土道在瓦砾井不大于瓦砾粪土乎瓦砾粪土道无往而不在也汲王明者不可以为井哉井既成式尹张君请于予曰仪真之井东坡所谓以沮洳斥卤化为城邑聚落之区而得美泉盖亦难者又其与事于知县陈某而助其役于主簿某典史某不独成于予也至凡岁月始末醵治无咎皆不可无记愿有以记之何如予以井之汲王明出于易出于易者出于伏羲周孔也予于是井又安敢自弃于伏羲周孔之大乎因其侔来遂不腆而书以为记

潜庵记

君子以潜潜天下天下岂易潜哉潜之道有几君子见几而作故潜天下以潜也伏羲以易初九而潜孔子以齐人归女乐而潜孟子以嬖人臧仓而潜朱子以用韩侂胄而潜圣贤岂偏于潜哉易初九为潜龙勿用之几女乐臧仓韩侂胄为圣贤道不可用之几几之所在潜之所在几之于潜如此是以圣贤于其潜也则潜其所潜于所不当潜者无所潜也后之君子凡学为圣贤者无他亦惟潜圣贤之潜而已出处进退非几莫存故或

潜或见或飞或亢则曰吾有易也易有几也孔孟程朱知几其神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敢舍孔孟程朱以学其几哉学圣贤不以为难而学圣贤之几者为难也众人夫岂知其难哉故凡有所讥评匆匆注脚辄复一语必曰某巢某光某沮某溺某矫激某好名某忘世夫岂知圣贤以潜潜天下为不易哉而潜春以冬潜振以蛰潜天地万物之纷以静而梦中说梦而果学圣贤之几者为何人也新安汪文光以潜名庵乃以予戚倪某者问潜于某某潜天下久矣而潜之道则懵乎其未有闻也文光岂无所潜者哉乃以圣贤之潜告之盖亦梦中语耳吾闻南海之山名玉台者有巨人焉静而无欲若深知所谓潜之道者子能不勦万里而往问焉当必有说子归而叅以予之梦语使得以一喷而醒予亦不敢忘乎子也子亦温故而知新矣何如何如

贞斋记

工部郎中施公勉仁以贞名斋盖取诸易也定山某为之记曰有天地则有易有易则有元亨利贞有春夏秋冬有仁义礼智有易书诗礼皇帝王伯有水火土石日月星辰风云雷露有形体性情耳目口鼻有飞走动植凡天地间可以动静日用者无不以有易也天地未有岂无易哉有天地然后见元亨利贞是元亨利贞非有易而有有易而见有也易故所以为元亨利贞易之道则始乎元而成乎贞成乎贞而又起乎元而贞又为易之枢其义则正而固也故曰贞者事之干贞固足以干事又曰利永贞利艰贞含章可贞安贞之吉又曰利贞无咎嘉遯贞吉中孚以利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易以正为吉易岂为小人谋哉尧舜以贞而让汤武以贞而伐禹以贞而传子周公孔孟以贞而为穷达文王箕子以贞而处明夷古之圣贤历万变而不失其正者有贞以为之主也非主于贞也易之理要其于贞主乎贞者从乎易也易为天地之心从乎易者心乎天地之心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又曰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有志于圣贤者贞可一日而无哉记谓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者能尽人物之性者可以叅赞乎天地天地何物也而吾叅赞之盖天地为一大我而我为一小天地天地之心在易圣贤之可以叅赞天地者在易吾之学为圣贤者易其的也苟易有所未尽而一毫有愧于天地则欲然而馁不足以叅赞矣不足以叅赞者不足以为吾学也公以贞名斋夫岂无所见哉公使蜀治阡仪真课岁课南甸皆能处人所难不苟同不立异非深于易者不能然其讲学又不以仕而废每过江必枉顾敝庐不厌其子公毅公节公正又皆以命而至而公节尤若有所汲汲焉者何可当也公一日以是见托某老病深山进退无据懵乎其易何以为公地哉然公父子万古西山雅怀高谊则有不可辞者而相与言易又为讲学中一事遂书以请教不知果可以隔壁听乎否哉

恩江渔隐记

君子一身皆易也易其进为周周岂不乐于退哉当可进则进而不必于退也易其退为孔孔岂恶夫行哉当可退则退而不必于进也退而可进而不固于退进而可退而不固于进是其进也常活其退也常不死君子岂徒进退哉盖有易以为主也易何物圣

人何心易万古而不死圣人之心体乎易亦万古而不死也世不知夫易者出其处退其进非乎隱者则恒当乎仕疾乎仕者则恒高其隱是以老凤饥乌羊裘草屨而雌黄天下之口皆是也嗟夫易固如是乎哉永丰程处士号恩江渔隱其既没也厥子琮上舍成均过我溪云请记处士隱于恩江终其身不出观琮之述处士之隱槩知乎易者易岂易言哉处士天资乎易故与易合也处士蓋棺事定无可言也然世亦有如处士之隱权进退存亡之机于我而处夫仕隱之间乃以严光魏野自晦人将以为仕乎予因处士是记申以问琮

义塚记

君子之于天下也莫大于仁莫要于监司而监司莫易行于风宪孟子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谓无惻隱之心非人也是仁也众人之所必有天下之道莫大于此监司之在风宪何以为易行哉监司职尊位重上而去天子左右之臣不遠下而视守令亲民之职亦颇为近惟其尊也故上之情无不通惟其近于民也故下之情亦无不通通上下之情虽在监司而监司则亦有二一在薇省一在外台使其监司果外台也而其心又能拳拳于圣贤之道尧舜三代之治而一念之间无不在乎仁也借彼之权行我之志则其势也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何弊不革而天下之事又何虑其不济也哉仁道虽大故监司之在风宪其仁所以为易行也嗟乎仁政之说乃吾尧舜家法孔孟的传齐梁不知故以仁义为迂汉唐宋不知故其国止于小康仁岂众人之所知哉古晋陈公瑞卿予二十年前嘉兴老故人也以待御擢任山东宪副总治临清公至令行禁止临清翕然以宁山东之人莫不倚以为重公养壮士三十人人一骑与以甲胄弓弩凡城狐社鼠窃发于风尘草莽间者动彻剿絕而又易以余楮买地两河各二十亩周以垣画为井字凡商贾无告客死临清者輒收葬其骨有主者便其改藏无主者亦不使其有所暴露以伤吾仁也呜呼公之来镇临清也蓋以兵备蓋以总治而其义塚之说又至如此其一念之仁真有以流行于法治之外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公之学蓋梦寐乎尧舜而心印乎孔孟矣公可及哉予尝静而思夫公矣公职外台其位虽近于上可以易行然其职犹在监司也义塚之说虽得以行夫临清要害之处而其地犹在一方也外台之与天子左右何近一方之与天下四海何广古者明王之于民也为之井田为之封建为之学校为之医药为之墓埋为之賑貸而使幼者有字老者有养鰥寡废疾者有所矜恤而天下之大无一人不被其仁者孟子所谓王道之大也公监司一方其仁之所施犹且如此然使公居天子左右当伊傅周召之柄必有伊傅周召之举而于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又当流动于天下后世矣岂止一方也哉古者国君有赐人衣者具臣曰愿赐一国人衣有赐人以食者其臣曰愿赐一国人食予于公之义塚亦曰愿为天下之义塚可乎不特一义塚也虽井田封建庠序学校医药賑貸之事凡有以仁于民者有以行于天下万世乎虽然公未老矣予日有望于公也是意也蓋权輿于公而成于知州事河阴张君去年予过临清公以是记为请而公同年吴抚州者予戚也又为公请甚力公大议论

大手笔人也予告以是公其以为何哉

○墓表

宜春张处士墓表

呜呼此宜春张处士之墓也处士之墓予何为而表哉予江浦贤大夫张侯凤处士之子江浦濒大江居壤南甸要冲天下贡赋舟车乎是需给公私乎是民命固已弗堪至或不幸加以邑政之虐横取奸窃民人憔悴困苦又忍言乎去此而莅吾土殆未可见去年冬侯以进士下车知吾民肯綮于是乃曰是可以蹈乃爬污剔秽悉去敝政咸与维新一邑之间曾不踰月而欢声雷动农贺于野士贺于学行者贺于其途止者贺于其家凡具齿发为人者莫不以侯为贤父母也吾侯何以得此于民哉盖憔悴之民昔固倒悬而今解昔固旱魃而今雨昔固执热而今以濯矣呜呼吾侯其得已于民哉予鄙人生长于斯四十有六年矣邑大夫之贤者虽多至如一邑之人奔走称颂以为不可得者仅三见也庐陵彭侯烈均州马侯丈麟及侯而已侯虽在三人中然二公又各有说彭持正己或有安于之缓马伟拔己或有西门之急至有二公之得无二公之失者其惟侯哉此侯所以贤也居无何处士卒侯遂以忧去不敢以民故少缓一邑之民挽留百计而侯辙不可止矣乃相与号呼痛惜浹旬日不去呜呼处士不能少待以惠吾民哉天能不以民故少待处士哉盖处士修短有数而吾民不得以及其贤大夫者亦不偶也抑或天之于侯固将望其大有所施而不以穷邑之民久相累也不然何见侯之难而见夺之速哉侯将行乃纓经诣予求表处士之墓予以为有是父则有是子有点而后有参有太中而后有程子有韦斋而后有元晦有处士所以有侯侯之贤处士之贤也处士墓予何为而不表哉处士予不识表处士者非为处士也为吾侯也为吾一邑之民也处士之子能为吾一邑以为贤大夫吾独不能为吾一邑以表处士之墓哉予以侯表处士亲沐侯化者知之而徒信乎耳者鲜不以侯未久而予为佞也嗟乎七日而诛少正卯三月而贾不敢饰行别于途者亦未为久而深山野鹿之人与世何所却顾乃不佞侯于割鸡之日而顾佞于其去古人谓我观九京而与武子百世之下当识其何心而况乎是哉然予是心要亦识与否也处士世系文行尚有寒山一片石在予非温子升何敢赘

唐贰守墓表

予隐居清江时尝闻六合有廉大尹焉予问之皆曰山东唐公诏也既数年又闻姑熟有廉贰守焉予问之又皆曰山东唐公诏也嗟乎士者之廉犹女子之洁是廉为士者常矣夫廉为士者之常而人奚取于公哉是故今之廉者虽满天下然求其间如续如震如扑如拯而苞苴女谒无一念之少加于行己间者连数十城曾不一二见也公之廉如此恶得无所取哉公惟其廉也是以凡其无所于苟无所于不公无所于不明故于岁课于折狱于捄荒于榷木凡有以加于民而无不得其当者皆其廉以为之地也不然则六合姑熟之间而其人之汲汲于公者又安能有以邑庠生升胄监授六合尹以御史倡公荐升太平府同知公字廷宣诏其讳号敬轩曾祖讳某父讳某太兴典史以公贵封文林

郎母丁氏封孺人配某氏亦封孺人子二人长恺戊戌进士歷户刑二部主事员外郎中扬州知府次忱女三人长某适某次某适某又次某适某俱邑庠生孙男一某孙女一某恺笃厚廉洁不失为公之子可敬也恺以某为山人定山东去六合不三四舍许而南去姑熟只叅差一江之隔而已以某为知公之政甚详故自公之没遂拳拳于某欲得一言以表其墓意甚急故不自知其言之可以垂后与否遂不辞而书以畀焉蓋亦公父子间故人意也

封工部主事施公景荣墓表

呜呼此封工部主事景荣施公墓也公墓何墓天台鴈荡公之墓已天台鴈荡越山之高无有过者公之墓同其高矣公墓一抔封三尺土耳公得与之高哉世有原父凝之之墓则与庐山五老同秀也世有轼辙明允之墓则与可龙诸巘争高也有是父有是子有是父而勉仁为公有矣勉仁公奚有也天下之人无少污哉勉仁处众污而独清天下之人无少萎哉勉仁处众萎而独立天下之人无少闇哉勉仁处众闇而独明勉仁举进士仕于朝使于蜀治于仪真天下皆曰公贤子也公以勉仁贤而进士许君铭公墓且以敦德履善称公拯溺拯灾称公笃于义方称公凡知可称大乎公者不一而足公之磊落自足以荡乎天地轩乎古今是其敬夫之贤且有以成于魏公而松年之美有不待吾元晦而自彰矣越山之高公墓之高也魄竒挺拔以千万其仞者又岂能以独秀于越人之墟巨海之东也哉昔延陵季子墓题者何人曾无数语而季子万世公之墓词说费矣世无题季子之墓者故也嗟哉负公者予愧此石者予

○墓铭

封户部主事石公墓碣铭

封户部主事石公文华者今古医也公讳金其先温人徙江浦曾祖廷圭祖思义父景岳公幼从医学于皋曾先生先生得长桑君之术甚精公早夜刻励尽得其术业成而归遂为江浦间善医晚得盍证方西江史氏尤竒其法主消导荡涤谓误下则虚其虚死误补则实其实死惟以意乘除攻补不执而方亦无不具也有病是者輒惟公倚其所活甚众而公亦以是自负每曰古之医者古之医者而人亦莫不以古医者与公也夫医岂易言哉医以天地为心圣人之道为用天地以生物为心而医以生人为心天地于人生而不养性而不复寿而不能保岂天地不能尽天尊地卑圣人中处天地付物而圣人成能故圣人于此裁成辅相耕织以养学校以教而医药以寿故古医者如黄帝岐伯如秦越人如东垣河间戴人其疾病视人如己惟不得其生是惧是皆知医圣人不废而天地与我同也世医者岂尽知哉故予每见公医輒欲为公传且欲叙所从盍证方者传之天下使人人得以感其惠也又以医虽裁成圣人然若河间戴人攻溢于补东垣兼补溢于攻仲景专外感而失内伤是又不能无待斟酌者故予每欲反其异而合其同俾天下后世归死生虚实于一而不使其有所偏倚予虽不知医每与公言公亦不予谬也予有是意未及于行而公不起矣嗟乎斟酌裁成岂予事哉予自不知其量也公配王安人子男

四长淮丙戌进士改庶吉士拜地官四川提学僉事文行所至有闻公以其贵封次淳义官次浦又次澄邑庠生女五孙男四长柱予壻他尚幼成化庚子冬十二月八日卒寿六十有六公聪颖卜筮星历无不通晓好老氏伏气说虽于生死无少助然自少壮至老死不一日病也医盖其精者明年淮奔讣回又明年正月四日葬公于里之石山请予一言于墓然如予者恶可辞哉乃叙而铭之曰反其异而合其同公医之攻予何人斯乃欲搜百氏而折其衷井田横渠礼乐夔龙或志或行其达其穷乃罔不同公不少待予将谁从奈何乎公

明故吴母倪氏墓志铭

予里中吴母倪氏卒其弟橘潭携其子璫纓经诣请曰吾姊吾先府君之女江浦吴廸之妻是儿璫之母是儿天秀之祖母邑庠生大儒之叔母太学生毛鹏之妻母生永乐戊戌卒弘治庚戌寿七十有三明年辛亥正月壬寅璫将合墓葬吾姊于缪家山原吾姊归吴吴宗人咸以为贤谓于舅姑克妇于廸克妻于璫克母其贤不在吴诸妇人下凡妇于吴者其死也冢介之墓罔不铭吾姊何恶而弗铭乎子其为我铭之予性不怛铭墓而笄衽尤也然自忆吴节妇死吾铭其藏十年炳如昨日乃不念乎倪兹或靳则溪云老脚已我芒背而洞吾履者必在王乔巢父间矣世道以天予敢撓其天哉乃按乡进士林君世美状铭之观葬于吴者当知深山老病其于世何如也铭曰死生造化既付而还飘风野马孰操其闕千年有道一片寒山孰籍以颜世有扶摇一日九万而覩若铭将或得以具眼其间

高一龙母墓铭

孔子不生于气化伊尹不生于空桑后稷之生也岂真履夫巨人之迹哉要亦未尝无父母也惟其有也是以中也则中才也则才贤也则贤水花庭草而识濂溪有千载不传之妙断发三迁而知亚圣大贤为百世可师之人父母贤而子贤子贤而父母贤也行人正高君一龙之父母不可谓之贤哉予于一龙僚也而一龙与予有不僚者存科举制也而一龙于科举有不囿于制者存行人正职也而一龙于此职也有素其位而行者存一龙之父以壬辰进士出守六安将携其母往便道省其舅懷遠而母以病竟死一龙扶其柩归葬于新兴里某山之原今二十年矣一龙请予铭曰馈之修者修于中也有惠于高者有惠于翁也万古于一龙者乃所以万古于其躬也然若铭者何人而乃敢永其封于无穷也

番禺余润夫墓志铭

番禺余润夫既葬之二十年其子锡始以其遗命持姑苏君丘先生书来曰愿有铭予与润夫正相识成化丁亥予自翰林得罪黜为南京行人司副润夫以成均上舍来歷事润夫仪观举止伟然一儒予意其必蔚然有文者也亟询之润夫出所业举子文字视予其顿挫布置若柳子厚樊宗师家数者屡屡视今所谓时文殆五陵年少而衣以深衣大带其安于体者虽殊而所以待夫人者则已厚矣既又出枫落稿诗一帙其不得志者

类郊岛其理到之语虽山谷后山少减其鬯达而茂者又皆出入简斋若所谓钝如茶山易如放翁亦瞠乎其润夫后也由是姑苏沈仲律绍兴徐大华嘉兴沈元节诸公莫不与为文字交而润夫之名隱然起京师间矣居数月润夫以代去谒选天官有自京师来者皆曰润夫死矣识润夫者以其不得一第而死莫不为之痛惜为之延访以为其真死否也方未定润夫以痴儿事了归其乡过南京别予予见之惊曰君何自而至哉岂传之者误也君曰非误自非纳言刘先生深于医厚于戚璠登鬼錄久矣而今得先生见者幸也予与润夫一时相对如在梦寐言毕润夫抗乎去且顾曰天不死我我当熟五经往拜白沙先生而学焉归而就正其是非于先生矣时润夫去甚急予不得更以一言入蓋成化庚寅也润夫去未三载润夫与某御史救张同知书传至矣未几病灼艾荅族兄某诗又传至矣未几属纊之言乞墓铭于予者又传至矣方润夫以书与御史争张同知事其气何壮曾几何时灼艾属纊之言相继而出亦独何耶呜呼岂润夫之死昔固非真而今固亦非真耶抑误润夫者乃复误耶临诀之言一何琅琅乃若是耶而润夫乃真死耶非耶润夫之可与言不特区区文字之间而已其寡默其谨肃已可入于君子使其未死得舍所学以周旋于白沙之门润夫未可量也而江门品第岂在陈秉常下哉虽上下林南川无惡已惜乎天不假年而为圣贤糟粕也名之闻与不闻第之得与不得直润夫之浮云者耳惡足为润夫惜哉润夫之曾祖讳可载祖讳机斋父讳思诚娶于徐氏男三人长男某次某次即锡邑庠生女一适刘生宣德庚戌七月十四日生成化壬辰十月十八日卒葬古城山予与润夫非泛然朋友比而锡之来也抱其遗言又重以丘公之恳锡可无铭于润夫于丘得无铭润夫哉铭曰道以口者噪道以心者了其噪其了润夫亦早有拜润夫墓者将亦知其千万古之抱耶

高景贤墓志铭

景贤姓高氏讳能景贤字也世宣城曾大父聰从戎伍南京武德父旺景贤商于上新河因定居焉配李氏子四长伦次价又次杰女一黄适享年六十有三卒以弘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墓葬久矣備旧予客其可辞哉遂铭铭曰神无生死留此查滓元收会了天一尔万古乾坤那用此老我瞢腾无一语一天月色空江水

明故朱君本德墓碣铭

君讳永昌朱姓本德字也其先世家定遠阶武龙虎为五十夫长乃定浦予口清江居焉曾祖时辉祖瑛父彦清母吴继张庶席君亦张娶子三俊杰信俊早卒侄二伦仁仁业举子女一适横海周百户珍孙男女七俱尚幼幼治己酉六月十有四日卒寿五十有三君天性孝友其卒也君老父方以恩八十冠带君将易簀召语其弟永隆曰吾父老且惫吾乃先吾父下地他日吾父子独任之愧吾弟矣吾不瞑目地下矣言讫而逝呜呼君亦可哀也已予幼不相识君成化辛卯予归病买田清江君屋之西予农屋之东也始与君父子兄弟识每晨夕一瓢风月坐我观物草亭君之父不与君亦与君不与君之父与弟亦与也居无何予以林木未深猿鸟少也结庐定山君父子兄弟往来予烟云水石中

视清江不少减世之雅爱斯文者若君父子兄弟亦絕无仅有也君既卒杰将以是年十有二月七日葬君沧波之北屿持乡进士林君世美状请予铭诸墓嗟夫予得以无铭于君乎铭曰北屿江峰沧波水月万古堂堂青天此碣

宁波太守马公墓志铭

寧波太守马公西蜀内江人讳琴字廷宣以直道能声无所于求合世既遗公而公亦遗世矣登丙戌进士拜主事刑部云南司掇京畿奏讼故多炽贵人所恨人平人所庇人是能枉直不依违人公用是有名转广东司员外郎广东有副使为不法琼州兵部奏檄公往鞫之公嫉其为人举正以法还迁郎中用能差虑囚江西公亲按诸州琐烦不为惮屈鬱而得伸者殆千五百余人其生之非吾仁杀之非吾威理各当心不专主已庶民填路遮呼皆曰此制使哉尚书林公每诘已见托法与心自待不疑人亦无猜用大臣荐能擢守宁波公叹曰今天下益奢靡而吴越尤甚示俭朴先地不能咸为政之道惟化与权化则属我权则属时吾何为众皆以为缓郡内逋负久积数万公与设方计完之而民不扰夫故非才者而能之乎日本人时入贡劳来之费（阙）属邑而民始便夫故非平其政者而能之乎使臣私觐常以寶器方物公一不纳夫故非廉以自飭者而能之乎飨祀鬼神而礼秩则丰化导士徒而廉耻是先交承宾使而仪物惟当为桥梁四在江东者在门南者在定海者在东湖者夫故非知所先后者而能之乎自迹及遠因民之利害而兴罢者尤多在任蓋五年矣当是时广东副使之乡人为冢宰仇副使之报公卒以此去其官公亦未尝以此出毫发语意告人而人知者亦少也公生于正统丙辰其卒也为弘治甲寅五月十三日也以某年月日塋亭溪山公平生于人厚施薄取去采如遗有村翁育疾且贫者以子女二人来鬻公既酬其直且曰予并养若岁久育者告还公并以女子还之予尝拜公吾宾馆观其容貌语默之间倜然长者也其先扶风人五世祖仕閩中元末避兵泸州徙今内江考讳惟庆赠刑部主事妣卢氏赠太安人妣王氏封安人子三人长湛然次御史炳然次炯然女三人孙男女各三人御史尝为予邑大夫超拜御史御史既除丧过予曰先公事行吾必托子既叙之系以铭曰厌厌九原急于求名窃窃万变求急于荣求心公急我否人能幽哉微哉文以寄明

定山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卷十

（明）庄■〈日上永下〉 撰

○杂着

字黎氏二子说（■克源澜回源）

古今可以充扩天地可以斡运果谓谁哉果谓谁力量哉蓋有是人则有是本有是本则有是力量有是力量是以古今度内天地掌中有不知其难者故如钦明文思之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何谓其非充扩平治告成之禹兼夷狄驱猛兽之周公作春秋距杨

墨之孔孟挽回既倒收拾废壤何谓其非幹运世之具大眼目者不可谓无人也孟子曰圣人与我同类然圣人何人哉我何人哉圣人之能如此我何谓其独不能也灝其充乎澜其回乎沈君洪济真具大眼目者乎然世固有名留实去外然中否以自梦梦者具只眼如沈君者又自有真见也驾部王公二生之戚托此告之然古今到我老而无谓其为后生地者亦至二生其亦知所领哉知所领哉

魏节妇传

魏节妇者江浦苏翁之女也节妇幼慧淑善女红翁且老子幼駮指节妇曰吾攸属以终养者其兹女乎致里中魏氏子庭时壻尚幼未婚也既其壻疾经岁月弗瘳殆为废人人曰是淑女宜他配右族佳子弟毋固也节妇闻之曰禽兽之行弗兹若已世固有为是者哉及笄卒婚壻竟以是卒卒十七日始得一子节妇哀毁极至欲自絶乃更念曰吾为老父属且有魏家一块肉在是恶得无少忍哉肆以奉亲抚遗孤自任绩纺纺织事旦暮不以勸告伏腊甚无忧也翁虽以节妇然为节妇念亦每泣下不可已节妇见之輒抱遗孤于其旁曰天若少贷吾两家使是儿从诸舅得成立吾何憾哉吾何憾哉大人毋重烦也翁之解节妇亦若是自其壻卒至于今六十年翁之二子及节妇之子始幼駮而孤今皆皓首苍颜而诸子孙且各森然玉立也使无节妇彼二家者其替兴恶可知哉节妇不可得也予与节妇同里闰每语其孙镗曰吾当为汝祖母传以励吾乡人镗再拜曰镗何幸也未几闻有为飞语中节妇者予曰果若是哉古之立言者不若吾之易也乃徧于其乡之长者询之将三年焉蓋其弟通尝欲夺节妇之志而不从故为是以重伤之而节妇之行固炳然若赫日之在天也遂次第其事以付镗以为节妇传

题忠愍公事迹

春秋书陈杀其大夫泄冶说者谓冶虽忠其犹在宋子哀鲁叔肸后以其在异姓则可洁身而去在同姓则可不食其禄夫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当理而无私心使其果仁也或去或死皆当于理同姓可不食其禄而比干之死非同姓乎异姓可洁身而去而微子之去果异姓乎春秋书陈杀者咎其君不纳谏而为征舒楚子之端垂后戒书冶无贬词也顾以为在子哀叔肸后何耶圣人天地也春秋化工也以圣人而为春秋后世岂易窥哉正统中忠愍安成刘公以死事为天下恟虽贩夫孺子亦皆知公之为烈也爱公者以泄冶事惜之谓其为可去嗟乎世皆以去为贵乎使其皆去国无其人谁与兴理公以不去为是苟无所建明非公谓也况公与冶其忠虽同所以处夫忠者则有不同冶以犯颜极谏取戮知其君不可谏而谏之以成杀身之仁而公则不然公职丝纶居讲读地谓权不可下移蓋朝夕纳海以辅台德启乃心沃朕心非若冶与史鱼之忠侈然頼直而不顾以自婴其祸者比蓋天下事亦固有忽然出于不可测者而公当之也昔汉谷永辈于其君直攻其过弗怪至王氏则妩然媚灶不遑暇食观王章死出于王凤永之事公肯为乎是以知杀公者非上意也是公之死与冶又有不同者矣或曰知几其神子哀叔肸近之夫三仁外子哀叔肸亦可以强至于知几其神

圣贤之家数何等恐未可以为二子画像也以二子言治无分矣公于此亦将磊磊以轩乎天地哉公有以及之必将有以处之而忽然不测以至此极者天也呜呼公亦不可悲哉公之孙祠部主事缜以天下之悲公者各有述乃集而帙之题曰忠愍事迹命为之引某遂以春秋书法畀之古今人物不敢苟然一评唱也后之作春秋者尚亦知有以大书公哉

题陶云湖画吴次翁像后

吴次翁画品高绝称其人陶云湖不打诳语然次翁亦终有以为之地也次翁学易求羲文孔子之道方在白晳使其果有所得则于是也岂非所谓弄丸余暇而自游刃于烟云水石之妙也哉

书朴庵挽诗卷后

此朴庵诗挽也予不识朴庵安知所以为朴庵哉予老病无状偃蹇林壑三十年矣天下之人莫不以予为迂予清源盛暑长河孤舟老岸一泊三日王君廷璧再拜请予避暑众乐堂祖孙父子间茶瓿诗卷相爱之意又不止不以予为迂也抑何故哉古人谓称人之善必本于父兄师友予闻廷璧为朴庵冢器观廷璧又可知朴庵也予于此卷安得不深有以叹服诸公具眼而凡知朴庵者未必若予之有所警惕而后省哉人之才识器宇相去之远真若此也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郑氏家藏古画图卷引

画一也而有以心以画之不同者何哉盖以心则天地万物总吾一体窻草不除皆吾生意元会运世皆吾古今伏羲周孔颜曾思孟皆吾人物易书诗礼春秋皆吾六经帝刀何有太平无象皆吾化育画一吾也吾一画也吾之与画未尝有二又岂可以差殊观哉苟或不然而徒惟画是尚则虽辋川一画不过描之精而已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不过彷彿之似而已以至斧劈千仞云山烟雨花鸟写生不过优孟之学孙叔敖而已天机之妙虽未尝不曰烂漫而所以烂漫者果吾心之神品哉天机之精虽未尝不曰流动而所以流动者果吾心之神品哉昔张旭草书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遽有得朱子谓苟移此于道何所不至然凡术艺之精者又恶可以不学夫道哉天曹主事广信郑君行之手持一帙过予求引南道御史式之行之兄也顾尝以公过定山讲学不厌式之好古信道江西以为二郑此画首颠元章次亦不减宋元名家其意盖亦有在固非徒以画者予虽衰老无用西窓灯火尚当与吾二郑展卷之余相视一慨何如何如

题王应韶立马稿

鲁灵光不岿然也而岿然者谁哉滕王阁不千古也而千古者谁哉年少俊才流动轩豁固自如此立马主人过数年方三十观其奉使河南诸作可考矣虽然固自有一着尚在花柳前川鸢鱼化育以心印心之学又不在言语文字间理会也百尺竿头更须努力一步某辱爱立马似有宿契然于此稿安敢谢以不敏而不为主人一拈出哉何如何如

书南征録后

予家食每闻乡之长老凡称吾邑之人才必以今都宪张公为第一予问之皆曰予不见夫刘运同乎廉则廉矣以公视之则有文又不見夫史郎中乎能则能矣以公视之则有守又不見夫魏检讨乎文亦雄矣以公视之则稍谦予与公虽同里閤而宦途南北不相見者动以十年又予不得与刘史同时不知二公之行事与公何如每闻是言未尝不窃疑也成化壬辰公以广东方伯升都宪巡抚南闽道过其家既而即访予草亭出所自着南征録及白沙陈公甫所赠诗命予和之夫予后生又卑且陋而公乃忘其自高过其庐而加礼焉且和悅之气可探使人遇之如饮醇酒不觉自醉公之谦德何如南征之文拳拳有济时行道之心忧民爱国之意非嘲弄风月者之可比公之文章何如白沙先生何如人哉其所赠诗有公德清南服之句公在广十三年使公所守有一毫之或渝白沙固亦未得如是其孟浪也公之所守何如予益知公之不可及而益信乡人之不我欺而其言为至公矣夫吾邑人才为江北第一而公为吾邑之第一此吾乡人及吾辈之所论者如此公不止于此也是故孔颜之道德雅颂之文章伊周稷契之事功为天下古今之第一万世之下所瞻仰而称颂者公未耄矣予安得不有望于公乎予以公之子伯

■〈碍，口代石〉持南征録请予题乃敢并置其喙如此

题吴以魁族谱

新安吴君以魁以其先世谱过定山请予订其可否予郇国文简公后宋南渡子孙漫处闽越先世自浦城徙松吾祖又以世变流寓兹土一百余年方言之讹转章为庄子每欲会谱诸暨温州浦城以续先派以正其讹舛又以病卧林壑愿莫之遂四世而上不知为谁自恤不暇尚能为以魁赞一辞哉以魁沉深雅博况其世谱皆其手笔易简明白图系派续一览可见予虽欲赞以一辞亦莫能置寸尺于步武间也西窓灯火但相与检阅一再以增永叹而已以魁别去不惜此稿留我溪云他日病暇会谱之愿容或少遂亦得以资矜式而以魁于我尚亦有益哉何如

书李筠传后

李筠功虽不成其气壮其理直千万古纲常系此一举筠亦伟丈夫也哉其曰吾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昆弟禁卫皆旧人闻吾之来必倒戈归我是可谓视人犹己而以忠臣义士待夫石守信高懷德也于乎曾谓旧人者反目以相视返戈以相击而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虽然他人不足道也而筠之子守节方其起义兵而沮其父于生存之时及其守上党以城降而忍背其父于肉未寒之日袭衣金带银鞍勒马设宴从官而亦预其赐贪饕狗彘之富贵而甘心于叛臣逆子之列筠之不幸而乃有守节如此又尚何责乎赵匡胤石守信高懷德也哉

题使节清风卷为刘侍御作

以廉为清风清风小也不以廉为清风清风大也清风不可以为大哉四方风动时乃之休禹皋之清风也何以为禹皋之清风哉尧舜一禹皋也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周毕

之清风也何以为周毕之清风哉文武一周毕也记曰风乎舞雩咏而归黄鲁直曰周茂叔人品甚高其人如光风霁月又果何以为曾点茂叔之清风哉孔子一曾周也尧舜文武之清风以治孔子曾周之清风以教治莫大于尧舜文武教莫大于孔子曾周然其清风如此谓不以为大哉人苟于此其出也不以禹皋不以周毕而其处也不以孔子不以曾周是其进不以道退不以礼又乌足以知其大乎侍御刘君东之为行人时奉使辽国同道赠之以诗题曰使节清风其所以为清风者夫岂规规于陆贾之橐蓑苡之辨以自处于小廉曲谨之简哉今东之为御史盖御史中御史也其进殆未可涯然其自处其果小乎其果大乎其果无所于小大之间乎处之必有其道也不然何以为东之

书堂涂碑阴荅黄司训

泰山高矣泰山顶上不属泰山尧舜事业也只一点浮云过目浮云过目尧舜事业可遽了哉许大二程果真病语孟子以万物皆备于我又以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为有分定则在我为重在外为轻尧舜事业何事业也浮云过目且可遽了世之琐琐更复何言而湖西老子乃为此设其故何哉夫岂沤利浮名巍乎其有成功者有所不到泡緋幻紫涣乎其有文章者有所不及然世之英雄豪杰颠倒乾坤舞弄古今作为戏剧以北成南者固有而其间大鞭大策大斤大斧亦无不具而亦在人真自猛省也湖西把臂一峰人龙道眼岂不勘破第恐聪颖分多乐至颠蹶忽堕此境而梦为蕉鹿枕弄邯郸有所彷彿以颠倒斯世至此而石上诸公被其叫唤被其玩弄真未醒哉真未醒哉如有所醒尧舜事业只也浮云区区荣辱更为土苴而性分之内有一鞭地矣湖西果无异哉虽然圣贤真境更无比拟不落商量不知何日曳杖当涂不惧此石拔地倚天磨崖万丈一■〈暹，走代辶〉而倒使湖西热谩手段无所措处不知容否不知容否濮阳为我问哉为我问哉

跋罗一峰先生书宋文丞相荅刘教授启

孤忠大节文文山者为宋一人高风直气罗一峰者为今一人有文山此启故有一峰此书有一峰此书故知文山此启此启此书盖有不待骈枝县附而自会者亦自然也予读前史每见文山之烈未尝不起千古凌厉之想但予晚生不能接见文山眉宇徒切想望而已然越人去国期年得见似越人者喜予虽不见文山得见似文山者喜矣今之世岂无似文山者哉成化丙戌附骥一峰之尾登第得拜一峰泰山乔岳白日青天盖真文山者矣不徒似也呜呼曾几何时而一峰谪矣及其再见又未数月而一峰病矣又不数年而一峰卒矣呜呼予于一峰当何如哉一峰跋文山此启自谓一字一涕张东白跋一峰此书又谓一字一涕予于一峰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虽一字万涕有不足以写吾痛者夫岂曰止一字一涕也哉

醉月跋

观吟风弄月之言而知霁月光风之有在读傍花随柳之诗而知太极图说之不亡观文芳之所以为醉月者夫岂不知枕糟藉曲而沉酣于酒不可以为文芳者哉虽然人

贵乎自得不贵乎摹拟贵乎真见不贵乎仿佛优孟之学孙叔敖人徒见其抵掌谈笑无不相似以为真叔敖矣殊不知去冠解衣谢其摹仿而故吾犹自凛然而所谓真叔敖者终不可以为固无恙也文芳可不求所以为真醉月者哉

跋夕惕斋诗稿

绝无人力而有天机造绝境也此卷割所深爱拈出兹语虽于超脱容略少间岂易得哉灭没天机于烟影之外者知之自得于骊黄牝牡之外者知之木假中峰岂不耸然为益尊乎

小学图跋

此画朱子小学数段皆明伦敬身之事无非欲以所行照此样子不敢失其正者亦可敬也哉或曰此皆小学所载若所谓大学之事则未有一二不知何也嗟夫小学之与大学但知大小精粗生熟之间而已小学此明伦也大学亦此明伦也小学此敬身也大学亦此敬身也岂有异哉赵子昂不知惟以画乎高下为论是其所知者惟以画也惟其所知者画故凡君臣父子亲疏内外之分俱有所不知故至贪富贵而事讎敌弃仁义而甘污贱无所不至其视此画数段使人惕然有所警者岂止可为愧死也哉严汝学世宝此画久矣过予定山求跋汝学之先父某与吾戚祝信携古画一卷见示亦此卷也予虽未尝题跋一语而其心则甚耿耿至今汝学之父子亦可谓知所爱哉

王氏母哀词（并序）

江淮车驾卫属车驾之政江淮首也汝舟未至江淮不在车驾在江淮汝舟至江淮不在江淮在车驾在江淮素以渎在车驾治以理兹汝舟以忧去也继汝舟者无一汝舟哉江淮长属若郭若余若田坐汝舟之天久矣不能乏汝舟念也朋走定山求哀词哀汝舟之母谓太夫人假以数年汝舟得有是哉某遂援其意以为词某属汝舟厚若某哀汝舟母又不止此也词曰

彼端矢兮斯贤煦无告兮春无权羌世事之靡定兮盛或迁不终我惠兮胡然岂亢乎其邈斯世兮忽此外捐轍可卧而遏兮楫可溯而前呜呼斯世兮乃孰与之留连顾事有重轻兮弗可以全岂吾軻母之台寿兮偶得以终乎天年惟圣世以孝为理兮何可倒援将吾人之不淑兮孰敢以求乎天荪壁尘兮神可怜机杼空兮魂不旋橈方蕙兮背有萱仰云霓兮何可言袂安得以返兮衿安得以留褰流沛泽之洋溢兮将复以终乎此壖呜呼涕有所殒兮而言亦终有所宣恐阻彼宰明兮又不得以悯予辈之多愆

赠贾君惟善之新昌典史诗（并序）

贾君惟善者吾同学老友也贾君今年得典史新昌将之官求予文以为赠吾有所怀岂忍弃吾老友而不言乎作短歌一章与之夫贾君所求者文也予所歌者诗也世之人以文与诗为二予岂未知文即无韵之诗诗即有韵之文贾君其亦知予之诗非文者哉因着于引以释贾君之惑

有泉莫作盗泉水有官莫负贪官名盗泉之水渴不饮贪官之名终不清贪官之名

终不清崔烈铜臭元载胡椒虽有孝子慈孙百世谁复更城南节度屋万楹城西刺史田
百成轻裘肥马冠侈靡粉白黛绿夸轻盈问之乃是剥民肉归来大舸金满■〈竹聚〉
一家温饱极富乐岂知填沟倒壑俱苍生苍生兮苍生朝廷为尔用民牧尔乃如此民牧
荣白日悠悠照下土人虽不监皇天明我无斗柄酌元气无可奈何心未平贾君贾君吾
明英短歌激烈君慎听慎听新昌典史官日看取多贤声倾

祭松江青龙先世祖文

呜呼我祖夙罹世难流落江湖戟然独立孰如荼苦屡曰我先粤稽诸谱富满江南
贵亦与伍礼乐文章煌煌簪组惟我三世松吴淮楚不遑暇恤孰曰予土渺渺然予白云
江浒我车既东我舟斯櫓父老重询乔木可数瞻望故丘平原臚臚禾黍夕阳我心千古
我酒载斟侑以殽俎呜呼尚飨

祭封户部主事石公文

呜呼公其已乎公有仓公卢扁之能孰谓能起人之死而不自起其死乎公有呼嘘
咀嚼之能孰谓抱和守一而亦有所阻乎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公有不匮之子孰谓龙章
命服方且荐至而孰遽褫乎呜呼岂死生命也天定胜人而人定有不与乎将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能与猗韦堪坯斟气毋骑日月而出入无始乎抑又承其所来顺其所往而不
横受而逆取乎呜呼公其已乎天人渺莽果予闇塞者之可语乎公其有知其可警乎矧
兹祭也肉其不馐酒其不玄公其来格此乎呜呼尚飨

祭吴侍御母文

呜呼学异而迁学惰而丸于惟母氏今则有言曾不待夫告勸而自不惰初不用夫
揉直而自不迂不忌不争不党不偏彼佞我直彼取我廉卑于我者而不以为可侮异夫
我者而不以为可嫌恶人善人类各丑妍不恣而长不覆而颠究其所抱则正正堂堂磊
磊明明揭日月而行中天此奚故哉有是母有是子有幽贞静一之资而自产夫光明磊
落之贤吾闻古有胎教夫岂不然呜呼女经一代亿万斯年彼轲彼郢孰绍孰传盖天下
之势难以人而易以天劳者蹊而逸者前要其儒轨必有以知其孰后而孰先予惟谬悠
曾不以为可侮而既久益坚而母氏之泽于我者亦有及焉临輦一奠有涕泣涟呜呼哀
哉尚飨

祭程阿婆文（代兄作）

坤法而静雪以徐徐非此之宜嗟惟孺人夙有阃则德门以归姑章贵丰田不加辟
居不厌卑子廩黉宫缓示严戒穆穆如师惟哲惟一作法古先岂富贵为懿范不同乡邻
则传交往则仪宗依我来壻孺人孙吾弟之儿夫先其归十有余祀玄堂有基友谊在昔
戚情非私吾甚其悲呜呼尚飨

与司马提学书

自古圣贤所为甚活天下事未尝不欲其行有不可行者亦不欲其必行如孔子隳
三都至于不可隳处亦止朱子上封事门人谏亦中止先生看之极熟某何敢措一辞于

其间哉昨得来谕为欲异端不两立谓起头没了没当恐非道理必欲缘此讨个归计先生所学鸢鱼活动岂如是执著者哉但愤世之心极多故自不知其如此激切也圣贤于世不过为人立个标准使天下后世观感而已天下事有不如意者皆欲起而以力胜之吾恐不胜其仆仆矣惟先生熟察而裁审之幸不以某为山林偏僻之论竟束之高阁而不顾也高作俱敢僭和一章但别后游山少出而雨阻者十余日聊此潦草奉复承寄示麾下之作更容迟迟谨当逐一奉和请教也不宣

祭马御史思进书

令公墓文发付里人公务者去未示只字如何今岁秋蝗盛叶节根实次第而灾百年未之闻官既不肯民闻民亦不肯闻官富儿已无可奈何况贫窘而拙于生理如某者其迫促可知矣衡阳设有之国民之劳瘁可胜言耶近者常德又有封建吉贲临江非版图内耶天下皆民也执事方当言路恐未能忘均平一视之心而失勲名于千载之下也相知之深遽忘其言之罪也

复张岳州书

执事威而能容文而不泥通而得已介不失人大行遠到可以望而知之无似迂疎尺寸之资不益向德深峻之势也明矣然而君子誉之而益劝小人非之而不沮既以此始亦必以此终古人名言也昨者邂逅倾盖执事不失朝夕礼溢而事固精通于诚在心无间于大小又如是者方寸之私久而益醉相去遠矣爱之至而望之深不觉其言之尽也

吴孺人真赞

白头圣善子为大夫室庐择旧荆布惟粗迹爱苦空心亦如如命子备官而靡私图我拜于堂语实闻吾我述懿行坤德其謨

竹山汪先生赞

天下之事有不可常者无一挂目天下之书有可观者无一不读轻众人之所重不敢忽众人之所忽江海大观云山老足万古青天乌巾一幅噫此亦真可谓逍遥尘外而凡天壤间可以动吾心者不知其为何物

贡郡博先生赞

人其所居天其所施不墨不老而儒其躯不茅不土而芹其池雍容进退风月乎南雄之俊游戏放宕飘洒乎东海之诗噫若斯人者其可谓苓通万故豕虱诸有而独立自守他固有所不暇知者欤

奏议

翰林院检讨臣庄某等谨奏为培养圣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遣郎中韩定持小揭帖到于东阁及史馆分与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吴节等令各赋诗以为上元赏玩之具臣等各受一帖内开花果烟火等项面帖诗讲题目仍令照依旧诗格式拟述进呈及观旧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词甚非所以养圣心崇圣德也臣等窃

议以为此事必非陛下所为陛下以天纵之圣日新之学游心经术迈迹尧舜凡所举动必欲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温诏赦田租絶贡献停不急之务与民息肩又开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天下欣然以陛下应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万世者在是矣及观去年以来如遣人造楮国家旧制也一闻大臣之言而遂寝节令宴乐每岁常例也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罢向因灾异勅谕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数事皆臣目击耳闻未尝不拜手稽首称颂以为陛下从善如流改过不吝自禹汤以来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为则烟火之事臣等又决知陛下之不乐于此也今日之举或者两宫皇后在上陛下欲极孝养奉其欢心非为一身娱乐之计然大孝在乎养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为养也臣等伏覩两宫后母恭俭慈仁之德着于天下坤仪贞静举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动其心岂以烟火为乐哉况两广弗靖四川未宁辽东离乱然敌情难测尚费区处不可置之度外北人玛拉噶包藏蛇豕之心窥伺间隙所当深虑江西湖广一旱数千里民不聊生其它灾伤处所尤多未易悉举生灵嗷嗷张口待哺虽蒙优诏赈恤然公私匱乏计无所出可为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劳不遑暇食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为此也至于翰林之官以论思代言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经之词岂宜进于君上若不取法圣贤而曲引宋郊苏轼之方致以为比是以三代而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而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圣明发身黄甲叨与庶吉士之选陛下养之翰林教之诵习六经师法孔孟二年于兹矣近又授以今职感冒国恩至隆极厚夙夜惓惓相与戒飭惟恐曲学阿世无以补报于万一何敢以此鄙词上渎天听以自取侮慢不恭之罪哉臣等又尝伏读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箴曰有启沃之言惟义与仁尧舜之道邹孟以陈若今烟火之举恐非尧舜之道烟火之诗恐非仁义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陈于陛下之前且知不可曲顺而为之是不忠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以实闻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盘盂有戒几杖有铭目不视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兢兢业业惟懷永图虽在纷华靡丽之中独幽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谨恐惧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执中之功者无所不用其极诚以人主一心攻之者众一惑于耳则凡侈靡之声皆乘间而入矣一惑于目则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进矣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若曰上元之乐乃微事耳烟火之举乃细故耳此不足为圣明累是殆不然书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贞若于此一事厌常喜异之念兴则他日之甚于此者将无不至不可以为微事细故而不知谨也且漆器之作何损于德而舜则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则絶之露台之费不足为奢而汉文则已之彼圣贤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纵渐不可长故耳臣等伏愿陛下寛斧钺之诛采菟薨之语将此烟火之事亦皆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视听为文王之视民如伤为大舜之闻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费以活流离困苦之民赏征伐劳役之士则干戈可息灾异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宾服亿千万年享太平无疆之休则陛下之所以奉养两宫者其孝岂有大于此

哉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等为沽矫不以臣言为迂阔使天下后世皆知圣人之凡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矣岂惟臣等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幸也臣等昧死以闻

定山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定山集补遗

明定山庄先生墓碑铭

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南京国子监祭酒前翰林院侍读兼修国史经筵讲官增城湛若水撰先生讳■〈日上永下〉字孔阳号木斋江浦人卜筑浦口清江建亭而东莞林缉熙适至扁曰卧林遂号卧林居士迁定山桥曰双泉阁曰天峰曰活水曰溪云则又号定山居士四方人称之为曰定山先生本姓章氏宋丞相郇国得象之后子孙由闽越而浦城而松江至祖曰志甫者以儒术名洪武初不乐仕进逃名更姓庄氏游淮泗至江浦家焉父讳诩赠征仕郎行人司左司副妣任氏赠太孺人配李氏封孺人先生生于正统二年丁巳十一月十二日为儿甚异十一岁充邑庠生十三补廩膳景泰丙子领乡荐成化丙戌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检讨风志慕古文尤奇伟与之交游者皆一时名儒如白沙陈先生一峰罗先生其尤者也宪庙欲设上元鳌山灯先生同编修章公懋黄公仲昭上培养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杖之调湖广桂阳判行间用给事中毛弘御史陈壮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迎二亲就养寻遭二艰丙申服阙不起复超然肥遯有示门人徐光岳无弦太极之诗巡抚都宪王公恕访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镒理其敝庐却之曰受官办以理私庐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过定山相留越月送于扬州及南还复送至龙江關故白沙诗曰忆昔经江东多士余所钦论文一杯水惟我与子斟岂意千载下复此闻韶音我病不出户何时还盍簪俯仰宇宙间与子契其深或问张汝弼草书先生曰好到极处俗到极处问何如则可曰写到好处变到拙处曰何居曰邵子所谓行墨因调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先生草书迥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论诗文曰取乎内而忘乎外得之心而应之手如相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轮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优人之学孙叔敖抵掌谈笑得其形似者也奚系哉其持身则慕伊川法度斩然而难犯接人则慕明道和气油然而可亲尝曰天之生圣贤将为世道计也或裁成以制其过或辅相以补其不足孔子之于六经朱子之于传注唤醒聋瞶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风移学者执于见闻入耳出口至于没溺而沦胥之者非制其过可乎故进而当行道也吾义所安不违道以干誉退而当明道也吾志所在亦不立异以求名弘治七年甲寅二月后军都督府经历周广荣荐先生恬退自守涵养有素乞起用曰取来用巡抚何公鉴躬诣定山劝驾继遣应天府侯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张公瑄都宪虞公瑶侍御朱公德提学王公鉴之知州万公本诸荐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谏被谪既而退处几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学士丘琼台尝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日上永下〉也吾当国必杀之丘今入阁矣承特召而不行罪

其可道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见大学士徐公溥语郎中邵二泉竇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当复翰林乃协輿情丘语人曰我不识所谓定山也徐公又语学士西涯李公东阳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当注意我已致仕不能为朝廷荐贤矣李但唯唯子会谓西涯初见先生入京戏曰公今复能用大笔字作拜帖乎谒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门先生曰第令不失己官职外物耳吏部题复行人司副子介及王巴山弘谓西涯语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还当官此八年乙卯三月升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以八月八日到任十二月病中风疾迁延野寺弥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二十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归定山自是屡告部不为题处时琼台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考察尚书清溪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归已改岁矣故白沙诗曰欲归不归何迟迟不是孤臣托疾时此是定山最高处江门渔父却能知或曰先生与白沙之诗可谓世称两绝者曰言语文字之学昔人谓落第二义矣先是江西张公东白元祯书曰获睹近作不胜仰慕向里工夫惜不得聚首论之往年陈白沙会间当尽所言矣张公汝弼书曰君子居闲患无书可读又恐书多而亡羊耳晦庵教万世学者不得已而有言亦为鲁齐所惜也先生之于白沙必有定论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说荅之新安进士汪君循从学亦首示以白沙之学循曰欲知先生之心者当观先生之诗善观先生之诗者亦可见先生之学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归谒先生于定山潇然洒落望之知为有德人也今观先生及诸公之言即先生之学宜与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语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与我问学遂不深讲不知其后问林缉熙何以告之此犹有未尽然者何耶或曰以讲习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识终默不可以示训也故因诗以立言惧诗言之召祸也故应召以混世见世不可以久处也故再告以归山归山不能以自洁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而还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处进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激之于琼台其中也乘之于西涯其终也成之于清溪而又悞于子弟门人之不力焉使琼台而不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则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调护之以累荐之贤则必复内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门人而力焉则必知今法不但一状而可挂衣长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必不罹清溪之忍使清溪而不忍则自八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间一念同乡之义全天下之望必有以处先生而不至从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既病风不知人其进退当是子弟主之虽然昔者柳下惠为士师三黜而不去犹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而无喜愠色甯武子邦无道则愚古之贤圣人立身遇世其远意岂常情所可测哉十二年己未九月疾大作二十九日终于正寝十二月二十日葬定山之原其明年庚申邑尹胡君昉请祀于乡贤祠子男五曰会曰全曰介曰全曰俞全俞先亡女三长适尚书张公瑄犹子织次适金宪石公淮之长子柱又次适宪副王公弘会介诣南雍恳甘泉子曰知吾考者白沙白沙之门则子也非子莫可铭吾考者二十有八年未之铭若待子也铭曰峩峩定山四方之望薄云不雨奄望怅怅云中之隐哲人颀颀维以奄望维以狐疑蛰彼龙蛇出而见毁龙蛇之毁龙蛇

之否孰惑龟山孰惑下惠三黜何伤孰知遠意定山不頽哲人不萎后有作者观铭于此
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南京国子监祭酒前翰林院侍读兼修国史经筵讲官增城湛若
水撰呜呼此定山莊先生墓碑乃甘泉湛先生为南祭酒时撰也嘉靖甲午湛先生复为
大宗伯始命江浦令刘君缙刻诸石而竖于墓南岁甲寅守勲出督浦储敬谒先生之墓
而碑已仆矣窃甚悯焉使贤者碑碣壞而弗修殆非维世教者意哉况先生与白沙为莫
逆交甘泉又白沙高弟皆吾乡先达也遂为之经画而重新之赞兹役者邑令侯君国治
协相而观厥成者浦守御赵君勲也嘉靖三十三年秋九月朔前进士南京户部主事后
学番禺唐守勲谨识

定山庄先生祠堂记

夫祠堂者江浦刘尹之所建以祠定山庄先生之堂也或有问于甘泉子曰若定山
先生者诚可谓知道也矣乎曰然曷谓道曰夫道饮食言语取舍进退时焉而已耳昔者
孔子庶圣之雄也孟轲氏称之不过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
速时焉而已矣时也者道也道一而已矣定山先生初以成化丙戌进士改翰林庶吉士
授检讨不奉诏作鳌山诗上疏责难杖之调判桂阳寻入为南京行人副久之以二艰去
不复起王巡抚公恕访之欲以白金十五镒理其庐却之居定山垂三十年累荐不起学
士琼台丘公浚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自■〈日上永下〉也使吾当国必不容
之及丘入阁荐者又累至有旨取用先生曰此其时矣况出特旨非寻常部檄者比其可
不行遂行大学士徐公溥语邵二泉寶曰当复翰林乃愜公论其语李学士东阳曰定山
君之故人君宜注意及赴吏部三揖不跪曰第令不失己官职外物耳吏部题复行人副
西涯语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当官此遂迁南谕封郎中到任二月得中风疾迁延
野寺明年丙辰十月告疾归定山丘公亦卒又明年遇考察例南冢宰青溪倪公岳以老
疾罢之乃先生告去已改岁矣或曰定山公不奉诏作鳌山诗而上疏以养君德兹非言
语之道乎落职判官寻改行人处之恬然及以亲丧而后去去而山居者三十年见几而
出出不屈已故其言曰进而当行道也吾义所安不违道以干誉退而当明道也吾志所
存亦不立异以求名白沙翁诗有曰欲归不归何迟迟不是孤臣托疾时兹非进退久速
之道乎以巡抚王公之贤捐金饰庐却之不受非取舍之道乎是故道一而已矣知进退
久速之道则知取舍之道知取舍之道则知言语之道知言语之道则知饮食之道故宁
耕田食力饥饿不能出门户而不肯少求于人而天理之几决矣夫道也者天理也夫理
一也天岂有二乎哉然则定山先生可不谓知道矣乎其论学曰取乎内而忘乎外得之
心而应之手如相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轮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此定山先生之道
也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归访先生于定山潇然洒落望之知为有德人也今观先生
及诸公之言即先生之学宜与白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尝语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
曾相与问学不知其后问林缉熙否缉熙又何以告之此犹若有未尽然者何耶或曰以
讲习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识终默不可以示训也故因诗以立言惧诗言之召祸

也故应召以混世见世不可以久处也故再告以归山归山不能以自洁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则超然而还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处进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惧之于琼台其中也乘之于西涯其终也成之于青溪而又悞于子弟门人之不力焉向使琼台而不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则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调护之以累荐之贤则必复内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门人而力焉则必知今法不但一状而可挂衣长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以祈允必不罹青溪之忍使青溪而不忍则自十月告去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间一念同乡之义全其节以副天下之人望必有以处先生而不至从考察以退也噫虽然昔者柳下惠为士师三黜而不去犹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而无喜愠色甯武子邦无道则愚古之贤圣人立身遇世其远意岂常情所可测哉先生之卒江浦尹胡君昉请祀于乡贤祠后二十八年为嘉靖乙酉予既为志铭其墓又十年从余游者今新尹桂林刘君缙甫莅江浦吏治民安不胜景行之思乃承前尹陈君文浩之志捐俸辟地治祠堂于江浦之涯且将请祀典于督学闻人侍御巡按虞侍御岁时以祀先生以淑人心治之首务也凡为堂三楹其前堂如之其为大门亦如之为左右庑各三楹刘君又欲创楼三间于其后以为来学者之登眺游息焉助其费奔走而先后之以成其事者邑义官滕氏泰也故其成也易然公之宗孙庠生庄贡为予道之予善焉遂为记之于石庑几后有同心而兴起扩充而大之者

重修定山莊先生祠堂记

定山莊先生祠于江浦三十余年于兹矣祠之建也先邑令憚于创造县西梓潼祠者旧为先生读书处乃即其祠肖先生像祀之其祠则浦民许琰改己宅为之者今以祠先生梓潼神像竟无所栖先生之裔庠生如冈应试辈咸谓吾先子之存也兢兢致严于取予即三原王端毅公巡抚江南时欲节其庐而礼之且不欲以一金自累梓潼祠为先子迈迹之地兹俨然居之而使神祠无所恐非先子素志用是歉然不宁者久之然未敢诵言于其上也隆庆元年监察米公以行部至拜先生祠下询考建置之详如冈等具以其故对且言不安状宋公是之谓宜辟为三区中复梓潼像改左傍新江书院（阙）下其事于县无何宋公代去邑令亦迁秋行逾年吾师三楚王先生由中书左迁量移兹地比至观风问俗锐然崇往哲兴教化期以毕其学道爱人之心莊生告先生以祠事如其所以告宋公并以宋公之意为请先生曰定山祠歷岁久矣恶容遽变无已将别建楼阁以处梓潼庶其两得乎复与学博少韦陈君近泉张君及诸弟子员共相咨议咸谓建阁为宜先生遂因众志请于监察冯公公报允且斥赎金以助乃贸楼三楹移建祠后颜其上曰文昌阁祠前为栅栏者二并颜其上左曰新江书院右曰文昌阁道祠之内外堂庑垣序率起其弊而新之焕然秩然殊非习观矣少韦诸君与庄生辈诣愚谓王侯此举一材不以烦民梓潼之祀以复书院之旧不改而委曲以全定山之尊幽以妥神灵明以倡道化是大有俾于风教子其记之愚惟古者敦德砺行之士足以维风而范俗其存也人称之为乡先生没则相率而祭之于社今之制乡贤有祠古之遗也专祠之必其所系

者重也岁久而祠益饬祀益处则其人又可知也是以孟子之论取友也次第其一乡一国天下之异极之于论世尚友至其愿学孔子则惓惓然幸其世之未远而居之甚近岂不以居近则泽之所渐濡者深世之未远则推衍有人而私淑之者易为力乎定山先生以直节閤才蚤官史局慨然有志于圣人之道当其时海南白沙陈先生倡明正学屹为学者宗盟先生与之合志切劘雅见推重要其精诣其所自得于内者实多以故其律身也宁甘穷约而不一介以自污其立朝也宁甘放弃而不媵阿以求媚其发之为文辞因时感物陶咏性真殆与尧夫击壤诸篇异调而同趣即其所至将谓天下之善士非耶今兹浦之人士尊信而俎豆之者是固一乡之所同心至诸监察与邑侯学博诸公以四方来仕之人而合谋以成多士之志又无非寄其论世尚友之心也夫以四方之人官先生之乡拜先生之祠考邇其学以慰其尚友之心固四方之人之所大幸矧浦之人士与先生同里閤且距先生之时未远其耆儒故老必有能传先生之学与称述先生之为人者在不出其乡而获友天下之士则仪型仰止以求无愧于前闻视四方之士其为幸不既多乎若狃于俗而匪程于先民与鹜于远而反遗于切近均非所望于浦之人士之所以自待也虽然古有之善弓者师弓不师羿善舟者师舟不师奭善心者师心不师圣浦人士而善师心焉则步趋陟降固动与先生游也不然即日侍先生承警欵于几席之侧亦惟貌焉已耳虽先生其如何此不肖所夙闻于吾师三楚先生之绪言也因述之以塞诸君子委记之意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修正庶尹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夷陵刘一儒撰

定山庄先生祠田记

定山庄先生祠在江浦之涯先生出处进退与祠建始末吾师甘泉先生记之详矣先是先生嗣成定岁时春秋二祭其祭仪修葺之废皆取诸里甲然不奉额设故公私皆称未便嘉靖乙巳秋侍御史午山冯公奉命提督南畿学正倡明正学殫精竭思乃谒先生祠諏祀事顾张尹峰曰此有司责也其盍圖诸尹学道爱人志在兴教闻命经度维切爰諏孝义里民奚瀛有定山北麓田若地凡八十八亩时将他售尹乃以俸资二十三金贸之蓋不欲重烦民也田去先生故居北三里而近酌肥饶丰歉之常岁得租约凡五十石岁会所得料理二祭公输之外稍存羨余以备荒歉修葺于是尊崇先生始有成典矣典成白侍御侍御走书币以尹征懷记诸石懷惟幼时尝侍先君为言宪宗朝罗公一峰抗疏论大学士李公起复之非先生与章公枫山黄公未轩不赋赏灯之诗抗疏陈言先后被谪时有翰林四君子之称稍长又闻陈公白沙与先生倡明道学唯是日益倾慕比登进士读书翰林而先生已捐馆也懷私淑先生非一日况辱侍御惓惓之请义何以辞懷闻之也道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道者人心生生之机天理流行之路也是故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天地万物以位以育焉者皆斯道流行之功用也是故古之圣贤达而在上则行其道以经纶天下不幸穷而在下则孝弟忠信明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皆非自私己而已也昔有周盛时大司乐掌成均之

法以教国子弟有道德者死则祭于乐祖以为瞽宗所以振兴道教其义至矣先生负豪杰之才以斯道经济自任始为翰林检讨二月奉阁帖赋诗以为上元玩赏之具先生不赋诗乃与二公上疏培养圣德寻被谪家食二十余年甲寅之召先生翻然复起此其心固欲行其道于天下也桂阳之谪留都之迁展转得咎动遭困踣而先生之道之不行于天下又可知矣唯是退居定山日事倡明斯道尤锐志以诗文立言是故其为言也不曰太极则曰鸢鱼不曰乾坤则曰经纶曰位育挥霍古今吞吐宇宙横骋乎羲轩尧舜之上追踪乎风花雪月之豪是以当时海内名流佳士慕先生之风者日造先生与之眺天峰之阁临溪云活水之亭逍遥寻乐各足分愿真有使人萧然洒然如濯清风弄明月洋洋泼泼思有以振刷而自磨濯者先生之道非后生末学所敢轻议而其兴起人心如此则又岂真后世以文字立言者所可能哉昔先生尝以横渠老笔自况予窃为之说曰先生之言高明广大得于天质之美为多横渠之言则精思力索之功所深造也又曰横渠广大精微盖颜曾闵冉之亚先生七十子才高意广之流也皆圣人之徒也侍御督学南畿南畿先哲咸次第表章崇教兴道之心盛矣哉作祠田记以俟诸闻先生之风而兴者嘉靖十有三年岁在甲午三月二十七日赐进士出身掌南京翰林院事右春坊右中允前国子司业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检讨经筵国史奉勅同校经史诸书兼纂修会典后学永丰吕懷譔

厘正理学名臣定山庄先生祠堂碑记

郡邑有祠祀其乡之先贤盖本于礼有祭其先贤于东序及祭乡先生于社之文顾其选甚重且严自黉校乡贤之通祀固已稽其实迹协诸舆论靳不轻授况拔于乡贤之中而特祠者乎特祠而又名曰理学为百世道学渊源之所系者乎惟我明兴贤才辈出谋谟勲业足以勤事而定国者代不乏人君子已录其行实媲美信史已彰我国朝之盛矣然于其间潜心圣学洞究原本直从濂洛闾闽以沿洙泗思起而继千载之绝学者薛文清公而下有若而人则特表而出之题之曰理学名臣而定山先生实与焉重道统也以是而观其选亦严矣哉先生自幼颖悟绝人早有志圣人之道学一本于主静其发为文辞根极理道非太极则乾坤言皆有教而动皆有法非苟知之者是以进而立朝也即思陈善而闭邪退而隐处也足以廉顽而立懦古所云明体达用之学先生有焉大抵昔人之议祠祀者不外乎道德功言而已盖本诸传穆叔所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云云也其说曰道其总名德者道之本功者道之用而言又其载道之文予尝诵其说而窃慕之诚有味乎其言也予则以谓三者既同出于道义实相须不容岐而二之非有所谓太上次之之说容或有道矣而三者不得兼三者而既有其德矣若功与言又宁有不足者乎乃先生履道既臻实际虽未获大究其用于时而其德行文章风声气节亦足以启后人而继绝学岂小补哉今日之特祠江上盖出于人心之公论稽之礼而合揆之义而当者也夫孰曰不宜邑有梓潼观一区可一楹先生尝与门人讲学其中因题其楣曰新江书院今其额具存手泽如新云先生祠与乡贤旧矣嘉靖间陈令始改观为祠以

特祀之而居文昌于别所无何予乡甘泉湛公来谒覩湫隘状曰先生与我白沙公同志师友渊源兴起之任其不在我乃为捐资贸民地为堂左右各三楹左为书院右以祠文昌而中一楹祠先生仍旧制犹未称盖若有待也迄隆庆间直指宋公自中台来巡南土起敝维衰树表彰物谓是祠尤理道所系特示崇劝之义既亲拜祠下寻罚醵若干大飭祠宇为建阁于后以祠文昌公意犹未愜顷以總储至道浦再捐俸改祠先生于左复文昌旧物而易其右为书院百年坠典一旦厘而正之神罔时恫人心胥悅矣猗与盛哉邑令孔祖尧素欲改为并祀白沙会有此举欣然不啻在己晨夕展力用承公休德倏尔即功意亦勤矣既成欲志公德不忘来诣予征文谋纪诸石予不佞忝治府事适覩兹盛美既嘉祀事之有成而因卜斯文之遂兴也义不容诿庸书以识之万历十三年岁次乙酉孟冬之吉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应天府府尹番禺袁三接撰

按院骆骏曾拟谥转部稿

原任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庄■〈日上永下〉江浦县人少颖异书过目成诵尝读山谷诗至俗学已知回首晚之句曰几误年岁自是力于圣贤之学成化丙戌登进士选庶吉士一时名士愿与之游而江西罗伦南海陈献章尤为契合常与献章夜话曰不覩不闻大段着力不得纔着力则已发矣戒慎恐惧莫若勿助勿忘为至丁亥授检讨居未两月宪皇帝命作鳌山诗■〈日上永下〉不奉诏同编修章懋黄仲昭上培养圣德疏略曰烟火诗讚俱是玩好之物虽曰文词甚非所以养圣心崇圣德也至于翰林之官以论思代言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之词岂宜进于君上疏入谪桂阳州判寻奉天殿灾以给事中毛弘御史陈壮论救改南行人司副值内外艰哀毁骨立免丧以病不起遂卜筑定山居焉谭道授徒四方羣集教人以当先学理不当学事学理当有脱见处学事虽圣人或不能尽也居定山垂三十年荐者前后章十数上弘治甲寅特旨召用及赴部长揖不屈乃以旧职供事未几迁南吏部验封司郎中甫三月疾作明年乞告归陈白沙貽友人诗曰欲归不归何迟迟不是孤臣托疾时此是定山最高处江门渔父却能知居数载卒■〈日上永下〉论学肯綮主于静坐而以不放义理为分内事要其邃养所自得直与周张诸儒潜孚默契尚友千古列诸理学不虚也应谥奉圣旨谥文节万历四十四年奏请

时祭仪品

（图表畧）

祭品取诸祭田 祭器借诸学库

时祭告文

维隆庆三年岁在己巳月朔祭日应天府江浦县知县某等谨以牲醴香纸之仪昭告于定山庄老先生之神曰公之心止水澄波公之行泰山乔岳公之文戛石鸣球公之望凤毛麟角故公之出也为当代名臣而公之处也为后学先觉某等忝牧兹土窃沾余濯既得闻休风于浦水之滨又幸瞻神祠于定山之垧仿佛公仪忝前立卓式斋宿以陈

虔假生刍之一握倘公不以为不洁岂徒听我于藐藐尚飨应天府江浦县知县前直内
阁理制勅翰林院带俸中书科试中书舍人夷陵王之纲撰

祭定山庄先生文

维嘉靖十八年岁次己亥六月丁酉朔越二十二日戊午礼部尚书掌詹事府后学
南海霍韬谨用香币敬谒于定山庄老先生之神曰先生豪杰也任翰林不作乐人嫚语
且为疏曰天子不宜听娼优词曲防褻损圣德气正义直有补名教奈何同时翰林皆不
能先生与章公枫山黄公未轩独抗颜为是同僚所痛惭忌所由起也三公谪外宪宗弗
深罪帝德天德也何所不容况于直臣哉旋召复乃不复三公翰林改公行人司副同僚
忌嫉之致也公翔凤千仞气槩也岂龌龊溷网所得繫拘哉先生归居定山名益重天下
高节卓行有俾风教敬皇帝起公公翻然就列岂忘世为遯谓义可行道可达也不谓忌
臣挤先生南京司属四十年高节郎署数斗粟岂所以餌先生卧病巽辞礼也竟听先生
辞归已非敬皇帝优崇高节意矣况明肆挤忌猥加老疾名始也以聘礼起先生继也以
考察黜忍人自谓得计有识负妬贤之耻于先生何损先生任翰林不为乐语道格君也
高卧定山节砺世也应荐而起共臣礼也不合又归罹世嫉也直道正气不偶于时孔孟
且然于先生何损或谓先生再出惧丘琼台忌及出而黜为倪青溪忍心是未知先生之
大也先生于宪皇时不为乐语不奉天子诏天子威柄能杀生人且不惧乃惧琼台四十
年高节隆重山岳养可知也岂祸害所能怵者哉如曰不畏天子乃畏大臣诬先生也矧
先生起时琼台已薨在阁下实刘晦庵北吏部实屠丹山南吏部实倪青溪先生不惧生
晦庵惧死琼台耶是不惟诬先生并诬琼台也已时李西涯与先生交不闻翊先生王守
溪吴匏庵与先生同乡不闻誉先生倪青溪亦先生桑梓人居隔江水耳复同翰林反加
老疾名黜先生世情士习可占也论者惟咎青溪黜先生不察西涯晦庵守溪匏庵致先
生黜故使忌夫逃罪已非史案也已乃移罪琼台俾先生重负怵祸变节之辱琼台蒙嫉
贤之诬岂不戚也岂不惜也谨伏谒祠下申以鄙见或者得先生心也香币表诚尚飨

祭定山庄先生文

维万历十四年岁次丙戌四月乙丑朔越十四日戊寅应天府府尹孙丕扬府丞杜
友兰谨以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理学名臣定山庄先生之灵曰羲轩之上原有大道孔
孟以下遂无真儒寥寥千载吾道其孤诎意先生崛起东吴而毅然以斯文自任耶先生
精研濂洛印证程朱阐性情心术之蕴游高明广大之途士林欲瞻先生之丰采者如希
世之珙璧而不可获方先生之上疏陈言也天下颂其得养原之精及先生之谪判桂阳
也天下望其下复官之召夫何安石卒卧于东山君实竟沈于西洛识者以先生之出处
卜世道之兴衰谅哉言也敬皇嗣天金谋起废郎官斗粟岂足以羁先生者乃先生感慨
时艰拂袖而去日与四方朗士高贤眺天峰羣卉之阁临溪云活水之亭辨析羣言一归
大道玩诸书感虞廷之仪凤断诸史悟孔笔之絶麟先生于大块间始终得失盖了然而
镜也世有未究先生之深者乃曰其始也惧于琼台其中也乘于西涯其终也成于青溪

而又悞于子弟门人之不力误矣误矣先生不云乎进而当行道也吾义所安不违道以干誉退而当明道也吾志所存不立异以求名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则先生大致槩可覩识矣奚容置喙哉扬等保厘南土景仰山高陈辞遣告涧沚溪毛江干古墓鹤淚风涛尚享

祭定山庄先生文

维万厯二十有五年岁次丁酉正月壬辰朔越二十八日己未南京礼部右侍郎晚学生杨起元谨以牲醴致祭于理学名儒定山庄先生曰呜呼予小子何足以知先生哉予读寿张处士之文见先生笃于孝养读迎养诗之序见先生锐于作圣读培养圣德之疏见先生致主之忠读恩江渔隱之记见先生用易之善夫孝其本也而忠即孝之移圣其趋也而易即圣之用大矣遠矣性斯反矣深矣微矣可与几矣气节安足以拟先生之概名理安足以测先生之蘊耶小子起元白沙先生乡后学也每过先生之庐輒徘徊而不忍去然徒慕先生之名未既先生之实兹者竟读遗编恍若神会爰瞻遗像释菜陈词呜呼定山峩峩长江浩浩万古哲人于焉庙貌匪徒足以立懦廉顽实待后学以先王之道也大礼必简质言不文惟先生鉴之尚飨

谒定山墓

张璧

晓傍流云问锡泉苍茫霜树翠微巔偶寻朋旧烟霞会似结平生水石缘日月浮沈惊过客乾坤俯仰愧高贤定山景象真殊絕愿借悬崖障百川

吴性

入寺先寻卓锡泉振衣直上定峯巔喜看病骨今逾健似与山灵旧有缘终古乾坤留胜槩东南文献仰高贤欲乘清景归江晚风静秋声月满川

过定山先生故居即诗一首即效其体 杨巍

此老平生铁作肠诗篇每带梅花香若知出处惟渔父自信羸豪过楚狂江海高风元滚滚乾坤正气尚堂堂至今人道坟头上松柏常时有雪霜

书定山先生集后

呜呼此吾定山先生平生之所著作也先生之捐馆舍星周已半纪矣丙寅岁予奉命来按山西始与按察使李君宗元等校而刊之求少宗伯王先生序其首呜呼先生之学之诗之文高古渊粹机轴自成一家不肯寄人篱下作活计天下后世尚有能评之者予何敢赘一辞第先生之出处不得不辩予与先生少同里閭且辱在师友姻戚之间知先生颇深先生雅与南海陈白沙先生以理学相推重书使往返甚密白沙自领乡荐后会一随计偕北上不偶遂隱居弗仕后因荐者之言始出朝廷授以翰林检讨因疾辞归竟以寿终牖下先生登进士第拜官翰林检讨以言事谪行人司副丁家艰久而未起后亦因荐者之言勉强一出擢任南京吏部郎中未几以疾去位寿终于家二先生之出处大槩畧同白沙之出人无可议矣而议者往往以先生之出为不韪何耶予意以为先生

之出则是而当路之处先生则非夫以先生养高林下胸中豁豁者垂三十年一旦起而官以郎署限以职业是犹丹山之彩凤而系之樊笼旷海之长鲸而置之沼沚则虽少选之间亦不能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宜其官未久而疾遽作也若必以先生之出为不韪则时方清明羣贤彙进当时孔子之为鲁司寇孟子之见梁惠王亦皆非耶必以先王之去为不早则有君如此何忍弃之当时孔子之去鲁迟迟孟子之三宿出昼亦皆非耶呜呼君子之出处去就随其时而不狃于一偏因其宜而不胶于一定固必有道此岂常情可得测识而拟议之哉或者以予为齐人惟知有管晏闻其言则将抱耳而走食蛤蜊观爽气何所不可哉正德丁卯岁孟春上澣吉赐进士第文林郎奉命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同邑弓元谨书

读定山先生集

闻人子曰定山先生真所谓当时之豪杰也已道宗孔孟而志不迂学绍程朱而业不陂其所演绎洙泗之微言也其所咏歌濂洛之遗响也铨幼尝从游舅氏海日翁因得见先生之作輒固之以为竒私之以为喜每恨所见之不多也已而宦入维扬地邻江浦恒冀一造其庐以访遗迹职事填委竟未能及此心切切如惄懷舖殆亦有年比今督学行部访其存稿而尽读之乃知其造诣渊泓植本深固故言出道存虽居常讽咏亦不徒溪禽野卉之娱上极廊庙之宏谟下尽民俗之庸行随事精察无不可师恨不得同游狮子峰亲与上下其论议以破胸臆之迷藏也邑令刘氏縉既尝有请于予而专祀以祠甘泉湛公为纪其详矣今复梓公之集以广其传呈览而复读之忽见海日翁之序于首简欣然有所感于昔者懷冀之念而笔其槩嘉靖十有四年秋八月廿有六日奉勅提督南畿学政山西道监察御史余姚闻人铨着

定山集补遗